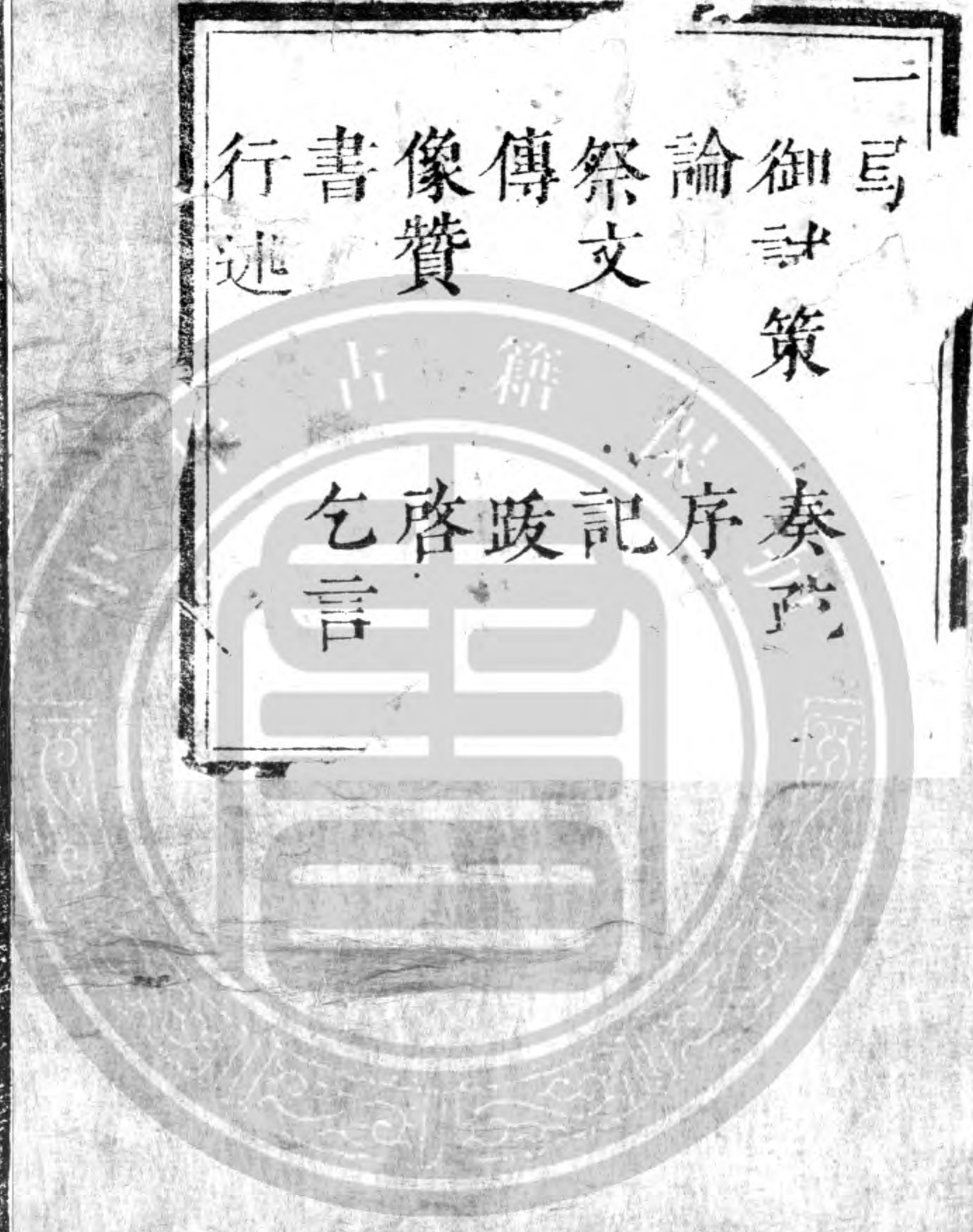


萬齊閣首訂全集

一寫
御試策
論
祭文
傳
像贊
書
行述

奏疏
序
記
跋
啓
乞言



萬青閣全集序

昔子長相如康成叔皮者流文則傳矣詩不槩見公幹
德璉太白子美之徒詩固傳矣文以詩揜賢如子賤子
游才如子康仲康吏治彰彰矣不聞詩文流傳詩歎兼
才不易且猶有詞勝理勝氣勝山林臺閣偏尚之弊至
若文事武備求其隨地嫻習百無一二吾師恒夫先生
其兼之乎先生以部曹轉諫官兼閣部兩館纂修可謂
遇矣未竟其用未足盡先生當其治交城也交之山延
袤隣境千里多寇盜盤踞明末益熾大同姜瓖作亂幾
經重臣領大兵勦除餘孽未盡姜建雄旋入交山雄死
雄黨依然竄伏出没復負險糾連煽應實繁有徒康熙

七年先生以李官改授交令慨然以爲已責初至卽講
武利器械習弓馬明號令信賞罰善城守嚴保甲團練
以是輿徒皂隸小胥鄉農皆用命其策賊約計有六一
親率家丁捕役數十騎至關頭佛寺一身臨河北陰相
山中險易一滅騎從至惠家庄一請調守備祖光顯率
兵屯東關止作聲援而不用一書貽劉協鎮解把總蘇
成甫之厄待罪立功一請調守備姚順率兵三百先生
率家丁鄉兵健役偕徃直搗東坡底三座崖分兵堵去
路復分兵崖壑搜勦兼請檄隣封更殲其餘後先收撫
允降惠守富輩三十六人寬脅從黨類二千餘人生擒
任國海鍾斗輩三十餘人山中大盜略盡而李宗盛傅

青山任亮鍾明節惠艾安尤爲渠魁宗盛青山蚤擒獲
惟明節僞者死真者復就縛艾安追急自殺亮獲最後
死杖下優弊不從賊者三十七家先是請復南堡邨水
泉灘山民木厰使無凍餒驅迫走險義釋惠重生王登
仙間諜內應故積數十年未能勦除之寇先生不及三
年兵不過三百將不過守備親統鄉夫入山掃蕩無噍
類至今三晉俎豆先生不稍衰邇者歸來林下彙輯生
平諫草古文詩詞書啟制藝吏牘哀然成集疏則剴切
詳明文則疎宕典雅詩則奇險清深詞則雄麗雋永至
若流傳之書啟揣摩之制藝詳叅之吏牘無非精意所
存絕無一語支蔓若是乎他人不易兼者先生固兼之

而有餘也明經范眉生歿京師先生代爲含殮以柩歸
孫豹人哭范生有意氣請看趙司李身騎白馬送還鄉
句謂先生也他如孝廉徐次璆徵士蔡竹濤以至計百
周太守質明胡主政先生部署諸公身後事無遺憾若
皆有待于先生而始歿者五倫唯朋友較輕于君父疏
于昆弟妻孥先生且然他可知矣歲辛丑先生從文字
中知闔于童子列時未覩先生而也甲辰得與計偕入
都見先生于我肩寺甚期許不啻蘇子遇樂全先生乙
巳闔失偶先生謂必得樂彥輔乃可爲衛叔寶婦翁時
外舅吳公蜀次官屯田郎擇壻先生曰是可謂嘉耦矣
遂力助經營以有室家焉謗陋如闔受知且然他又可

知矣庚申而後闔宦羈楚澤之南北音問遂疎已巳丁
外艱歸聞先生讀書江南山中因訪至江上先生亦適
渡江來相見真州城南劇飲盡歡先生不復言當世務
唯出其萬青閣全集相質證且屬闔爲序闔何能序先
生之文亦就平昔所知先生者述其梗槩耳如先生者
豈易幾哉時

康熙二十九年歲庚午秋八月門人江闔題于邗上
之可堂



序

君子之立言也內必有其實之可循外必有其事之可據內無其實也外無其事也然而其言傳焉則君子弗貴也况乎其言之斷斷弗傳也亦終歸於無有而已矣所謂實之有可循者其理足乎已故其詞溢乎外若宋儒先之說關閩濂洛之書是也所謂事之有可據者其見利害明故其決成敗審若趙營平之議兵事陸敬輿之言治道是也有莊周之人物灑落故其言洸洋縱恣辯博諛詭而不窮有屈原之耿介絕俗故其言忠憤悱惻比物連類而不可厭故君子貴知言處千百世以下而得觀千百世以上之人者以其言存也若夫生同時

而知其言之足以千百世也吾不將以其人信之已乎
客歲錢塘趙給諫恒夫先生以其所訂萬青閣集屬序
於予予受而讀其文鴻博奧衍茫不可測其端涯嘆爲
非苟作者然久未有以應也今年夏從弟友棠晉遊自
交城來爲予言其邑中勝概且曰是本僻陋往令趙公
者善於其政瀦水城隅爲却月湖緣堤植楊柳可泳而
觴及他所創建遺蹟猶存邑遂稱勝其父老爲言邑交
山聯塞距河綿亘一千里自明季寇盤聚積爲三晉害
累任茲土者噤不敢問幸俸滿無事去令甫下車卽計
除賊旣鈎得其姓名與所囊橐部署已定一日大會賓
客飲酒密諭司更者促其籌夜中報五鼓客未散裝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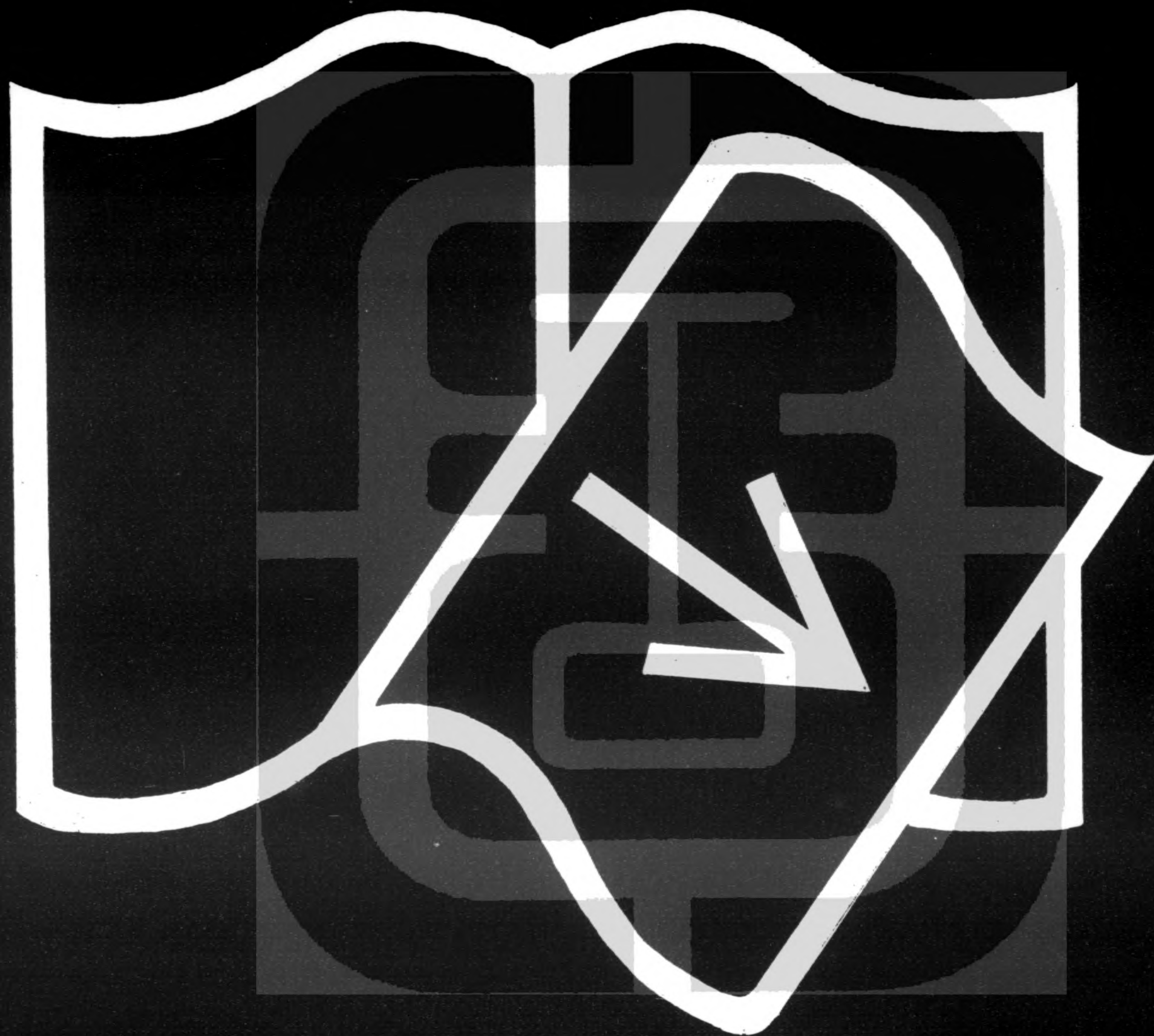
門陽爲閱軍於邑西之靜安堡者雖所偕將卒逮丞尉
俱不知行四十里黎明休軍始下令分騎步入山搜勦
賊偵者見官軍不由西路乃從北入大驚相告各奔潰
墮崖塹死者無算畱二旬盡誅其頭目三十餘人餘或
禽或降無脫者招撫二千餘家而民間寂然若不知百
年盜根株盡拔邑遂安枕至今臨行復爲民開高離山
鑿巖石一千餘丈通水道出之龍門渠溉田十萬四千
餘頃令旣去而生祠徧邑中猶尸祝不絕及秦警起三
晉宴然益念公平寇功祠之名宦本朝仕晉諸君子未
有俎豆學宮者有之自公始余聞之而嘆曰明之末季
盜起秦晉交靜諸山逼處太原左掖交山尤爲盜淵藪

當時經略督撫大臣輩出撫勦失成算寇起一方蔓延
楚豫卒之糜爛徧天下使得先生者一二人付之兵柄
相犄角其間則皇甫真朱雋恢蕩之功不難再見惜乎
先生所試止一邑其生時之幸而不可謂非其才之不
幸也其所上當事書及檄移案牘言用兵方畧賊平之
後善後事宜條析動中窾要發越震掉文采橫溢彼豈
暇沾沾爲文士之習哉不期文而文自然生者所謂利
害明而成敗審也先生旣以功擢郎署改授諫垣會小
人謠詆翻然遠引旣上知其枉詔起來京而先生猶
偃息寓園往來信宿西巖僧寺間與客把酒賦詩鬪奇
角險一韻或疊至數十百首千首不止發爲文章無不

極其工妙或者謂先生於世果恣然耶抑姑藉是以耗
磨其壯心然耶否耶然觀其窈渺巉刻而一本於騷人
之旨其書具在其中之所存必有深思而默會于文字
之外者則請以俟後之君子

康熙甲戌中秋年同學晚弟姜宸英西溟氏頓首拜撰





P4-P5

萬青閣自訂文集目錄

漸岸趙吉士恒夫著

孫男繼抃較刊

御試制策

曰古明體達用之學必以心術爲本經術爲先何
以使人務實學明理正心俾國家真才之用
國家政事因革損益務在隨時當今應行事宜何
者爲要各抒所見以備採擇

奏疏

題爲請定紅本收藏之所並陳會典編纂之宜以
重憲章以嚴職掌事

題爲至孝原非服制可限聖心宜從典禮所安伏

事 懇俯允諸臣哀籲之情以仰副祖宗付託之重

題為詳陳勘河情形始終不敢異議仰祈睿鑒以
盡愚衷事

論

無極大極論

皇極經世論

五行論

大法小廉論

序

家爾合僉都奏疏序

江淮采風序

淮海持風錄序

黎城尉畫像序

張正輔處士遺稿序

鄒可遠詩序

江門禪院遯菴和尚語錄序

重建新安會館序

汪我長農部詩序

祝王母于太夫人壽序

萬青閣制藝自序

汪我長農部辱庵二集序

祭文

祭葉又生業師文

祭同門道南胡公配享安定書院文

祭陝西督學洪谷一姻家文

祭太常少卿尹瀾柱先生文

祭蔣飛占侍御文

祭封侍御叔石麟公文

祭梁蒼巖相國文

祭靳泰瞻文

祭相如何都掌科文

祭燦斗四兄文

祭河督紫垣靳公文

記

古城放生潭記

職思堂記

重建峨眉寺石門記

赤山禪院記

古城放生潭後記

重建海陽橋記

西山見一軒記

都門寄園祠祀記

傳

同鄉汪金黃三先生合傳
兵部主事章麟長傳

跋

先徵君存稿跋

先徵君題平山堂詩跋

金山七峰閣跋

無波艇跋

像贊

成昭其夫子像贊

題李南枝像

啓

同選履歷啓

請遜菴和尚再住江門禪院啓

江淮采風徵詩啓

薦夏子宛來設帳都門啓

書

謝別休寧同鄉賜弔賜言諸親友書

致家玉峰選君書

乞言

嚴慈六十雙壽乞言

家嚴七十乞言

行述

先妣汪恭人行述

先考介菴府君行述

御試制策第一問

自古明體達用之學必以心術為本經術為先何以使人務實學明理正心俾國家收真才之用

戶部主事加三級充閣部兩館纂修 趙吉士謹對

臣聞善為治者不自治也必儲養人才使不負所學以相助為理而治乃進于古惟其儲之也有素故其養之也甚厚是以聖賢學問總不出帝王陶鑄之中儒衣曰布咸取衽焉有授之者矣士乘曰車咸遵路焉有推之者矣天為天下而生才無不愛才之天子人能為天下而力學亦更無不學之功名天與之人受之君固有以顯之也使非明理

正心亦何以體用兼致出爲世用乎唐虞師濟尚
矣三代用才于學戰國至秦用才於客漢用才于
郡縣吏魏晉之才用之于九品中正隋唐宋明之
才用之于科舉代有升降時有治亂而才之真偽
每與學以相因無他名與實之分也上欲以無益
之名致天下之實不若以可見之實較天下之名
凡盜虛聲者究不敢以欺其上而實學敦真才出
矣我

皇上追踪二帝媲美三王修聖訓以垂後諭十六則以
化民頒孝經衍義資治通鑑以淑世定五經四書
講義以備經筵無非教人正心明理以供

朝廷用亦旣儲之有素養之甚厚矣乃猶慮實學寡
而真才難進臣等於

殿廷問之臣至愚極陋竊嘗由古以驗之今而知取
人非無術也顧用之何如耳學以正心躁於其心
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歉於其心者其氣
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心之
不正非明體之學也心安則動必禮心靜則視必
審心平則氣舒心專則容肅心敬則色和是明體
之學必以心術爲本也學以明理易著陰陽故長
於變禮敘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
政詩記山川鳥獸草木故長於風春秋辨是非故

長於治人理之不明非達用之學也治乎易以窮
理知命治乎禮以立綱陳紀治乎書以正德厚生
治乎詩以移風易俗治乎春秋以褒善貶惡是達
用之學必以經術爲先也蓋心正而理無不明斯
體明而用無不達經術雖通心術不正則苟與楊
之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皆不足以稱實學
朝廷亦何樂得斯人而用之

皇上闢四門之典三途並用徵聘時行分職課功使人
人不敢飾非而先之以經術者猶必本乎心術以
成體用合一之學唐虞師濟之盛于今再見又何
三代以下秦漢人才之足云

御試制策第二問

國家政事因革損益務在隨時當今應行事宜何者爲
要各抒所見以備採擇

戶部主事加三級充閣部兩館纂修臣趙吉士謹對

臣聞政垂於後而無弊者善敷政者也事承於前
而無改者善立事者也使必廢而章程舍而科指
去而文誥詔令欲以敷政立事何以俾之承前垂
後而咸宜雖然有時焉亦貴變而通之耳揖讓不
行於征誅之世井田必更於阡陌之朝夏亂於侯
而平於相殷不以相而典兵殷重於外而輕於內
周且以公而爲相因也革也損也益也帝王不避

創制之名聖賢兼有德怨之事若徒恃章程則章程不足以一也徒申科指則科指不足以齊也徒宣文誥詔令則文誥詔令不足以勸也惟隨時合宜而章程科指文誥詔令皆足以爲整齊天下之具故同一政也敷之自得其道同一事也立之已臻其極于以承前垂後其要不外乎是古之聖人平天成地以開政事之先體國經野以立政事之本通貨財立器用以弘政事之益制水旱均豐嗇以通政事之窮分政與事而承以大夫師長合政與事而教以媯睦任卹禮樂以爲政事之節宣兵刑以爲政事之制防其間議因議革取損取益莫

不有委曲綢繆之意因時而措其宜古聖王敷政立事不但詳且悉也抑得其要矣我

國家定鼎燕京勝國之章程科指文誥詔令所爲應因應革應損應益者亦旣極其周詳

皇上御極二十五年視朝有常期御門無間日凡吏治國計文教武備刑罰工役由詳得要無一政一事不在

睿慮中矣臣又安能敷陳其萬一然使掌邦治者大法小廉裁抑僥倖則吏治不患不清也掌邦賦者稅畝維均藏富於民則國計不憂不足也掌邦禮者抑浮尚實革薄從忠則文教可以復興也掌邦政

者軍不在衆心欲其一則武備可以不忘也掌邦
禁者治獄平恕民自不冤則刑罰咸得其當也掌
邦土者公旬有期民力不竭則工役必無廢時也
所以敷政者在此所以立事者在此所以一章程
齊科指勸之以文誥詔令俾之承前垂後而咸宜
者亦無不在此臣淺識寡聞無見可抒以贊助
高厚惟殫忠盡職竭此愚忱而已

戶科給事中

臣趙吉士謹

題爲請定紅本收藏之所並陳會典編纂之宜以重
憲章以嚴職掌事臣一介豎儒初任交城縣令因
拿交山逋賊百餘

特旨卽陞及官戶曹八載編輯鹽漕二書又充會典全
書兩館纂修官近蒙

皇上御試拔置戶垣敢不竭其愚誠上圖報稱頃辦事
垣中伏查六科舊例每年將內外各衙門章奏抄
謄名曰錄疏而以紅本交內閣典籍廳收貯及檢
查臣科自康熙二十一年至今紅本尚存科房其
餘各科則有自康熙十六十八十九二十等年俱

未送內閣前月各科彙交典籍廳因向年收貯紅
本之所歲久堆積漸無隙地未收仍貯科房臣思
每年章疏藏之策府以備異日國史稽考之資其
典守最宜慎密至於事關

國計底案文冊片紙不容遺失臣在兩館纂修每向
部科移取文冊就臣科而論如龍邊全書

世祖章皇帝特旨命戶部右侍郎王弘祚編撰費累歲之

功始克告成以順治十四年發刊科房宜有底本
今全書館移取臣科業已無存由是推之則文書
堆積歲久闕失者不少我

國家億萬斯年無疆之基以歲月積之章疏之多何

能數計目前收貯之所已無餘地可儲將來章疏
日繁六科僅有連楹勢難堆貯度閣之地不可不
預計也考明宣德十年九月置六科度閣文書之
所於承天門外臣愚以為宜倣故事營度嚴密之
地為度閣之所每歲各科錄疏畢將紅本編定字
號登記簿冊扁鑰收藏輪管接代庶可免闕失之
虞矣至若會典乃當代憲章與律令相表裏先經
禮部題准將康熙二十年以前事件纂輯嗣因九
卿會議副憲臣趙之鼎疏編至康熙二十四年繼
因禮部議覆科臣汪晉徵疏將康熙二十五年事
件一體編入勒有定限矣向來各衙門檔案有止

載滿文而未譯漢文者有事過並不紀載者臣等編輯補綴甚難我

皇上聖政日新大經大法靡歲不有請自康熙二十六年以後凡奉

諭旨及題奏議覆並綠頭牌啓奏事宜

勅各衙門遴委司屬將檔案逐一登記滿漢對譯毋致遺漏每歲造冊彙送內閣或十年或二十年再開局續修入今書之內則目前成書既可頒行天下而此後纂修較易矣臣職掌所係冒昧上陳字稍逾格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睿鑒俯賜採擇施行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啓奏

十五日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經筵講官禮部等衙門尚書伊桑阿等會議得戶科給事中趙吉士疏稱六科舊例每年將內外各衙門章奏紅本交內閣典籍廳收貯前月各科彙交典籍廳因向年收貯紅本之所歲久堆積漸無隙地未收仍貯科房我

國家億萬斯年無疆之基以歲月積之章疏之多何能數計六科僅有連楹勢難堆貯考明宣德十年九月置六科度閣文書之所于承天門外宜做故事營度嚴密之地爲度閣之所每歲各科錄疏畢

將紅本編定字號登記簿冊局鑰收藏輪管接代
庶可免闕失之虞等語查紅本關係重大收藏自
宜敬慎近內務府撥庫十間給與內閣可以收貯
紅本相應將紅本仍照前交內閣典籍廳收貯又
疏稱會典乃

當代憲章與律令相表裏康熙二十五年以前事件
已經編輯向來各衙門檔案有止載滿文而未譯
漢文者有事過並不記載者編輯甚難我

皇上聖政日新大經大法靡歲不有請自康熙二十六
年以後凡奉

諭旨及題奏議覆並綠頭啟奏事宜

勅各衙門遴委司屬將檔案逐一登記滿漢對譯毋
致遺漏每歲造冊彙送內閣或十年或二十年再
開局續修入今書之內等語查各部院衙門一應
題行事宜俱載入檔案但綠頭牌白本啟奏事宜
既有未載入漢檔者自康熙二十六年起凡奉
諭旨及題奏議覆並綠頭牌白本啟奏事宜各部院
衙門應派官清造滿漢檔案毋致遺漏以備纂修
可也六月初六日會議繕疏初七日啟奏奉
旨依議

戶科給事中臣趙吉士謹

題為至孝原非服制可限

聖心宜從典禮所安伏懇

俯允諸臣哀籲之情以仰副

祖宗付託之重事本月二十五日

大行太皇太后慈馭賓天普天同痛臣協勘上下兩河往

返奔走六千餘里復

命未六日即與哭泣之列

皇上晨夕悲號寢苦枕塊至今未入水漿臣即呼天愴

地思有以稍解我

皇上之心而不可得而

王言旋下必欲行三年之制雖經親王諸臣題請以日易月而

聖裁已定斷不可移跪讀

聖諭哀泣嗚咽竊歎

大孝超軼千古臣雖愚昧敢不仰體

皇上至情親王諸臣引經衡古曲爲陳請一則以

天地

祖宗不便素服而進

郊廟之蒸嘗一則以歲時伏臘不能罷樂而停臣民之嫁

娶又况

太皇太后易月之

遺詔準古酌今因時制宜更當永爲遵守親王諸臣懇切

詳言者臣不敢復襲其說臣竊謂帝王之與臣庶

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天子之位至

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如必斤斤焉拘

臣庶之節哀傷迫於中機務勞於外一切服食起

居又皆謹於禮而過於薄雖

皇上罔極之痛本乎心之誠然而哀毀骨立

列祖在天之靈亦必有怒然不安者

皇上旣爲

天地所子又爲萬民父母子過哀父則爲憔悴父過戚子

則爲憂傷君持服而臣民不服於心安乎書稱一

人有慶兆民賴之一人過哀黎元焉繫羣臣顛殞
震懼率土危惶悚慄非所以愛天下是當以

列祖之心爲心也

太皇太后佐

太宗文皇帝肇造丕基啓

世祖章皇帝混一區夏親見

皇上二十六載神功已無毫髮遺恨今

慈馭一旦崩逝

太皇太后在天之靈惟冀早繁曾孫以衍億萬載弘圖則

皇太子婚禮更不容緩伏念

青宮今十四齡若待

皇上三年服除而後行禮則爲期太遠螽斯則百之慶
未免有待我

皇上奉侍

太皇太后三十餘年色養之隆慎終之典皆前古史冊所
未有是又當以

太皇太后之心爲心也禮備諸侯之喪而無天子之式史
稱諒闇之文未聞久服之典伏乞

皇上仰副

祖宗付託之重

俯允諸臣哀籲之請上承

金冊遺訓下稱億兆歡心天下幸甚臣等幸甚臣不勝

悲切哀慄之至康熙二十七年正月 日彙奏

奉

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原任戶科給事中今革職臣趙吉士謹

題爲詳陳勘河情形始終不敢異議仰祈

睿鑒以盡愚衷事竊照河工改圖一案屢經內外諸臣
會勘會議互執異同以致上厯

宸衷遂煩

廷質本月初八日

皇上御門傳集九卿詹事科道

命督臣董訥河臣斯輔撫臣于成龍及佛倫與臣等四
人齊跪

乾清門面加訊詰臣小臣也近經臺臣陸祖修以籍

貫誣許父子三人一門全革臣以去官削籍不過

功名之私未敢卽爲置辨不意復對

大廷臣遂得以勘河大槩上瀆

宸聰因念我

皇上如傷在抱已饑已溺之心苟有言者不以人廢又見諸臣依違反覆各以私事互相攻訐並未有以河工情形利害得失痛切敷陳於我

皇上之前臣又不禁痛哭流涕有不忍不言不敢不言者今

皇上旣許臣以言而臣不盡言臣則有罪是以敢詳言之惟我

皇上俯鑒焉臣於去年十月廿六日同部臣佛倫等奉

差

陛辭本日奔馳就道至十一月十二日抵清河口與督臣董訥漕臣慕天顏相見卽日會同前往將上河下河次第踏勘凡地形高下曲折水面大小淺深堤閘完缺民情疾苦一一閱視無遺至十二月初五日回至宿遷臣等六人齊至

聖駕南巡駐蹕之所望

闕叩頭焚香設誓務期斟酌盡善不許徇私偏執以慰皇上宵旰之心當卽向河臣靳輔侍郎孫在豐催趲河圖初六日公同看閱明白初七早會議臣等各出所見將全河形勢互相商酌實議得下河水患皆

由洪澤湖從減水壩泛濫東注以致民田湮沒若不攔塞上河使滔滔之水日夕奔注縱使海口通利積者雖去而來者無窮所以欲治下河必先塞上流也但欲塞上流最難起手將謂增築高堰盡塞減水諸壩似矣但今之河勢日下前有汰黃歸仁二堤逼孟山白鹿湖水從東西兩溝入河其全淮注洪澤湖水則從張福清河兩口入河四路流出水勢分而力弱故堅築高堰可以無患然尚有湖水一分從周橋閘下洩入下河今汰黃堤已廢歸仁堤亦不復修孟山白鹿兩湖匯而爲一改名祠堂湖併歸洪澤東西兩溝及張福口又皆湮塞

所賴以入河者獨清河一口耳以一堤當全湖水勢合而力強若不使之稍爲宣洩紆迴但止增築高堰而欲驟然盡塞減水諸壩勢必堤高水高隨築隨潰即使勉強完工一旦水發必至大決淮揚七州縣人民盡付流波不幾負

皇上一片惓惓救民至意乎將欲未塞諸壩先開東西兩溝及張福諸口使湖水照舊分道入河似矣但治水者須推前人所以設堤之意與水口所以漸塞之由蓋湖之東下其勢較利於北故欲水出東西兩溝必有汰黃歸仁兩堤以遏之欲水出張福清河兩口必築高堰以遏之此前人設堤之意所

以束水就道也及汰黃堤潰而東西兩溝塞高堰
潰而張福口又塞此水口漸塞之由以其無所鈐
束擇利而趨雖有故道不能強就也今若不先求
束水之法但欲疏通諸口舊迹無論久塞難開卽
使竭力開通而水無鈐束東趨不顧枉費氣力總
而言之全湖之水其勢不可以無所束而束之又
不可太急束之太急則潰決之患更烈於前無所
束則下河之民終無寧宇而入河諸口亦終不可
復故爲今之計不當力爲之遏而但當寬爲之收
宛轉商量始知前日督撫九卿開夾河築重堤之
說爲善一則使上河之水涓滴不入下河一則使

湖水宣洩紆迴高堰不致漲潰而水性旣平水勢
仍束靳輔從前治河可否臣未親歷不得而知若
但據目前河勢而論雖係一時補救實爲永賴之
基所以當日公議主築重堤也又慮史家劄以南
至高堤頭二十五里石堤正當湖水之衝且地勢
低窪如東西兩邊夾水必至堰堤危險佛倫主議
於二十五里石堤之東築一月堤所減之水不得
侵堰堤根基又月堤居中可以救護新舊兩堤用
力最便衆議稱善所以當日公議宜築月堤也至
於下河臣初議丁溪白駒二口工將垂成仍宜開
濬董訥云派夫累民慕天顏以前番會議停止已

經移咨會稿入

告不便更改而衆議亦云岡門業已完工通行無滯况
堵塞上流水注清口則下河不待挑濬自然水勢
漸減再開海口徒費金錢所以當日公議停開海
口也又恐漕河水急漕堤不保關係重大淮安以
北舊有五叉河應行開濬引水由草灣入海淮安
以南高寶以北濶河涇河黃浦子嬰溝俱行開濬
由射陽湖達廟灣入海又恐盱眙山水會聚衝决
漕堤於邵伯鎮南二開口再開寬濶引水入人字
河從苾稻河入江開此數處則下河永久無患此
臣等所以公議治下河之法非置下河於不問也

諸臣互相問難苦心籌畫衆情允愜然後定議董
訥親筆繕稿慕天顏踴躍畫題是日三更方散臣
佛倫等四人卽於初八日五鼓起程星馳復

命此當日勘河時實在情形議論也竊謂河工一事上
關

國家百萬金錢下係七邑百萬民命人臣盡忠爲國
但當論其事之是非可否確不可移寧可詳慎於
未定議之先不可屢更於既定議之後况

皇上虛懷殷殷下問會勘會題不止一次當日河工改
圖一案果有未當去年督撫會題九卿會議臣等
會勘河工時何以諸臣並無一字異議而忽於今

年二月初五日漕臣慕天顏以修河勘議未符等事密奏臣不知前此何所見而會題今日又何所見而改議耶夫

國家之事莫大於河災黎之苦莫甚於河

皇上之憂勤軫念亦莫切於河為臣子者自宜仰體

聖心始之詳慎繼之畫一天顏乃故陰陽其說詭譎其

踪若前有所見而不力持已蹈依違之罪若首鼠

兩端以圖卸擔更多反覆之奸諸臣疏爭又皆各

發陰私於河工全無補救徒使

皇上焦勞愈甚窮黎在席無期議論屢更益難任事說

有失悞咎將誰歸臣廢棄餘生何敢非分妄言但

受

皇上數十年覆載深恩義不忍默昨又許臣以言故敢

盡言之如此臣自知既言之後怒臣者必益甚中

臣者必益深然臣寧受怨於奸人不敢有負於

皇上謹瀝微忱具疏哀籲伏望

皇上天地父母憐而察之使臣心得表天日臣雖肝腦

塗地亦且世世不朽緣係詳陳勘議始末字多逾

格貼黃難盡干冒

宸威臣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伏乞

睿鑒施行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初八日

廷訊河案初九日 吉士 奏明具疏

皇上御前收本發憲臣馬奇捧出九卿會議

無極太極論

天地之初混混爾未有氣安有陰陽未有質安有剛柔
未有陰陽剛柔安有五行變化然而混混之中理自彌
綸焉理固先天地而具者也有是理則有是氣而陰陽
以分有是氣則有是形而剛柔以著有是氣與形則有
是變化而五行以備凡此者皆一理之所散焉者也太
極者卽理之謂也以其混混而莫可名故又謂之無極
非太極之上更有一無極也又非太極之外別有一無
極也羲始一畫文始乾元已寓太極之理特未嘗明言
之至孔子而太極名焉至濂溪周子而無極太極之義
詳焉羲文之不言極從陰陽以後論之也孔子之言太

極周子之言無極從陰陽以前溯之也周子之無極正其淡切著明以言極也是卽孔子之旨也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生萬物之用其理一也太極無體用并無動靜其云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皆氣之爲耳當其靜也太極在其中以其靜因以爲太極之體及其動也太極亦在其中以其動因以爲太極之用太極之冲漠無朕則無時不然不以動靜而有間亦何體用之有故曰陰陽一太極本無極也二之則爲陰陽五之則爲五行故易言陰陽不及五行洪範言五行不及陰陽而周子則兼言之其歸于太極則同也且夫天地之間莫

不有太極焉河圖洛書其尤著者矣祈觀乎圖書之變則虛實不同體多寡不同用生成奇耦不同方紛淪盤互莫可窮詰是數也何者非太極之流行乎統觀乎圖書之數則河圖而虛十卽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洛書之積五與十亦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也縱橫變化復歸於一是理也何者非太極之渾淪乎由理以達數則謂圖一書可也謂書一圖可也謂圖以作範可也謂書以畫易亦可也何也以其爲太極之所生則同也吾獨怪夫象山之以洪範皇極言太極也彼皇極者端乎人身而言之後天者也太極者統乎天地萬物而言之先天者也極雖同而所以爲極則不同象山混而一之其疑

夫無極之贅也固宜抑又有說焉周子既言無極矣則固無體用無動靜者矣否則亦兼體用兼動靜者矣而乃以爲主靜立人極者何居曰主靜者是卽所謂無極者也分之爲兩爲四爲八廣之爲六十四極之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歸之則仍無極斯固靜之至矣入之極備乎體用體靜也用動也然不可謂靜耑屬體何也用在體中則靜固可包夫用也惟靜也有以立乎寂之體惟靜也有以通夫感之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主靜之效也以人身言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太極也而不覩不聞則固無極也朱子以戒慎恐懼屬之靜其卽此旨也矣然則太極一未發之中也

皇極經世論

天之爲覆於上者氣也地之爲載於下者形也而所以覆所以載閱千古而莫之變者則理有以貞之數有以運之也知理外無數而後可以言數知數外無理而後可以言理聖人據其可知之理以斷其不可知之數子曰百世可知禮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言理也卽言數也古之言數者始於易著於洪範彼五行五事五紀八政三德孰非數乎而用之者稽疑宰之者皇極皇極者何理也帝執之爲中王主之爲敬聖人存之爲誠萬事萬物無不權輿於此邵雍氏因之而經世之書出焉明天地之消息推陰陽之度數辯剛柔之形體三十年爲

一世十二世爲一運三十年爲一會十二會爲一元元以經之會以紀之運以叅之世以終之蓋得易與洪範之變而推廣之者也有人謂洪範之皇極全乎理者也邵子之皇極全乎數者也不知天下無離數之理亦豈有離理之數邵子自陰陽奇耦而推算至於十二萬八千事物之變略盡亦未嘗離用九用六之道以超於五行八卦之外則是理卽在數之中也理爲經而數爲緯理爲常而數爲變理居其靜而數居其動今觀其書大約以四爲準四者二之倍也一生二二生四氣化盈虛陰陽消長胥於四統之日月星辰天之象盡焉水火土石地之用盡焉皇帝王霸易詩書春秋人之事盡焉分之

爲四合之爲二而主之則惟一者理也數之原也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夫其由太極也無數之可名其形爲動靜也則數生焉此周邵合一之旨也獨是周子之言太極也以主靜立人極而邵子之書必緣動而生靜者其體動者其用乎然則理爲體而數爲用其闕千古而莫之變者乎天之所以覆者此地之所以載者此又何有於人乎何有於萬事萬物乎

五行論

象於天也爲五星位於地也爲五方行於四時也爲五德稟於人也爲五常而總其精氣之用則曰五行其氣之磅礴周流錯綜蕃變乘權謝事如環無端自有一定之數若夫陰陽之氣時有沴戾五行各以氣相應謂之災異如貌之不恭木於是乎不曲直言之不從金於是乎不從革推之而水火稼穡皆然此天地之所以戒人也如水或沴火必應之以哲火或沴水必應之以謀推之而金木土皆然此人之所以格天地也天人之理協而五行之氣應矣第其所謂生克之義則不易明也雖然無難也以相生之序言之由水而火而木而金而土

者一陰一陽相間對待之數也言乎其質也由木而火而土而金而水者二陽二陰相嬗流行之用也言乎其氣也然總之一陰陽也水火爲陰陽之盛木金爲陰陽之穉就質而溯其生出之始則盛者居先而穉者居後木火皆屬陽金水皆屬陰就氣而推其運行之常則陽之用居先而陰之用居後質之終以土者所謂萬物始於土而終於土也氣之土居中者所謂居中以應四方而無乎不在也此五行之序然也得其所爲序而相生之故可識矣若夫所謂相克者非果克之也克之正所以生之也木不克土則山童矣田萊矣土不克水則四海澤國矣由此以推而水之克火火之克金金之克木

皆以相克而成其相濟也且夫天下之理陰陽而已矣陰陽之變合百千萬億而無所紀極而使無所爲克者經緯錯綜於其間則五行亦塊然之質而已吾嘗思木生火者也而火或以燃木火克金者也而金反以入火而益精是生者非必利而克者非必害也又嘗思雨露雖潤不能漑無根之木是木且借土之克以爲用也然則克之正以生之無疑也不然凡物莫不愛其所生卽莫不愛其生者之所生生其子而克其孫彼五行無乃非情哉蓋五行生克之義如是而已他若董子之論班氏之志舉山川草木喙息蠕動之物一一爲之辨晰指摘事應各有占驗是亦五行之支流也然其弊且入於

言自文集 一弓
三
識緯流於術數矣是固儒者所勿道也

大法小廉論

立乎朝廷之上爲天子立綱紀董百官均四海外則爲
牧伯屏翰以倡其屬者爲大臣其下庶司百執事以逮
郡縣之吏趨走而承事者爲小臣無大臣則事權無所
歸無小臣則無以承流而逮下是故大小相維內外相
輔以佐天子以養萬民誠並重也竊嘗論之古之時爲
大臣難爲小臣易洎乎後世則爲大臣易而爲小臣難
何以明其然也古之時天地初建人物未寧大利大害
之事與時而創見而又有彌教明刑變禮易樂之政隨
其後故其時爲大臣者非有神聖之材如禹臯尹且則
無以勝其任而底其功而至於府史胥徒鄉遂吏之屬

書言自言文集 一
不過奉行成事而已故其時大臣難而小臣易後世固
無事矣坐論者主於承奉詔旨而六官之長又皆有成
法可遵不勞施爲坐以無事其在外之大吏又皆聽於
六官非六官之所欲行則終不能以有所主故體卽崇
貴亦皆以從容坐鎮爲優其無可如何者特羣吏耳簿
書之蹟期會之煩考成文網之密旣已紛擾弗堪而事
之難爲者其長必下於所司所司以行於外大吏外大
吏又層累而下之以至於郡縣蓋至郡縣而更無可下
矣而又有誅求之不測毀譽之無憑瞻顧旁皇救過不
暇其波及斯民者吏之餘也一不當而身與名卽敗故
曰後世之大臣易而小臣難然則將以吏事責三公乎

將使庶司皆出入諷議郡縣盡假便宜乎是又不然蓋
天下旣平之曰不患不能變法而患乎更法而滋弊不
患乎奉法之無才而患乎有才而不廉昔曹參守法民
有畫一清靜之歌其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賊吏俱不
得推擇漢治之隆由茲而始得是道也誠使爲大臣者
不以紛更成法爲能惟是澹泊無營正已率屬苞苴必
絕舉錯必公則守一法卽杜一弊而庶司百執事以逮
郡縣之吏貪者知警而廉者亦不必有善事上官之慮
神明自暇手足自寬皆將畢智竭力以盡其職而報國
家矣又安見大臣之必難而小臣之不易易哉記曰大
臣法而小臣廉國之肥也斯言其至矣夫

家爾合僉都奏疏序

典謨所尚非辭而古廷發語咸臻簡厚西漢大臣章疏一本經術陸贄之文俳麗而愷切范仲淹之文弘整而真醇其指世陳政莫不各有以致其誠受知於上經國不朽文章莫大乎是要未嘗壞異恢詭飾爲可喜可愕之狀徒齷齪工紙上言也吾輩奮步而起幸得昂首伸眉侃侃言天下事大者關國是次之陳民瘼竭我儻論不疚不回庶幾無負生平卽武格其議不得行而補闕拾遺昭德弼違之心未敢一時少替獨奈何顧望良悞委曲逐事變模寫相役爲哉家爾合先生以弟視余余兄事先生者有年其與人遊能使人自輸其隱慝以相

劑故天下事靡不貫通凡疆域要塞軍民疾苦吏治厯
雜與夫賦役徵徭屯驛之緩急令彼豎儒周行天壤白
首莫睨者先生不必以身別歷燎如指掌而又習知我
國家朝常憲典及上下千百年間理亂事余兄事先生
兼師事先生者又有年先生正氣大度久爲廷臣推許
掌計銓垣者再得以辨論天下官材而進退之以人事
君視以言事君爲更重然所資以靖獻於廷者未焚之
諫章具在今復梓其丁未以後九年之草予莊讀數過
旣無亢激之偏復鮮暉緩之調有敬輿之愷切而無其
俳與麗同仲淹之弘正而得其真與醇非本經術立言
何簡厚乃爾人第知先生遭逢昌言無諱之朝故敷奏

詳明絕去陳列瑣屑撫拾風影陋習而不知其胸懷原
不聖世間瓌異恢詭可喜可愕之狀所以盱衡天下國
家之故者慮深見遠十數年如一日蓋無一念一事不
出乎肝膈而動乎神明也先生其真能有以致其誠哉
乙卯秋仲甄別垣臣

天子特簡卿貳旌其直仲子珣亦於是月登京兆賢書
行將繼梧鳳之音而接夔龍之武世俗移人得無傲兀
得意乎予流播入都下榻先生所察其意念歆然常有
以自下者先生不卽拜官請假展先墓時與族黨姻戚
擊鮮把醇歡然道故枌榆老幼德之督諸子以制舉藝
縷細指點婉轉挑撥無倦容先生蓋樂此忘疲也一堂

譙聚極人間天倫樂事而如水臣心自朝至日中晏凜
然在

帝左右雖居里閭不猶夫立螭頭補袞時耶然則先生
之識量今之山巨源也先生之清慎今之高孝基也世
俗云乎哉予聞漢韋丞相宋王魏公父子相繼立朝論
世者肆譚其盛然原而家肇基必曰孟之一經祐之三
槐先生諫草非先生經國不朽文章乎繼往開來在此
一編其亦毋忘所自也已卯冬撰於燕平陽翠嶺之陵
廬

江淮采風序

采風何昉乎粵稽王制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而周禮亦
有禱人誦志之職則采風之有專官其來久矣及讀小
雅皇華之詩卽四牡馳驅咸得諏謀詢度以盡其每懷
靡及之意然後知宣上德達下情凡爲使臣者皆然不
必其專官而始得乘驂駢訪風景也後世王事旰闕盛
典漸湮漢揚子雲齋三寸油素錄輜軒方言上之金馬
門則直以爲纂述之事而非復官司之守矣其在于今
凡銜尺一爲行臺使臣蒞官四方者例得以下檄校士
名曰觀風庶幾近古陳詩誦志遺意語云禮失而求之
野矧著在令甲可具文視哉余頃者奉

簡命理權邢關適丁饑饉游臻之後流殍載途輓饑旁
午江淮之間蕭然煩費惟是夙夜惴惴守職隕越是思
奚暇問觴詠談風雅哉雖然廣陵一大都會也漕運咽
喉商旅輻輳雖繁華殷富迥不如昔而土俗民謠猶可
褰帷而問也况地多名勝其間柳隄螢苑風亭月觀往
往與殘碑斷礎出沒于寒烟衰草中類足動叩古者之
歎歔一發其俯仰登臨之感苟非托諸歌詠曷以見泱
泱之風乎乃前此權關校士第試以制舉義亦且久廢
不行至于詩則初未有以之校士者余爲之愾然太息
爰集十邑之士子取帖括殿最之又課以聲詩分題授
簡風簷寸晷之中倚馬擊鉢不乏長才而余以鞅掌餘

隙焚膏而縱閱焉遴其合作凡如干首雖未可謂極風
雅之能事然亦庶乎粲然可觀者矣旣而遠近聞風吟
壇鉅篇率多投寄不敢秘之笥行卽同試卷以登剞劂
總顏其集曰采風誌盛也或者謂維揚名郡昔之宦遊
茲土者如何水部韓魏公歐陽少師政事文章炳烺前
史卽人才之生於斯者遠而孟陽季弼近而莘老太虛
文采風流先後相望是詹詹一編烏足以踵盛美而誇
勝事乎余以爲不然東南扶輿清淑之氣蜿蟺鬱積于
江淮間者其靈秀多發皇于人文方龍葱未艾余縱不
敢跋水部諸公而多士豈無孫秦其人者挺出制科之
中應

聖天子右文之運珥筆天祿黼黻皇猷將于是乎在余亦豈徒藉手采風之役遂云稱職也哉刻成漫題數言于卷端以爲多士勗且以紀一時風會之盛云時康熙二十年辛酉六月下澣

淮海持風錄序

天下有無形之動而心手寄之以爲升降污隆之道若左券取者文之風是也余誦南宮第試爲令謝文弗講繼以分較晉闈而習心生茲又以權使觀風揚州益見獵喜觀風者何部使者奉

天子命督闈劄得陳風而觀也觀廢使者乃不知有風余顧合一郡生儒及流寓士咸給卷與試或再試卷入濡毫繼火以已意甲乙可否之懸其名復與諸士共甲乙而可否之諸士曰大哉觀乎余曰觀止矣哉更刊其文與天下之人甲乙而可否之蓋至是而觀之之意可得而昌言之矣平野千里山無峻峰厥土泥塗河洄濁

流者揚州之逸勢也萬斛魚鹽帆隨返照家操奇贏雄
推卓鄭者揚州之賈業也朱簾教歌爭葦綺縠曲院琵琶
多於飯甑者揚州之習好也以揚之地勢而爲文則
失之平以揚之賈業而爲文則失之後以揚之習好而
爲文則失之靡名都巨麗宛洛後先居其土習其趨尚
而文字之風若或因之則文豈易言哉天下惟志士弗
與世移茲幸諸士之多自豎也又以觀者之鄭重無忽
而磨礪奮揚言人人殊卽弗人人殊期得當以自先儔
黨是固風之上者矣然余在晉聞龍門鳳池品隲既定
似無餘心而於觀風試則若咨咨介然弗安者何也世
之較文也好狗名多吠聲喜羣和趨歛說狗名詣跡實

也吠聲襲虛響也羣和者雷同歛說斯躍冶也制舉莠
技取乎命中然從風而靡不知其所止觀之者又鮮決
擇焉何以觀爲哉故取文則命中兼收而刊文則別寄
心手諸士第測我于聲名之表雷同冶躍之外各以意
觀之則余猶知文者歟江河同水何以異流五嶽同岑
何以各狀引弓同臂何以飲羽佩劍同刃何以成龍性
有獨至斯能軼倫神有獨赴斯能破習事物猶然况文
乎哉子桓云千秋大業不朽盛事子厚云思報國恩獨
惟文章剗劂之役非曰哀一家言孤行于世也正以標
舉定向而與爲開先將大業盛事儼然在茲淮海洋洋
維揚州乃稱大國風也則是役也卽余於國恩其有報

萬壽閣自詩文集 一
乎士合上庠試凡千四百人分各庠試亦千八百餘卷
璆琳琅玕取且弗盡而刊文則九十八莈無分等第無
列生童及太學流寓觀者心手攸寄其風乃同莈卽九
十八其一莈也其觀一也觀一而持之道得卽日部使
者將持是以報

天子命乎亦可矣時

康熙辛酉夏日

黎城尉畫像序

夫人患無所可用以負官耳苟無負何分秩之崇卑哉
戊申予令晉交城習聞鄰封黎尉范君賢癸丑丁艱還
里里人多稱范尉長者越八年庚申尉始去黎黎人畫
像祝之如失慈母是年冬予適司權廣陵當舟車輿馬
之滙舊識自晉來者具述范尉去黎事益賢范尉嗟乎
尉小吏耳奉奔走不得自爲政非能減租除繇以施惠
也亦未可令行禁止以見斷也區區盡其慈愛之心歷
十六年如一日黎人感之如此彼坐食大官之俸而吏
民不大信愛者亦必有故矣循吏傳稱黃召朱龔等所
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凡爲官者不當

如是耶而惜乎限之以尉也秩之崇卑寃不能無分也

張正甫處士遺稿序

此張處士正甫先生遺稿方邵村侍御選存之而余復加增輯者也正甫生承平之時高肥遯之節嘯傲丘壑點染烟雲與當時之名公卿遊閑公子問水尋山徵歌選伎于雨花桃葉柳隄螢苑之間其見諸詩者一何溫麗而多風春容而有體也吾觀昔之張處士承吉者以詩有聲于中唐所至多登臨之作而宮詞艷體尤稱壇場以正甫擬之殆可後先絜美然承吉不再傳後嗣凋落如顏萱皮日休所云可勝悼愴而正甫有子石幢能以翰墨世其家文孫黃美復克繩其武而振之則箕裘之盛過承吉遠矣吾生也晚不及見正甫石幢而幸識

黃美于京師其人魁梧倜儻博物好古兼有仲連茂先之風寶其大父遺藁紙敝墨渝什襲游囊中先是汪蛟門主政作張處士傳而大司農梁公張敦復宗伯皆爲之序處士之詩遂籍籍傳于學士大夫之口然猶未有刻也余官廣陵乃爲鏤板行世以彰正甫之潛德慰黃美之孝思抑亦諸公之志也夫刻成并系數語以諗天下後世之知處士者

鄒可遠詩序

長安天下之市朝也四方之士趨之如趨其室廬乙卯冬晉陵鄒子可遠挾其所長不遠數千里渡江絕淮涉黃河經泰岱崎嶇至都思大遇於時旣至都謁予於邸盡出其所爲詩示予一再披咏飄飄然如姑射仙人倬約天半御雲氣而往來也復投予山水數幅筆墨瀟灑俱出塵表大江以南固才藪如鄒子者亦何可多得以長安之大王侯公卿賢士大夫之衆意鄒子必大遇乃不數月來辭予歸其故鄉夫以長安之大而鄒子不遇以長安王侯公卿賢士大夫之衆而鄒子無一遇且四方士之遊長安者多矣其遇者亦往往而有而鄒子卒

不遇四方士之遊長安而遇且遊長安而大遇者亦往
往而有而鄒子卒無一遇蓋其遇者未必皆才其不遇
者亦未必皆不才而世之于于而來與黯黯而往者每
適相當也則世亦第見獲遇者之榮而不知不遇之窮
而歸者更千百也唐以詩取士顧自神龍以前尚沿五
代餘習獨陳子昂出力追大雅唐風始復於古然其初
自蜀至京人無知者不得已碎五十萬之琴而其名始
振今之遊長安者其能有子昂賣琴資乎吾爲策之置
田宅訓子孫種花飲酒賦詩自樂計又不爲此已鄒子
臨別乞序於余鹿鹿農曹不能文姑序其才而遊遊而
不遇者如此且請以去長安爲題賦詩十章予將命一
好遊而入長安者其亦可乎

二吳僮調鶻絃按檀板歌以進酒以風四方士之懷才

好遊而入長安者其亦可乎

江門禪院遯菴和尚語錄序

遯菴和尚得法弁山杖錫涉江偶過瓜渚渚中人販之
遂留江門禪院院卽先太常伯手搆飯僧閱藏處也辛
酉子領權揚關渡京口訪遯菴於院則已先三日去觀
其退院詩亟追請赴蕪城一譚復啟請再主院事蔡鎮
公徐江防並以歡喜心同聲應和遯菴乃再入遯菴闡
洞上宗風五年於茲矣法錄鏤板予覽誦一過因思世
尊拈華迦葉微笑所謂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宗門中事
自此始第云教外則文字且無何有于語語旣不有錄
從何立雖然道不在語大聖人不能已于語道不在錄
後之人自不能已于錄可曰語以口授錄以耳傳哉且

今世語錄充棟矣禪師之語錄幾如名客之詩集人各一本本各有序是道乎非道乎皆教庠皆非教乎吾不得而知也吾知遯菴于勇於退院又其住江門有不可及者二二時梵唄必身先之五觀隨堂室無私食一也開法六載龍象雲臻印可不輕未一記囑二也斯二者乃古德任道之高軌當斯世而于此見之可不謂希覲哉予學儒人也儒門以躬行悖讓爲學而以濟人利物爲心未有已躬不立而能手援沉淪措人安樂者吾固以儒觀遯菴而知之深也若夫橫拈倒弄棒喝交馳其妙際非吾思議所及蓋吾所嘗聞則解行相應方名曰祖而已問者曰遯菴以語顯道子顧僅以行知遯菴可

謂誅啄用叶哉予曰非也行不易也信位不真焉知立行遯菴以身顯道人以虛接響乃不知遯菴耳由是言之遯菴不以舌語而以身語子不以耳聽而以眼聽卽遯菴語錄亦不以紙墨傳而以虛空傳一食時頃盡大地無央數人各見一本各各一江門院一遯菴趺坐默然輒有白椎者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重建新安會館序

王制司空度地居民民生其地各適土宜以成風俗服習既久重去其鄉故有終身不出里閭者謂之土著吾郡新安不然山川澗秀民俗饒裕務節儉恥游惰往往寄跡四方或數年數十年不歸其子若孫卽因僑寓立籍成名所謂光遠而自它有耀者也夫豈安土重遷哉秦時郡置歙縣以歙浦得名或曰歙翁也謂山川翁聚也今其民析其俗渙漠然不相接矣而京師衣冠輻輳若楚若豫若吳越之以仕宦來者本其家世溯其土風出新安居多則退食而連純緘同舟合轍聯分屬情會館其亟哉甲午冬予公車北上先輩張黃岳官西曹飲

予正陽門外珠市南向客邸中謂予曰新安舊有會館
在內城不可復識吾欲置此邸爲館然能招致同郡宦
遊諸公及殷實家共成其事者非君英絕領袖不可予
唯唯但當與鄉大夫共舉之謀及賈人無成也予於是
約金西白中翰汪壽子同守合捐百金畀張公張公首
其事益勸募卽市邸舍爲館館始有基矣嗣予南還張
公亦擢官去館日頽圯且仍客舍舊址無廳事無廊無
廡未遑更建也今

上康熙十六年歲丁巳予歷官民部同郡多宦輦下者
予邀程侍御梓園謀再舉徧告吾鄉鄉大夫共輸千餘
金爲鳩工費予以憂去侍御獨董其事輸者半不輸者

亦半而館於戊午歲落成規模弘敞堂廡翼如歲時伏
臘以公事徵者畢會於此焉館有約爲公讌爲公謁迎
者餞者釐然具舉凡列仕籍登科名俱懸木榜煥然改
觀丁卯春吳相國賡菴先生予告歸同郡祖席者二十
四人俱歷清華陟通顯相國執單語諸君子曰方

聖天子運際明良吾儕共列三事雖一郡猶大省會願
諸君共勗此勿替相國去後程侍御亦卽假歸以會館
公匣授予終始之而予方懼負荷之不克勝也以今視
昔并以後視今日月推遷盛衰倚伏能不愧然長念乎
吾郡自紫陽夫子倡明絕學集諸儒之大成嗣是家無
異教代有傳人及明初環谷汪公同先東山先生俱以

高青閣自訂文集 一
一
長
洪武二年聘修國史研精六籍爲後學宗主至今猶慨慕其餘風焉士大夫幸生賢哲之後其尚弘此遠謨以繼歷代人文之勝而此日濟濟朝堂更得從前所未有不可不記以誌盛至於講信修睦則固吾鄉所有事也爰爲序而不敢沒張公創始之意如此時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春日

重修休寧建初寺序

建初寺居邑之南偏與學宮排峙臺殿崑峩棟宇弘麗非止曰奉佛也邑有大議父老子弟集議其間國有慶則邑之大夫士趨踰肄禮焉自我先世不劇公創之有宋爲一邑香火子善積公復新之積久而圯則我霖宇公再新之迄於今蓋又數十載於茲矣峻者頽離者落丹雘畫棟漸爲斷棘荒榛莊嚴色相露立飄搖風雨中過之者莫不心傷况累世成勞身爲厥後如吉士者乎顧修寺大役也募非其人衆不集衆不能集貲不償無貲則事將終同道築余游行海內閱方外人多矣未有如家石菴上入之心透禪關而身饒經緯才者每念欲

高青隱自言文集 一
新是寺非石菴不可甲寅夏吾邑方憂鄰寇余適以內
艱居里邑長隋公請守禦之策甚力一時邑紳士咸集
寺中余爲畫團練作固圉計有成竹矣而羣不逞之徒
方利亂攘臂蜂擁力撓余議余浚憫若輩之愚且暴甘
使我桑梓之遭蹂躪而趨死亾而奈之何立而待也遂
先期去未閱月城破矣先大人以丘墓戀懼於亂舉家
星散骨肉各天迴首故鄉兵戈滿眼當是時石菴方卓
錫於浙唐鄴之棲霞禪院老父間關歷險攜婦孺至其
地余時已濟江復返棹來省覲長兄三弟兩兒暨猶子
幼孫輩以次自四所遠集天涯涕淚歡聚如家居始得
聞王師入新安賊盡遁信吉士雖不幸言而中而吾

缺斯實其時繼往開來敢虛此任但慮人分六邑文非
一家構咸陽之萬戶千門木石豈崇朝而辦望瀛海之
十洲三島耳目將何自而新爰是大肆搜求廣加採請
闔郡諸公或英賢宿構家多金軸之藏或祖父遺文珍
同石室之秘或片言剩義尚得食殘脉望之餘或潛德
幽光猶傳血冷寒燐之後或詩或賦擲地共訝金聲或
傳或文照天皆成彩色總望莫掩奇珍速交寒舍小史
一經騰畢卽璧原編總書粗俟刊成仍酬全集謹啓

新是寺非石菴不可甲寅夏吾邑方憂鄰寇余適以內
艱居里邑長隋公請守禦之策甚力一時邑紳士咸集
寺中余爲畫團練作固圍計有成竹矣而羣不逞之徒
方利亂攘臂蜂擁力撓余議余深憫若輩之愚且暴甘
使我桑梓之遭蹂躪而趨死亾而奈之何立而待也遂
先期去未閱月城破矣先大人以丘墓戀懼於亂舉家
星散骨肉各天迴首故鄉兵戈滿眼當是時石菴方卓
錫於浙唐鄴之棲霞禪院老父間關歷險攜婦孺至其
地余時已濟江復返棹來省覲長兄三弟兩兒暨猶子
幼孫輩以次自四所遠集天涯涕淚歡聚如家居始得
聞王師入新安賊盡遁信吉士雖不幸言而中而吾

錯簡係文獻志餘

缺斯實其時繼往開來敢虛此任但慮人分六邑文非
一家構咸陽之萬戶千門木石豈崇朝而辦望瀛海之
十洲三島耳目將何自而新爰是大肆搜求廣加採請
闔郡諸公或英賢宿構家多金軸之藏或祖父遺文珍
同石室之秘或片言剩義尚得食殘豚望之餘或潛德
幽光猶傳血冷寒燐之後或詩或賦擲地共訝金聲或
傳或文照天皆成彩色總望莫掩奇珍速交寒舍小史
一經瞻畢卽璧原編總書粗俟刊成仍酬全集謹啓

汪我長農部詩序

丙寅歲暮汪農部我長以辱菴偶吟見寄余讀之而不
禁慨然以嘆也曰嗟乎榮與辱豈有常哉天之所辱者
每爲世之所榮而天之所榮者或反爲世之所辱自古
而然唯超于世見之外乃能知之耳世不乏功名富貴
畢生無一挫折而坐致高位衣繡綺食梁肉舉世羨之
以爲榮一旦身死名滅與草木同腐天之意固以爲若
而人如是以予之足矣有賢人君子焉讀書明道身修
行立以視功名富貴若而人不啻什百倍而徃徃顛躓
不遇何哉蓋天之于賢人君子猶父母之于子也父母
厚其子必習之以勞苦警之以譴怒若其他室之人不

過予之溫且飽而已詎謂父母之待其子者薄而待室
之人者厚乎天之于賢人君子亦如是而已我長以弱
冠蜚聲藝林成名進士讀其文章者毋論識與不識莫
不知有我長其籬隱園刪存詩集久爲海內稱頌卽從
此而歷宦途一歲九遷致位通顯亦分之常乃僅以行
人至郎署亦旣屈矣無何監督通倉竟以失察獲罪于
是憂愁困抑沉鬱而無所發擊壺叩缶一鳴之于詩以
舒其磊落其所作視向之籬隱園集更有進焉其必傳
于後無疑也然則天之所以榮我長者殆有在矣嗟乎
詩窮而後工古人蓋嘗言之而余猶以爲非定論也吾
嘗仰而觀俯而察而知宇宙之大文非錯則不生今夫

五色錯而卿雲成八音錯而韶濩出日以晝而星與月
錯以夜地本夷而山錯之以峙水錯之以流而羽而飛
角而走鱗而潛躍者迭相錯也而天地之大文生焉其
在人也亦然貧賤富貴患難顛倒相錯而其人之憂喜
哀樂恐懼始相遭而並出故終身富貴者其文章不工
何也彼初不知有憂哀恐懼而并其所爲可喜可樂者
亦習焉而不覺也終其身于貧賤患難者其文章亦不
工何也彼初不知有喜與樂而并其所爲可憂可哀與
恐懼者亦習焉而不覺也騷人之窮莫窮于屈子然江
潭未放之前爲三閭大夫懷王寵任舉國莫與侔詩人
之窮莫如李杜然一則寶輦迎之調羹賜之一則布衣

獻賦天子動容一朝而位補闕世但見其囚潯陽放夜
郎秦川同谷拾橡栗以給而豈知其實未嘗終身于貧
賤患難中也如但曰詩窮而後工則今天下之富且貴
者不過萬之一彼勞勞攘攘者舉皆窮者也何工者之
寥寥歟故曰非定論也方我長爲諸生時蕭然一室兀
首窮年豈意其登賢書捷南宮聲馳四方哉及其位郎
署也豈意其削籍獲罪哉遇矣而復不遇則安知不遇
矣而或復遇以使之愈出其憂喜哀樂恐懼之性情以
工其文章天之不以功名富貴使我長終其身者正天
之所以錯我長也天之所以錯我長者正天之所以榮
我長也使天之所以榮之者未已則所以錯之者亦將
未已我長其亦可以自慰矣而何辱之有

祝于母王太夫人壽序

今皇帝御極二十有八年歲次己巳律次蕤賓十有四月我年親家母于母王太夫人七袞悅辰也大江南北諸縉紳先生惟恐其祝之後歲期先二月登歌而往慶焉顧予聞之禮在不敢先先則越君子戒其越之也又聞之親至則無文文則飾君子慮其飾之也予與九扶公暨令嗣章雲兩世交知太夫人最悉旋又締姻盟訪不當同世俗先且文敬屆期而質言吾兩世交親之誼代申歌以遙爲太夫人祝憶予之識公自辛卯公車始也是時予年少初入長安公長予十數年予雅敬公不欲等肩行而公獨奇予每事必相咨南北聚散凡十年

萬壽閣詩文集 一
公辛丑捷南宮復與予同謁選天官者七八年此丁未
以前予與公在都門締交之誼蓋如是也戊申春受銓
公得襄垣予交城皆山右邑山右險阻甲天下叢山邃
谷周亘數千里豺狼狐鼠與予遺黎爭出沒而襄與交
尤處羊腸鳥道間知者皆爲我兩人咋指乃公與予顧
以得同事一方也喜甚春季並轡出彰義門縱談山川
風俗及政事張弛之所宜屈指期三年報政至榆次公
始引而南予驅而西其秋章雲奉太夫人至自江南予
專使往賀章雲奉公嚴命至交署謁予尊予一日之長
予一見異之于氏爲江南望族章雲承累世閥閱少年
舉賢書宜其豪華跌蕩不可拘以法度否亦顧盼自喜

而乃恂恂然如傳所稱廣而儉文而有禮者予以知章
雲之必能大其門而私慶九扶之有後也居數日閱其
文聽其譚論予更知章雲之賢皆太夫人之訓愈私慶
我九扶之得賢內助也無何予平山寇爲諸上官紳民
稱許公循良之聲已遍吳南旦夕候徵往來愈密此辛
亥以前予在山右與公父子締交之誼蓋如是也其後
予辦事戶曹章雲晨夕過從壬戌章雲成進士旋入中
書卽下榻予寓丙寅予出繼子景從以光祿寺寺丞假
歸與章雲訂兒女盟此戊辰以前予在都門與章雲締
交締姻之誼又如如是也自辛卯至今凡所爲申之以盟
誓重之以婚姻者其情事猶歷歷如在目前曾幾何時

忽已三十八年矣吾聞世之締姻莫不喜近而畏遠章雲與予新安祖居相去七八百里予鄉望衡對宇多簪纓世族而予顧不畏遠而樂與章雲姻者雖以兩世交情之故亦寔以太夫人之德也吾聞太夫人之爲人嚴而明閫以內無敢譁以嬉者其持家識大體待子若孫慈而有制務詔之以遠且大蓋旣合鍾郝兩媛而爲一人故能相公成進士爲聖世循良吏又能啟章雲成進士爲秘閣翰墨臣非偶然也夫太夫人旣已能相公以啟後人則凡內而所以訓其子若孫以大衍夫京陵東海之風者復奚疑異日者予孫繼抃得賢內助并得聞太夫人之緒論彌自激厲以竊附于公暨章雲之後以

爲太夫人門楣光也不亦大幸乎哉此予之所以樂與章雲姻而私慶太夫人之純嘏無疆也予鹿鹿不能登堂進祝思作長歌以佐檀板適罷歸避暑金焦兩山間西溯大江東望滄海日爲泱泱澎湃之氣所漸染下筆輒徜徉恣肆近漁樵人語不足以頌太夫人懿德故直敘疇昔吾兩氏交親之誼之篤如此以爲太夫人侑一觴若夫于氏之奕葉富盛與章雲之功名事業彌昌彌熾而太夫人之享貤封履福祉而無艾者正不待予言也是爲序

程香升閩遊存草序

香升入幕臨汀別予十四載甲戌春暮過訪燕山寄園
手示閩遊存草一冊予閱之憮然遊止于閩他不復遊
矣所存者止此其不存者多矣人壽幾何而鬱鬱久處
他人署中弗克自豎殊可歎也夫人而能詩也每以虛
聲浮響相尚究不足發抒其性天香升能力返近日濫
觴之波一歸沉健思沉自應調響力健益驗骨蒼雖寄
籬下不爲所來縛夫豈夫人而能詩者哉回憶髫年同
香升讀書三竺作賦六橋劇飲酣遊如日昨事今者共
學諸子半瘞荒丘予兩人白頭相對詎能忘情情之所
關相樂也已而相泣今香升又別我南矣浮雲舒卷安

有定向區區升沉顯晦之迹又何足較予兩人亦惟存其所可存者而已甲戌立夏後三日識於京邸新又堂

建初寺序簡

邑遭殘不忍問矣何暇與石菴謀新此寺哉年來余離家日益久寺日益壞余懼其盡而不可救也爰從京師走書促石菴歸并贈以四律壯其行石菴亦扁舟溯流上興工修葺邑侯廖公首捐清俸以爲勸竊以余輩生朱子道學之鄉吉士讀東山公遺書最先分辨儒釋其於一寺乎何急顧以一邑糾衆集議衣冠羣萃之地聖朝禱祝習禮之區過其所者人惕綢繆陰雨臧言不用之悔而又值賢父母修廢舉墜之時吾邑樂善君子孔多莫不踴躍而恐後傾囊笥不少慳惜固不徒曰此吾祖所創所修僅僅爲一家世守事而捐金領率實諛所不敢辭已也石菴其急以余意通告之邑人諒無不

有欣欣爭先響應者

萬青閣制藝自敘

驥雖老伏櫪長鳴伏波南征臥土窟中聞鼓噪聲輒曳足往觀其天性也余自垂髫受舉子業矢志攻苦拈一題凡前人已徹之蘊已發之議必欲謝絕衝鋒破堅闡幽入微往往精思出神清晝如在夢寢至今數十年雙鬢禿矣顧念當時諸生習未忘也稍暇卽拈題構思不少休庚午春盡取生平所著制藝更爲刪訂凡少年試牘辛卯行牘及公車所著失大半存者不過百餘首自丙戌至辛丑鄉會試前後八歷或遇或不遇實有數焉不以得失論存其可存者而已戊辰以河案放歸攜兒子景行孫繼林寄寓通州司倉舊署者幾四月晨夕

吾其秋歷遊常山太岱一無所作明正入都門住數日
南還寄跡金焦棲霞山中絕去酬應復藉四子藝以消
磨歲月研窮世故者又一載共成林下稿三十篇頽墮
恣肆不拘成檢要以極其意之所欲言非若曩昔少年
雋逸與公車揣摩務爲昌明博大者比也閱既定命景
行合梓之不以示人以課子孫而已景行幼亦能攻苦
文有卓越之致其闡墨行卷世頗傳頌惜臨場削籍然
人生自有可傳者不在此也繼抹甫成童能書大字有
顏柳風格余以大成期之然天姿不足恃必須學問學
問之要志欲高思欲微氣欲壯心欲虛志不高必爲時
尚所汨不能入古大家之林思不微則日與聖賢相對

而聲容杳然氣不壯則半途而倦心不虛則雖有良師
益友且拒之千里之外彼世俗小器少有得則昂首闊
視譬之鼯鼠之飲河鷦鷯之一枝彼自以爲至足矣寧
知有千仞之鳳九萬里之鵬哉小子勗之夫制義名曰
時文以其隨時而新也然性情之文與經史之文則亘
古長新不隨時變余少所作以今視之猶有可觀更十
百年後亦當復如是茲編所存林下稿得三之一老而
彌篤亦見吾精神之所寄樂此不爲疲凡我子若孫有
能體我意者以是編當宗廟之陳器可也庚午春日題
於真州城南小築

汪我長農部辱庵二集序

余少以友朋爲性命知交半四方同鄉汪我長朱若臣
尤稱好友若臣捧檄西陲徒抱燕雲秦樹之感我長羈
差潞水長安咫尺音問時通已而兩公俱被謫若臣得
河南中牟我長則仍潞水也無聊之况唱酬往來甚多
頃復得手書并近作辱庵二集其詩蒼老靈挺直不肯
讓古作者境雖困而詩愈亨顧其旨則甚哀而讀者不
之覺也念余往者志得氣壯常以爲臯夔吾師管葛吾
友耳迨戊辰之役衆鏑俱鳴身家俄頃親戚爲之股栗
友朋爲之絕交顧影自悼幾不復齒於人類已而遁迹
金焦復次蓼庄再入香山與木石居鹿豕游殊覺天加

清而日加承翻覺從前之僕僕京塵聽晨雞而覓朝冠
之苦也再聞兩公被謫捫心自忖更覺余之境遇猶勝
於兩公然則人情之所厭豈有窮哉極而上之則秦皇
漢武猶恨三山不可卽極而下之則上蔡東門之黃犬
與華亭之鶴唳豈可得乎勉哉我長努力自愛世之求
爲我長而不可得者正復不少富貴在一時有盡著述
垂萬世無已但造物忌名尤甚於富貴所恐我長之詩
日愈工而將來之困正未有瘳則奈何然昌黎不云乎
使子厚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倘我長以
爲然將錄一通并質之若臣焉辛未秋八月二十八日

休寧縣誌序

治天下之理備於經而不及事治天下之事詳於史而
非專爲一郡一邑言也理與事具而又專爲一郡一邑
言者莫如志故良有司必於志焉亟亟雖然修廢舉隆
鏡古今得失之林以出其政教守土諸公之職蒐舊輯
新昌言公論以備守土諸公之采擇者鄉大夫先生之
事也新安爲東南望郡休爲望邑而邑志自明萬曆丙
午東山李公纂輯以來八十餘年屢修屢輟卒無成緒
余切疚焉而薄宦見羈庚午去籍寓居山左適聞中廖
蓮山公以宿望宰我邑歷三載政簡刑清百廢具舉而
吳興夏徵君宛來方躡屐黃山白嶽間余乃致書廖公

高青陽自序文集 一
託以纂修之任猥不余拒顧世歷兩代網羅非易述之
難與創者等撫拾數月甫得脫稿夏子復游長安未及
告竣余深爲惋惜癸酉夏余蒙 恩召用甫入都赴補
姻家京兆汪公涵齋貽書余曰邑志不修吾輩之責也
適以讀禮餘暇與貴及門汪明經紫滄詳按校定幸已
成書敢正之有道余不禁瞿然起盥手卒讀簡而核詳
而不蕪其去取也必嚴因喟然歎曰嗟乎是余數十年
欲成之而未得者涵齋不動聲色不踰數月而燦如秩
如上以續八十餘年之廢墜下以永垂之不朽也豈不
偉哉蓋是志之修不難于學于才于識而難于勇吾里
雖屢經兵燹然遺編故碣老成耆舊猶有存者且英雋

間出殫志于龍門蘭臺之筆削者未嘗無人獨是品流
不齊是非殊等而姻婭世故之相持其氣勢足以相壓
其紛華足以相移非有至大至剛之守毅然特立其不
爲所動者幾希故曰莫難于勇也今涵齋是志可以無
憾矣余惟新安文獻一書典章人物實與邑志相爲表
裏而自程篁墩先生創作至今百有餘年杳無續者今
邑志賴涵齋而修將來開曹京邸尚欲以投老寸陰蒐
求討論以維篁墩先生之志以爲邑志羽翼計涵齋亦
且服闋赴 闕庶幾晨夕過從以輔余所不逮涵齋其
許之否

祭藥又生業師文

嗚呼夫子其遂棄吉士而歿耶夫子之歿登其堂者莫不滂沱慟聞其訃者無不悽愴泣顧吉士之所以悼夫子豈猶夫人之所以悼夫子者耶蓋嘗聞之哀之至者無言其有言者非哀之至也哀之至者卽有言而無文其言而文者非哀之至也若吉士於夫子其哀之也不能已於言顧言之而實不能文也戚於心而出於口夫亦言乎吉士之所以哀而已矣古則有云經師易人師難惟夫子於吉士文師也經師也又人師也夫子行誼足以風世學術足以匡時文章足以華國乃僅以一青氊老也吉士少逢兵革負笈武林遍訪名師幸受業夫

子而閉戶於靈隱山房者二載凡夫子之慙慙而提命者至今猶在耳也凡巖居之偃息而嬉游者至今猶在目也外乎聖賢以爲人非人也外乎經史以爲學非學也外乎周秦兩漢唐宋諸大家以爲文外乎風騷漢魏唐之初盛以爲詩非文與詩也吉士始聞而懼已而思請從事焉油油乎若有得而未敢信也乃夫子顧亟稱之且許以大成丹鉛討論寒暑不間制藝少暇繼以唱酬吉士少時吟咏聲最遠寺僧以響相公稱之空山岑寂每至宵分常聞虎嘯若與書聲相答和者因彙所著作名曰皐嘯詩文集其所鏤板蓋猶有存者吉士少而好奇偶山行得長筭將栽之庭寺僧皆失笑夫子亦笑

曰試栽之無何籜發而根生今已成林嗚呼山房兩載凡接於耳而寓於目者俱歷歷如昨日事忽已二十六年矣憶辛卯秋闈同學程奕先徐敬菴與予俱獲售而夫子顧見則然夫子雖屢躋名日以起從游愈衆最古園闈墨之選至今奉爲典型乃終不一遇何耶豈天之所以厚夫子者別自有在耶其後吉士捧檄晉陽備員曹署踰十載每接夫子書皆自傷偃蹇詞甚悲愴丁巳春吉士力勸夫子小就司訓職而吉士亦遭先大夫喪歸里夫子辱書遠唁讀之感且泣吉士來杭謝孝適夫子亦以送賓興抵省晤語甚歡音容矍鑠如昔也已聞夫子病倉皇往問則已憊甚矣嗚呼在三之諡有服勞

之文有心喪之制惟夫子之易簣也吉士與獲啟手而
啟足其屬纊也亦得視殮而視含追思疇昔卽言之無
文曷忍不一抒以哭於闔棺之頃嗚呼湖山不改靈鷲
依然皐嘯之餘編猶若與於菟之遺音同琅琅也空庭
修竹孫復生孫夕陽明月微風搖曳再得與吾夫子徐
步而長吟否也昔之弱冠響書生今已蒼然賦二毛卽
使夫子未亾與吉士再入故山而訪往日之殘僧其尙
能識否也壯者不可復少老者其獨可久畱乎人生世
上可不痛哉嗚呼永嘉木鐸齊雲苦塊初不意其復會
於斯土更不意其復會於斯土而適送吾夫子終也豈
非數歟數之定者雖聖賢不能與之爭牙籤絳帳往事

空追白日黃泉從茲永訣哀哉尙饗

祭同門道南胡公配享安定書院文

嗚呼我公公輔弘才不才附驥賢書計偕青燈白雨古
剝寒齋公翬鳳翮我馬虺頽繼李常山遂晉西臺風裁
凜凜品度規恢仰天子詔持斧兩淮摘奸龕暴商竈悅
來出入要會洞悉根荄推誠杖信城府洞開破觚斲珷
胥吏畏懷徵賁多士鴻鸞漸階維時吉士實假半席嫌
猜兩忘得恣胸臆我盡厥忱公鑑其直旣以最聞用超
卿職待命甬東復起于籍征車方前奄焉易簣棟折梁
摧國人恫盡公以祖系專祠安定花櫺綺疏奐輪稱盛
司離駐節列名表姓羣署去思我公獨剩情禮之闕斯
應更正予權揚關追思旣往舊雨興懷時欽精爽好友

淪忘夢寐恂悅長公公車披裘過訪握手欷歔瞻祠稽
顙吉士涓日迎公於祠配享安定彰厥典儀紳士盡至
僉曰允宜一時感念千秋繫思鼎俎弗備素心在茲維
公有子圭璋令器天衢馳驟先猷足繼生死交情敢不
自勵願言始終金石弗替公鑒我心存亾莫異卮酒無
多冰壺腑肺式歆來格文螭赤狒嗚呼尚饗

祭陝西督學洪谷一姻家文

嗚呼歲月不居幻化無窮霜凋夏綠雨泣春紅山頽木
壞遂喪我公十載都下密戚希逢未能良覲僅託鱗鴻
驚傳哀輓永絕芳踪嗚呼我公三壽之中悠游泉石尚
可過從相見他年一寫濶襟豈意今歲邁此鞠凶疑信
相半臚言不同燕山越嶠遠訃考終人棗兩絕几筵殯
宮南天遙遠瞻拜無容豚子弱媳來侍經年音容睽隔
於禮缺然雲山萬疊揮涕淪漣獲交締姻始自遊燕于
時辛卯公車聯翩鞭絲落日席帽塵羈一見歡洽晨夕
周旋壬辰春仲公先着鞭長辭教鐸得遂鵬騫聽鶯上
苑釋褐九天初簡司李試手烹鮮治中別駕震耳闐闐

五嶺化雨六邑鳴絃治高龔卓威清豪右棠陰連疆惠
此黔首歷階大行使星映斗剔歷登朝星郎樞紐粉署
生香儀曹無偶秋闈方啓旋膺典司網就珊瑚以進彤
墀權關淮上惠愛及期商舟官漕一水逶迤風清弊絕
額課無虧帝曰惟能進秩以差壬子之夏衡文古秦玉
樹風皎冰壺魄明學叅同異流分濁涇材皆杞梓調盡
咸英秉陽秋筆嚴月旦評鑪錘庶彙陶冶諸生終養全
孝早脫朝簪知愛有加遂結朱陳以公愛女子子委禽
媿非玉潤得近冰清郵筒往返慰誨勤勤遨遊林壑白
岳黃山鹿冠鬢綠萊舞衣斑庭前五桂玉樹繁殷養生
論就樂志幽閒他年黃綺華髮朱顏何圖仙馭一去不

還邈公生平長離別矣欲追歡笑杳無日矣徙倚故鄉
關河千里光大懿德公有後起奕葉蟬聯公其不死一
杯遙酌公其來止嗚呼尚饗時乙丑二月八日

祭太常少卿尹瀾柱先生文

嗚呼古人有云死生大矣豈不痛哉豈不信哉夫人生如寄當其未死不知其悲也死而又不能悲也以生悲死而悲有限也以死悲生而悲何窮也故有觀之愈遠而悲愈甚者慨逝者之茫茫念生平之歷歷俯仰今昔總不堪懷而老成之傷知己之感不與焉憶吉士于公初非有素也自辛卯公舉于粵吉士舉于浙始各以文相聞知當是時吉士年少盛意氣初何知人世間天竟何如命竟何如哉及明年壬辰與公訂交燕邸同被放主司評予落卷有君患才多之目吉士猶自負不甚屑屑也乙未公捷南宮官于朝而吉士屢困計偕至已

亥辛丑已得復失吉士始疑之念人生幾何遇合不可
知年日壯恐遂蹉跎無以自見不得已乃就選人試而
公是時適官吏部幸見知于公以首卷拔司李因竊自
計大丈夫得攝尺寸就功名雖取一鄣而乘之猶勝老
死牖下者况司李關一郡民命予卽得成進士慚才非
翰苑無過是官而次者又或受縣且遲之十數年以後
因是辰未兩罷公車甘心小草若惟恐倖售者何圖需
次甫及而司李之職旋罷哉嗚呼向使曩者非得司李
則未必不復試南宮試則何可遽量今因得司李而不
試不試而仍不得司李是幸而受知于公又不幸而爲
公所知也天之顛倒斯人固如此耶旣而謁選得交城

五年勞吏濫入爲郎未幾兩以憂去及再入京師乃始
得朝夕于公今年春公內擢

朝廷方柄用公公年未甚老吉士幸得長侍側受誨而
孰意公竟忽焉逝耶嗚呼是亦大可悲矣方公與吉士
之舉于鄉也當時海內同舉者不下千百餘人今尚無
恙者幾何耶吉士之受知于公也與試者五百五十餘
人今皆安在耶同選令者百五十餘人不三年而去其
半且過之矣又不二年而所餘無幾矣卽所餘者今又
何如耶惟公亦悲聚散之無常日者乃有辛卯同譜之
聚聚者落落晨星已不勝零落之感而公復逝耶頃于
初八日見公于育嬰堂公猶強飯善步不二旬而遂至

此耶迴想三十餘年間眼中之人升者沉者聚者散者
存者亾者修者短者皆已倏忽遷化不可究詰而今且
奪公獨無狀如吉士者尚幸後死而一生憾珂違迂則
又如彼回首當年竟同大夢人生當此而猶不達不尤
大可悲耶嗚呼已矣存順沒寧有美克世惟公何悲矣
若夫人之云亾朝野之人皆能哭公而悲來填膺有不
盡于是者昔昌黎之哭馬少監也以爲人欲久不死而
觀居此世者何也此言至今猶有深痛有感于昔故敢
因一日之知而鳴其悲嗚呼哀哉昔乙丑十一月二十
八日

祭蔣飛占侍御文

嗚呼存沒無常百年瞬息倏爾朝露天何莫測屈指曩
時猶如昨日傷哉我公典型莫及邈若山河空餘追憶
人之云亾喪我宿德溯自辛卯同試浙棘公於是歲選
拔來北維時識荆鷄群鶴立分符山右俱膺斗邑予令
交城環堵皆賊公等視余愀然危岌致身度外數年殫
力賴國之庇盡擒反側中丞達公受知持出薦予於朝
百城表率癸丑丁艱予辭歸室中丞垂問同寅孰匹予
舉我公孫任與白時孫臥雲必振宰陵川任希菴瑀宰
石樓白田生良玉宰高平甲寅俱列
薦連茹拔茅何敢蔽塞四君同徵三授臺秩朝陽得鳳
訐謨輔翊司嵯長蘆商民交恤余官戶曹十載供職久

宦長安公真予識每為追數晨星俱失去年寅秋予忽
 篤疾公來視予榻前慰悉何病者起而強者卒總計抱
 疴惠顧涕泣十有二人旅出旅入未及匝歲俱成今昔
 按其爵氏歷歷可述顏考功光敏吳檢討燦吳刑曹琮任侍御
 中翰穎家戶曹廷錫皆至榻前視余病未及一期與公
 俱作古人始得計問予疑且惑繼至素帷淚落難拭中丞所
 知止餘予一生死莫定至於此極考公生平品行無忒
 惠昭于野功標於國公視去世批糠塵沕惟予交契悲
 嗔胸臆雲霞情誼非言能畢謹布哀悰聊陳慘筆有酒
 載酤生芻是飾公靈如常翩然來即

祭封侍御叔石麟公文 代伯兄

嗚呼吾叔先世毘陵移家常熟簪組相承下逮孫子上
 邇高曾文毅抗疏直聲飛騰宮允敢諫慷慨拊膺繼起
 者誰惟叔聿興叔列諸父克繩祖武弱齡采芹翕然膠
 序管榻董帷不廢寒暑名士錢楊班荆贈紵共惜劉蕢
 懷奇未吐戊子鄉闈車為之副初李湖湘寇盜跳梁闖
 闖師旅左右劬勩平反案牘狐鼠潛藏同守真定畿輔
 洊荒開倉賑廩收聚逋亾兩署郡篆趙張三王嗚呼吾
 叔東萊作守勞山仙真王父拜手返轡鄉閭歡然白首
 備兵郵延歲在丁酉壁壘一新森然刁斗飛章蒙誣四
 十解綬嗚呼吾叔家食廿年伯兄弱冠鄉會高騫秘閣

簪筆隆慮揮絃特晉烏府丰采迥然傳家五世爵位蟬
聯鹿冠鳩杖叔壽彭篋胡天不弔玉樓相名癰腫腰圍
藥不可療伯兄聞訃晝夜號跳望斷南天風嗥雨嘯同
宗多英愧予不肖半刺晉陽忽奉內調車敝馬瘁解鞫
到都仲弟遞跡山路崎嶇脊令分影念此羈孤蒙兄過
從執手躊躇忽聞凶問淚血雙枯有芻一束有酒一壺
惟叔有靈鑒此區區哀哉尚饗

祭梁蒼巖相國文

嗚呼相國其歿矣念吉士削籍山居久已絕跡人間分
不當復從諸大夫後再預長安慶弔之列顧吉士未謁
選卽受知於公旋爲部屬最久同懷弟靖士俊士以甲
辰乙丑兩科俱出大賢門墻兒景從陞職方又備員於
公部審之於分固如彼揆之於義則如此弔則譏於人
不弔則忍於心與其忍於心毋寧譏於人乎昔徐孺子
三府交辟雖終不就及聞其歿並不遠千里炙雞絮酒
以哭之誠不忍負其知也今相國之於吉士更非特一
辟召之知也觸於禁嫉於時旣不能不遠千里而哭之
并不能炙雞絮酒爲文以哭之乎憶吉士前後歷戶曹

凡十載以吉士之無狀而相國顧以爲賢且能諸事咸
委之當時內閣纂修若會典全書部中諸手筆若漕運
議單鹽法通考或分任或專任公汲汲焉薦且引不遺
餘力吉士生無媚骨疎與懃相乘從不虞人負以致屢
瀕於危殆壬戌之難事起同官見誣於吏胥幾遭不白
幸而濟公汲汲焉左右而啟翼之不遺餘力戊辰之禍
射獐者先兔危言特立卒入於陷穽而不知庭訛之日
至親密友皆遠避或因而下石焉公獨枉駕過邸一而
再諄諄焉慰且送察其意實有欲拯之而不得者卽不
幸而不濟公之哀矜而冀生全之者豈復有遺力哉嗚
呼公之屬官非一吉士也吉士之獲侍于公非一日也

而終始待之若此則其厚之也誠而望之也至此吉士
所謂揆之於義毋寧譏於人而不負於心者也若夫公
之戮力兩朝立身行道其忠勤簡在帝心其功業載在
史冊其品望銘在四方天下方共哀之無俟吉士哀吉
士亦哀夫公之所以知吉士者如此而已嗚呼哀哉搖
光西指商吹南呂白露瀼瀼秋聲遍起氣入風雲身騎
箕尾黍谷增寒桑乾涸水民之無祿哲人其萎一滴桂
漿公其至止嗚呼尙饗

祭靳泰瞻文

泰瞻為紫垣先生公子德中樞部乃弟扈從出口中道而卒

嗚呼哀哉危室方中律招南呂涼月在天白露如雨一
 雁西來商飈四起胡草不黃芳蘭獨萎嗚呼哀哉嗟予
 與君班荆未覓哀本情生情忘曷戚維君之孟子金子
 石因昆及弟同聲豈隔尚有縞紵行求三益奄忽青春
 重泉是宅嗚呼哀哉悲君之歿國爾匪躬書稱罔伯雅
 誦車攻臂鞬腰鞬夕構晨饗潮河幾曲紫塞千重神疲
 旰食骨透邊風征鞍躑躅病也非慵振輿言復仰歎歸
 鴻天之命矣奈此海東嗚呼哀哉悲君之歿永懷二人
 蕭蕭白首正待晨昏心儀去路指計歸旬靈輻一旦素
 旄翩翩克恭克順載笑載言生行死復天道寧論嗚呼

哀哉悲君之歿念茲同父吹壙及箠如組如舞悲君之
歿念茲同母言旋言歸祝期祝耆悲君之歿念茲子姪
爲玉爲蘭趨庭繞膝漠漠昊天沉沉白日存罕遺言終
難一訣徒御倉皇馬駝嗚咽信宿難延彼蒼莫詰嗚呼
哀哉羽爲旌兮韎韞衣從六師兮揚天威邁北口兮心
悲從二豎兮將安之復而南兮已遲瞻神都兮逶迤戀
定省兮魂遂飛蒼鷹不下兮狐兔肥巫陽遍招兮歸不
歸嗚呼尙饗辛未八月十六日

祭撫軍斐菴章公文

嗚呼憶六月之徂暑忽夜隕乎星芒旣櫪馬之皆驚定
哲人之有傷耿數月其不樂杳莫知爲何祥昨甫接乎
哀音讀訃述之琳瑯雖行道爲涕泫况誼切乎潘楊唯
余家乎白嶽達銀浪于錢塘經龍奔和鳳翥鍾靈秀于
富陽有如此之江山歎年少之孫郎公斯地其特出真
劍拔而弩張下實奠乎黔黎上自贊乎廟堂卜總非之
非凡發世德之攸長值

興朝之定鼎早杖策而從王奉橐鞬以周旋拜儒生於
戎裝揮貔貅於指顧秘帷幄以勛勦報顧廣之蕩平靖
萬禩之殘槍始監造乎甲仗卽矛矢之堅良旋剪滅乎

萑苻驅海鱷而康莊乍聞潮人頌德又見陝地開荒快
福耀之四照畫澤潞之堂黃更中都之移鎮走五馬之
驕驕功無時而非偉名何地而不香判大江之芻糗成
入楚之餘鯨佐將軍之克敵賴樓櫓之飛杭勞賑蠲乎
瘡瘠起壯健於仆僵掌七載之糧儲民鑄德之難忘迨
駐旌於湖北復司讞於西江遂陟總藩之座連帥東南
一方洵

皇仁之高厚實臣職之騰驤弊織毫而必革利曲折而
咸彰知

天顏之有喜列三本之輝煌爰晉膺乎
特簡撫中原之重疆化全省之州吏僉茶蘖而冰霜徙

蹇車而民便縣枹鼓而寇藏一司衡乎韜畧寒素爲之
眉揚一表舉乎節孝潛德爲之生光正沛澤於洋溢忽
解徂而徜徉決仁者之壽考報節母之鏗鏘何古稀之
未艾竟騎龍於雲鄉痛令子之心碎歎半毀乎萊裳空
駟車之熊黥斷一縣之花香馳素軒與白馬咸涕泗而
徬徨吉士幸托葭莩之戚時同鴛鴦之行聆哀絃於天
末悼人琴之倏亾摧銅柱於南海熱漆燈於北邙聽橫
笛以拭淚念殘旆而迴腸憾山川之綿邈難絮酒以登
牀爰率兒以寄悃捧一卮而遙將唯鑒忱於雲路下鹿
駕以翔翔嗚呼尚饗

祭相如何都掌科文

有序

予戊春放歸久與世絕午夏爲追封事奔控赴
北呼籲未成逖跡蓼庄載餘矣何公三致手札
從燕邸小孫繼抃處郵來予僅和詩一章寄復
辛未閏月重七知公于前月二十三日進朝歸
邸甫及門不疾而歿揮淚爲文命猶子景徹偕
孫抃代奠公靈拜首陳詞云

嗚呼哀哉公今其歿耶夫公與予情則友也分則同官
也同官爲僚亦友也朋友之誼喜有慶而喪有哀然必
揆乎其分而當乎其情然後慶不爲諂而哀不爲僞故
張老三言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而與公之悲真長也反

見訶于季野嗚呼公今其歿耶揆乎分當乎情非公之
慟而誰爲慟耶蓋聞五倫一也然人固有終其身而不
得遂其君臣父子昆弟夫婦之義者至于幼而嬉由壯
迄老相周旋而往來者孰非斯人之徒耶此而不用吾
情又烏乎用吾情耶顧事亦有大不然者張陳凶終于
末隙孝標廣絕于當年往常疑之今則信焉念予自束
髮以來卽願遍交于天下之賢豪長者嗣辛卯公車渡
江暨候選都門由邑宰而部而垣數十年其爲縞紵結
而歲月共者不知其幾何而與公交最晚其爲意氣合
而肝膽示者不知其幾何而與公交最澹翟廷尉之題
門一死一生交情乃見自恨薑桂之性疎與慙俱致屢

瀕于患難當其時卽未嘗大聲疾呼而叩須乎吾友而
亦何嘗不自恃其知吾者之多而愛吾者之切耶嗚呼
溺于水入于火屢矣其不憚濡手足焦毛髮而拯之者
誰耶其力不能而中夜撫膺咨于口而見于貌者誰耶
不惟是也其不望望然而去之者豈少耶其不鼓掌譏
訐而快心者又豈少耶更不惟是也其不惜斷之懸下
之石操吾戈以入吾室者又豈無人耶念予與公交最
淺而又最澹自丙辰識公距今十六載及考選以至同
事掖垣晨夕譚讌者亦止二年耳予之所望于公豈猶
余之所望于夫人者耶公卽恻然于余余豈能致憾于
公者耶公懷余詩有選勝題詩鐫北固懷人回首憶東

垣之句余粘之座右昕夕諷咏公之手跡依然在壁誰
爲我撚鬚而苦吟者耶公投我札有世態反覆頓笑非
真膠漆當年轉眼敵國之語儼然在笥誰爲我傷心而
致慰者耶先人及子 誥封叨 恩俱復從行兩兒亦
還故物公長篇勉慰出乎心之誠然墨淋漓其未乾也
非久要不怠者耶空山遯跡木石居而鹿豕遊青綺門
中已久絕犢車之夢猶欲望二三子弟附長途于騏驥
託松栢于歲寒豈意喬木叅天無風忽殞青蒲尚暖執
簡偏涼嗚呼哀哉服五石散嗟無及矣次道云亾其誰
襲矣廢斤郢人斲其泣矣金焦蠟屐永難躡矣白馬素
車痛惋淡矣臨文遙慟神離合矣靈其有知嗚呼尚饗

祭燦斗四兄文

兄諱璟鑲紅旗漢軍都統

嗚呼吾兄竟先我而長逝耶己亥秋子寓爾合邸中
吾兄驄馬馳至得瞻丰采時海氛熾金陵告急

先帝傳警親征兄奭然憂之予曰賊何能爲當自遯爾
不數日南中捷至兄服予先幾之智因訂同朝諸宗

聯兄弟好韞退

諱進美

居長炳公

諱之彪

最少兄與爾合

諱之符

振公

諱之麟

圖南

諱之鵬

忍齋

諱之美濟

及子各以年庚

序次盟曰世世子孫無相紊一時同譜諸昆勲名爛
然 朝守而予落落青袍雁行其間諸昆亦忘其爵
與位也時兄巡視北城北城兼理九門鹽法勲貴第
宅駢列其中多干請撓法號難治兄務衷以正好宄

歛跡嗣後諸兄弟官轍四散子需次轂下得與兄晨
夕無間者十年予令晉五載丁內艱兄已由右通政
轉光祿寺卿矣丁巳王正予聞先君訃開弔京邸兄
率諸子姪爲子經理喪事甲子二月兄長子世震掣
陝漢陰予見景從掣光祿寺丞兄授衣贈帶于兒謂
子曰兩家小兒幸入仕版吾弟其以交城政譜訓爾
姪俾無忝家聲時兄晉秩少司空經營陵工備嘗艱
瘁而課子念切囑子覓館師予曰予所知倪明經長
者可任兄立延西席至今館穀焉丁卯冬予勘河還
值國恤每日哭臨畢宿垣中時與兄聚首于月地
霜天之下兄曰吾弟此行勞而無功且有指摘者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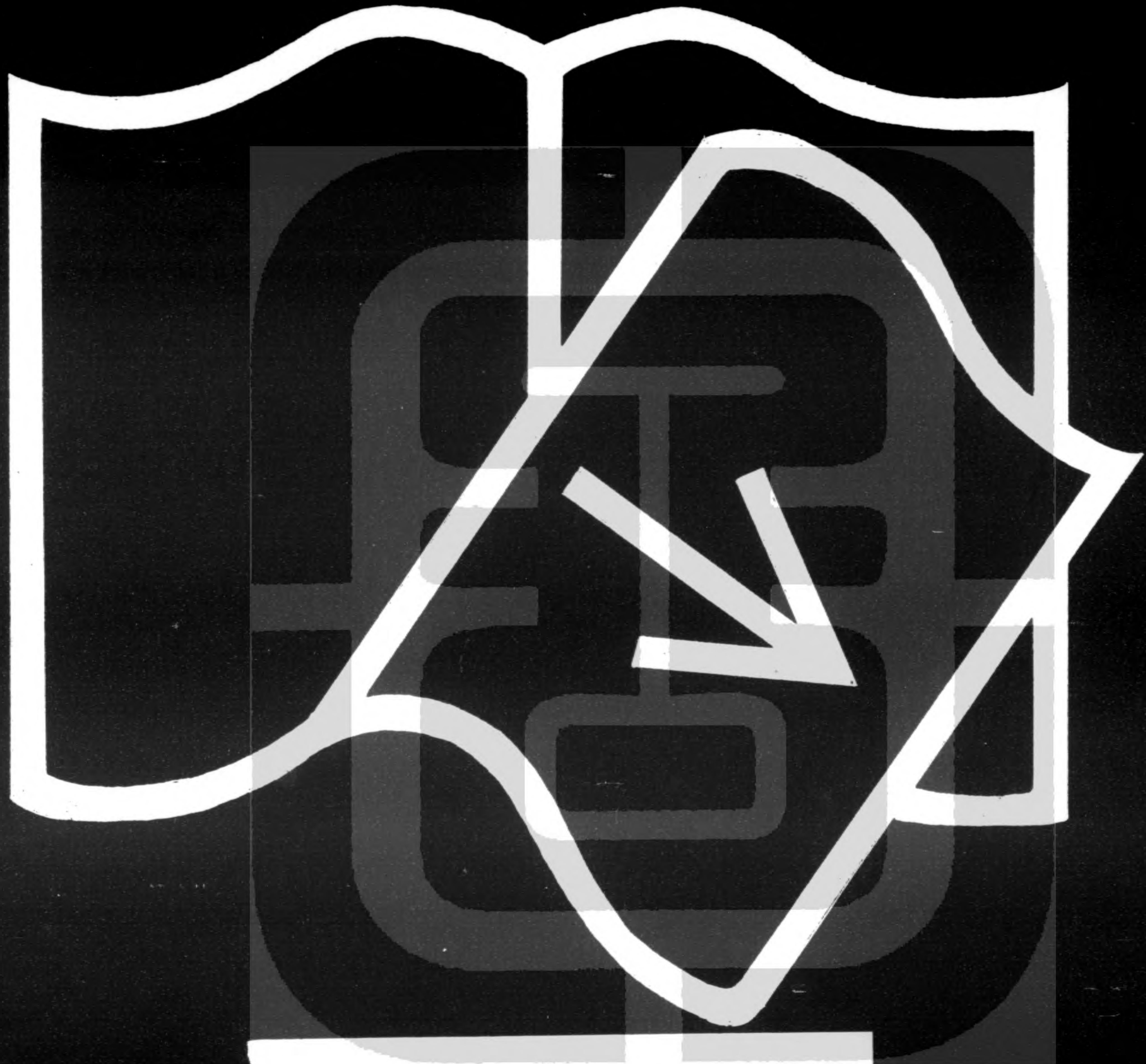
若何予曰心無媿怍聽之耳及河案廷鞫子蒙恩
放歸兄率諸子姪來予邸執手淚別予曰功名有數
無足介懷但好弟兄別後未識此生能再晤否予因
泣數行下今春從兒赴補樞部郎兄已卧病予手書
寄兄謂當時聯譜好兄弟惟兄與予兩人存不可不
勉強自愛終此餘生兄閱書未竟涕出滂然問予居
停何地必欲見兒對曰父離京數百里山路崎嶇何
敢勞伯駕父當入都把晤耳未數月而兄訃至矣嗚
呼吾兄竟先我而長逝耶予遯跡蓼庄久與世絕人
亦無從物色一切親朋慶賀不相聞問然與吾兄三
十四年手足至誼忽得凶問烏能恣置因囑子兒及

猶子在都者代予陳辭以奠至若兄之宦業昭然國
史篤行垂諸家乘無俟予言贅但念存者兩人今止
遺一子卽頑鈍後死亦何以爲情哉兄其有靈當鑒
此哀忱也嗚呼尚
饗

祭園菴侍御姪文

名蒼壁字晉襄甲戌十
月初九日卒於京邸

嗚呼電之光不轉睫漚之浮不移踵空花艷夢不及踰
晷昂昂七尺軀忽與之等玉樹瓊枝繡衣豸冠一朝塵
土詎不痛哉吾宗支分流派方以聚首都城爲慶幸無
端告歸者外任者出差者事而繫者死者不絕于期月
間其爲感傷悼歎又何如耶嗚呼我侍御姪晉襄今竟
溘然謝吾諸兄弟叔姪而永逝乎哉今年春曾哭用九
侍御矣又哭鍾嶺部郎矣然謂彼齡將暮命應致此非
若吾晉姪年方過艾英特殊甚也晉姪以名進士宰麻
城經寇亂卒全此邑行取擢御史抗疏大庭巡西城有
聲吾宗之期晉姪與晉姪之力能自致者未可意量又



P73

非暮齡不及長待也而竟溘然永逝俾吾諸兄弟叔姪
再不得一按音容笑談乎哉嗚呼晉襄剛方骨鯁者其
天也截絲斷鐵者其才也盤根錯節者其遇也急人之
急而無復遲迴顧慮者其血性也而運之以和風霽月
渾渾乎不輕露鱗甲者則又晉襄之所以莫測者也余
遯跡西巖不復強與人間事偶來都晉姪必踵躍而至
促膝長談殷殷懇懇語不及私前月二十日晉姪方晤
余寄園神采不異疇昔詎謂握手無幾竟成永訣地久
天長漫漫靡旦一棺長閉萬慮雲空七尺之軀竟如電
如漚如空花艷夢倏忽而歸于無何有之鄉吾于晉姪
可勝悼痛哉顧吾因晉姪而轉加悲歎者去秋九月集

吾宗宦都者于新又堂衣冠濟濟自卿貳詞林以暨垣
臺郎署二十有四人一時稱盛迄于今中間期年耳而
婁先塋晃松五申喬告歸愾宐鳳詔外任惺居心抃出
差玉斐承烈繫獄用九旭鍾嶺廷嘉及晉襄死者且幾
人矣嗚呼聚散之感誰獨無情死別生分忽然異路想
晉襄于九原之下魂而有知當亦夜哭而况生存者哉
然晉襄死而名留朝野間聞晉襄之死者往往多悼惜
其視夫死而泯泯且使人以不死爲恨者又奚啻霄壤
也晉襄諸郎皆矯矯出群有國士風將來自克光大吾
姪之業其如同宗之兄弟叔姪觸目心傷悲不自已何
予久絕世交投閒山麓未能撫吾姪之棺而告之晉襄

其鑒吾宗區區之心而一傾永別之觴嗚呼尚饗

祭李母瞿太夫人文

容齋相國
母氏

嘗觀古國家當極盛昌隆之世必有奇祥異瑞氤氳發
毓於天地之間以孕其氣而兆其先其在上也則爲景
星卿雲其在下也則爲靈芝仙草其在人也外必生奇
傑非常之人文經武緯戡禍亂而佐太平作人才而興
雅頌內則更有幽貞靜一厚德載物之淑人宜家昌
後以仰毗關雎葛藟之化竊觀宋史至張文定太夫人
之事景其隆而羨其福屈指古今來母儀之盛殆不數
數然矣乃今於李母瞿太夫人一見之而天究胡不畀
之以百年無極之遐齡以光前而絕後也耶追惟太夫
人之孝慈恭儉自搢紳以迨鄉國莫不聞之太夫人之

敦書嫺禮儀型九族自摺紳以迨鄉國莫不聞之太夫人之修身篤祐義方再世黃閣玉堂後先輝映自摺紳以迨鄉國莫不聞之亦何待吉士之後以述述以哀也獨是以太夫人之四德全五福備其生也必有所自來其逝也必有所自往竊太夫人誕生正當明代神宗之世四方寧謐風氣渾麗而我國家之兆基發祥龍翔鳳翥以開卜世卜年之祚者亦適在是時然則太夫人之生也稟天地冲和之氣儲山川靈秀之英膺祖宗積累之德於以育賢良而昌國家綏兆民豈徒然哉夫始則必終終則必始者天之道也黃河出於崑崙蒼茫萬里不能不終歸於溟渤而崑崙之河如故也旭日出於

東海上於扶桑經於落棠而終不能不入於崦嵫而海東之出日如故也然則形有盡而神無窮太夫人逝矣而太夫人之神浩蕩去來上而爲景星卿雲下而爲靈芝仙草其鍾於家而澤於世者文經武緯靖禍亂而佐太平作人才而興雅頌身雖亾而有不亾者存其存也奚以慶其亾也奚以悲惟是相國方將出其經綸叅贊以潤澤斯民而大沛唐虞之化乃甫陟黃扉曾不二載竟罹苦塊之痛旣上以爲國家惜而下以爲蒼生慟况吉士往者檣傾柁折於狂瀾崩渦之間公實戚戚焉欲援手拯之而無從者寸心銘德蓋未嘗忘於寤寐者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河督紫垣靳公文

嗚呼公遂溘然厭世而遊於九京乎憶乙卯六月予溯流至皖謁公於署曰徽郡殘破徽之不幸朝廷之幸也公變色曰先生言無過乎予曰新安居南浙上流巖衢寧池俱在四下使賊據徽稍示風聲四郡江南半壁且箠食壺漿迎矣今恣行劫掠凡郡之士夫耕販羸老憚鰥罔不目之爲賊誰無父母兄弟肯從賊作亂乎所以兵到寇逃不血刃而恢復也公曰先生高論發人所未發敢謂書生常譚哉予控倡亂者公難之曰徽郡甫平止宜撫恤不應株連予曰寒家破矣家君及婦孺幸無恙亦可置之但大逆吳澎以

劫掠擁厚貲出入鄉鄰翩翩裘馬閭郡咸以作賊爲榮一旦再警效尤益甚人盡澎也是豈地方福當事可不預防乎公曰先生言良是當按法處之予別公北上晤長公樞部君于邸因訂交時逆案具題未結公陞任河督予丁外艱南旋公出弔河干語予曰逆案恐非繼我爲政者能了澎果以發配漏網嗣雖冥誅究未正法公卓識纖悉不遺如此丁卯予協勘兩河隨佛熊兩尚書後風霜雪月往返五旬奔馳七千餘里北還爲人指摘一時同事解組已春

聖駕南巡樞部君前導予罷歸停驂道傍殷勤數語而別乃不意突然遇公于紅花埠旅肆挑燈夜話漏至

三下予贈公詩曰投簪相見兩無慙客路重逢歇晚

驂

前年勘河亦晤此地

令子空羣來冀北羈人捷徑過淮南同

箝紙尾何差錯對簿廷前敢二三目下南巡咨疾苦老臣勞勩帝心諳亦逆知公必爲

聖心所眷不終老牖下也嗚呼豈知旅中載瞻芝宇讌言款曲遂爲予兩人長別之年永訣之地乎以公矯世負俗之行而竟以藉讒邪萋菲之資非

聖天子洞竭其勿欺又安能排群議而再起之忌眸至今尚側睨也彼佻之子曷不消縮公一身方肩重寄而殫力經營以勞嬰疾凡所以籌畫兩河爲善後計者無不周悉遺疏入告乃使放逐姓名上膺

天盼予齒髮已暮何能出爲世用慚負公薦然無辜受
累藉此白于天下雖公之所恃以揭日月亘宇宙而
常存者固別有在而偃蹇退遜如羈人知己之感又
何時而伸耶嗚呼公則逝矣後死奈何予與公形睽
意契十八年聲光是炙死生契濶固非泛交又與樞
部君素稱莫逆悉公家政詩書之澤孫枝之衍凡今
福履孰如公全公也無怛我又何歛堪輿間氣鍾于
公之一身知歿而未泯也雷車風馬忽然大還公之
精爽策箕尾駕雲輶磅礴于斗牛之域而魂無不之
也予聞訃荒庄爲位而祭肅陳觴豆酌以文字山頽
木壞豈直以哭吾私哉嗚呼尚饗

祭交城戶部主事李靖如文

嗚呼天下言有盡而情不可終者若余之與君是也余
筮仕交山簿書之暇喜與邑之文士揚扅今古月有試
歲有會而交之士亦未嘗以俗吏目我時請益而問業
焉一邑之秀爲余所亟賞者君竹林蓋其人已君爲名
侍御卦嵐公子折節好讀書揣摩當世之要務自錢穀
兵刑以至阨塞戶口之數莫不成誦於心若指諸掌侍
御公愛之又舉古名臣言行錄以爲之鵠蓋君未離帖
畢已具公輔之器後以明經授國博士慶得師其所以
教俊秀者有蘇湖之遺風焉遷廷尉叅佐守三尺法能
矜全民命務得其情至今法曹猶稱述之及任農部主

高青陽自說集 一
政鈞考精敏雖老吏咸咋指退莫敢售其欺蓋君才大
而濟以養又得力於庭訓故隨其所之無不迎刃而解
如駿馬之注陂也高屋之建瓴也又如江河之流於溝
澮澗沚也第人知君於二十餘年之後余知君於二十
餘年之前爲獨異耳君感余一日之知執禮謙謹其在
戶曹也數過余寄園商榷詩文往往流連至暮及予
假歸里君來別余猶謂晤期不遠將秣馬脂車候君於
河之渚疇意耿蘭之報遽至吾側哉余與李氏交三世
矣辛亥侍御公捐館舍余親視含殮爲文以哭之今君
又逝卽欲一望總帷以爲諸孤唁其可得耶君猶子楚
成進士他日服官臨民可終君家未竟之緒而今獨歛

歔欲絕者則以交游之日久言有盡而情不可終也嗚
呼死生異路永從此辭瞻望山川白雲間之尚 饗

祭交城張太翁文

令嗣諱鼎新乙未進士

嗚呼詩不云乎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此風人因老成之凋謝而追思之之辭也况夫德行聞於里閭慈惠被於桑梓撫今思昔一時共事之情宛然在目聞訃摧悲曷其有極乎太翁束修潔行夙爲一邑望凡事關國計民生必詣有司慷慨敷陳務如所請乃已絕無囁嚅狀邑人重之長君峪繞公起家縣令多惠政先後兩爲昌平耀州牧廉平之稱載於道路蓋奉太翁之訓以拊循此一方民故能潔已自愛興利除患所至卽有成效如此也某初仕交山多盜夙稱難治且聯塞距河綿亘八百餘里頑民踞險爲賊莫敢問焉久之悉得其要領繪圖

上撫軍密陳討賊方略中丞可其策一委其事於吉士未匝月而悉平太翁聞之率縉紳父老迎於道左曰吾邑苦此寇百餘年矣公孱弱文臣乃能建此武功殄滅之無遺種吾三晉之民實受其賜又言除民患者必能與民利交邑之苦旱澇者以水去田遠而無所蓄洩於其間也誠能鑿山通道以治水水治則田亦治自非仁人如我公必鮮濟再拜啟請某善其議欲決行之遂相度山川形勢與邑之大夫士歛財鳩工以爲永遠計而董其事者厥惟太翁會某丁內艱歸其役中寢太翁寓書報余憤恨成疾今其札尚存赫赫若前日事夫興利除患宰職耳若世族大家遇閭閻有重大之役至囁嚅

不能舉一詞甚者又因以爲利如太翁之櫛風沐雨不憚勤勞以建永遠之計者可多得耶以此教長公自能力任拊循之事宐在邑邑治在州州治也仁人之利不亦溥哉乙卯余候補部曹過昌平長公款余爲明十三陵之遊士民愛公一如愛其私親他可知已太翁享高年蕃子姓仁人之報已有明徵而吉士聞訃摧悲者以捧檄交山太翁能佐所不逮又念余平寇之功率邑人祀於澤宮如桐鄉法固知余之淡者後之有司卽留意民瘼無太翁之實心任事將何所咨而行耶此吉士撫今思昔不能無老成典刑之思也夫

祭新安文獻神主文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四月壬辰朔越二十有五日
丙辰之辰新安後學趙吉士敬奉宋徽國公謚文朱諱
熹晦庵先生宋龍圖閣學士新安郡公謚文簡程諱大
昌泰之先生宋廣南西路安撫謚文肅吳諱徹竹洲先
生宋布衣汪諱莘柳塘先生宋孝廉胡諱一挂雙湖先
生宋道一書院山長胡諱炳文雲峰先生元孝廉陳諱
櫟定宇先生元翰林待制鄭諱玉師山先生元布衣汪
諱克寬環谷先生明學士朱諱升楓林先生明徵君八
世祖諱汭東山先生明禮部尚書程諱敏政篁墩先生
諸公神位于都城新又堂先賢祠中謹以剛鬣柔毛辨

香束帛清酌庶饗之儀再拜稽首而言曰黃山白嶽靈
氣所鍾文獻旣足儒術攸崇我我晦翁吾道之宗諸儒
繼起是訓是從實明正學各播芳蹤迨傳我祖維東山
公正諡明道著述恢弘有裨後起揭智發蒙久尊祀典
垂世無窮鄉邦遺澤敢替敬恭爰築祠宇神妥其中以
享以祀弘獎休風尚饗

祭三先生靈位文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四月壬辰朔越二十有五
日丙辰之辰門年愚弟趙吉士招同徐公門下士大理寺
右少卿梅錡內閣中書舍人于漢翔胡公長郎巡視北
城御史德邁兄子府同知璘吏部主事珣敬奉中憲大
夫巡視兩淮鹽政內陞正四品京卿管河南道御史事
胡諱文學道南公總督漕運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諡清獻徐諱旭齡敬庵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前
吏科都給事中趙諱之符怡齋公三先生靈位於都門
先賢祠之左座謹以剛鬣柔毛瓣香束帛清酌庶饗之
儀再拜致祭而言曰凡朋友之誼必終無以間其始死

無以渝其生者始足以見交之真自壯年而求舊暨白
首以如新維三公之英烈薄雲霄貫金石以久敬而加
親溯立朝之大節或以直或以清或以和總垂式乎縉
紳旣得時而行道自懋展其經綸乃騎箕而入翼各業
不患其沉淪思典型之未遠真能挽薄俗之氛塵予後
死而子立徒慨慕乎好友之流風爰奉神位于先賢之
左以薦春秋之芳馨恍生平之執手將永世而不泯尚
饗

祭祖考靈位文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四月壬辰朔越二十有五日

丙辰之辰祀孫吉士等敬奉高祖諱萬敬東泉公會祖

光祿寺丞郡縣大賓諱廷賢文水公顯祖誥贈昭義將

軍列郡邑誌儒林國學生諱完璧伯玉公先伯太常寺

卿吏科都給事中諱時用霖字公顯考諱時腴字味玄

介庵府君一封文林郎山西交城縣知縣一封奉直大

夫戶部河南司主事加一級一林郎直隸撫寧

浙江杭州前衛守備上騎都尉一贈文林郎直隸撫寧

縣知縣一贈朝議大夫戶部四川司主事加三級一贈

昭義將軍廣西潯州右營都司上輕車都尉一贈戶科

給事一中贈山西太原府同知一贈明威將軍山西太

原鎮守左營贈承德郎光祿寺寺丞兄弟烈侯元士乙

督僉事管遊擊事亾姪獻臣應明壬戌鄉進士考授儒
學訓導亾姪魯松景徠諸靈位于都城先賢祠之右座
謹以剛鬣柔毛瓣香束帛清酌庶饗之儀百拜致祭而
言曰維水有源維木有本春露秋霜惻惻中悃自余之
先肇跡新安維書與詩以誦以絃弘茲儒術以貽孫子
累官于朝勿替厥美廣承遺澤克紹前聞煌煌綸綍振
響流芳顧暮松楸山川伊阻爰立家祠以安神主于陟
于降祀事孔時靈爽在此庶其歆之

祭王母宋夫人文

王顯菴少司農閩人

長洲華胄相國高門簪纓世濟弁冕人倫邢譚貴盛花
萼芳芬猗歟閎閎偉矣名勲篤生恭人克嫻內則綽約
冰姿溫純玉質七誠是師四箴永式百兩于歸三星協
吉弘惟夫子文肅曾孫家推鸞鸞品重瑤琨人投縞紵
羣仰盤敦車徒雜沓謙從續紛黽勉有無勤勞風雨遠
近爭稱閨幃交許緝帙時陪青燈夜語榻內羊求閨中
稽呂桂林舉幟杏苑題名讀書中秘視草明庭魚軒旣
駕象服斯榮徘徊邸第隨唱蓬瀛校士燕齊衡文吳越
絳帳高懸鋒車爰發勉以公明勸之簡拔敢謂顯榮遂
忘縫掖識逾秋月胸映澄潭珊瑚盡網騏驥無淹望隆

北斗名重泰巖無玉見別有珠必探克副 帝心彌浚
天眷報國各殊進賢最善階晉崇班遷踰常憲恭人之
功多士咸歎旋膺閣學卽借司農澣衣在御蔬食是供
處貧如客居貴益恭芝倫之秀鍾郝之宗玉燕凝祥石
麟紀瑞文采陸離丰神俊異紡績餘閒逸勞申誨器並
青雲聲齊赤驥少年釋褐弱冠登朝木天清敞藜閣逍
遙恭逢御試首擢羣僚詞鏘金石調叶雲韶步武西清
揚芬東觀僉曰珪璋亦云金箭鳳沼英才龍圖雅彥庭
訓固殷母儀堪羨一門雍肅九族瞻依風高樛木德比
螽斯交遊戴澤親串懷慈下逮僕御如承姆師從宦京
華陪遊官舍琴瑟和鳴園亭幽雅慧解能叅法輪特迓

屢範金容亦葺檀厦忽罹微疾遽擁寒衾名香寡驗靈
草安尋姮娥歸月婺女奔星銀蠶虛設金棗長沉 吉士
夙仰徽音久欽闈則猶子門生三兒年姪哀訃忽臨摧
悲靡及德曜云亾宣文已失欲慰孫楚兼唁王修敬陳
清醕遙望仙樓靈旂旆旆哀吹悠悠榮光泉路銘勒山
丘嗚呼尚饗

祭徐母馬安人文

果亭侍講尊聞

弘惟漢廷聿有賢后正位承先端型垂後代毓名媛作
嬪華胄望重姬姜風齊顏柳我聞茂宰篤生恭人冰姿
綽約荃性溫純間通翰墨兼善組紉四箴夙佩七誠攸
遵于歸偉人克佐碩彥滂瀧虔供蘋蘩敬薦挽鹿能勤
鳴雞警旦定省高堂倡隨文案鴻名振起逸藻紛飛羊
求偕至潘陸來歸醇醪爰設雜佩是遺器只蔬食服惟
澣衣專志網羅殫心披玩桂就秋寒杏瞻春宴昆弟蟬
聯 臚傳雲現居貴不驕閑家有憲之官 秘省從宦

帝京晨開燕寢夜聽車聲金龜手捧象笏親承 龍章
寵錫 鸞誥榮膺乃思 尊嫜遂返故里常侍板輿時

羞甘旨左右萱幃逍遙蘭肥幸免倚閭毋勞陟屺及遭
大故寔慰終天制云備矣棺復拳然剗與娣姒跪奠几
筵遄歸無憾妥侑咸安霜露含悽栝椿恪守言稱先姑
動必中矩周恤婚姻問遺貧苦匪惟才優僉曰德裕情
淡靜好夢阻熊羆歡迎桃葉愛踰柳枝禮以弓韉禱于
神祇閨幃之範風化之遺玉燕來投石麒麟允錫捫頂知
英聞啼卜吉頭角崢嶸神姿秀徹輝輝鳳羽奕奕瑤枝
抱持弱子坐對芳姿山峰環翠湖水淪漪飭爾廚傳潔
茲盤匱以迓問字并助談詩勉辭簪裾甘同丘壑石畔
栽花松陰調鶴偕老薜蘿棲心寥廓洽比鴛鴦春生簾
幙忽蒙 內召卽就長途邦人勸駕關吏脂車金門再

入 瑤闕重趨西清纂紀東觀編書花飛翡翠香繞瓊
璣爰挈嗣君隨攜女士遠涉河山來居京邸內外肅雝
庭帷燕喜僕御銜恩姻親順軌何期奔月遽爾乘雲洞
房永寂遺挂空存哀聞子女痛切夫君悼亾有作永逝
成文 某 夙仰儀光稔聞賢淑匪藉倉庚自符樛木敬設
椒漿悲纏蕙幄用慰江淹聊寬潘岳

職思堂記

世輒傳舍官則官所居益傳舍宜矣然推原用人之意傳舍云乎哉吾竊耻夫跡蔭而息及瓜而代者悠悠敗乃公事吾更耻夫廨宇不治署闌草浚而雕甍攸處以世子孫者之自侈多能也然關署則實傳舍矣一寒暑瞬息耳第必傳舍之故官非其官而舍非其舍也予戴星而入戴星而出治關若古人之治邑然信賞必罰刑不遺強惠不遺弱若古人之治國然蠹螫必去稂莠必除若稽人之治畝然與之爲嬰兒與之爲無町畦又若養生家然雖然朝受命而夕飲水吾其內熱歟則沈諸梁之志矣棟折榱崩僑將壓焉則鄭大夫之儆懼矣蓋

揚州之關其壞久也商賈困而國用詘也前車之覆在
焉予惟不傳舍官故益不傳舍其所舍也攷誌關舍蓋
移神廟爲之有明成弘間撤差以付守土署廢民侵半
之嘉靖初復差經始莫盡厥侵迨倭變而城署益就隘
萬曆初討論脩飾厥觀乃成

本朝因之歲掄一官或撤或復或一或二乃至三焉職
思堂固漢官署也儀部周君以差復至故署曰東閣依
然爲今太史朱公錫鬯書旋圮余更新之爲公餘晏客
所堂曰職思好樂無荒矍矍莫釋之謂也樂而思斯無
時不思矣堂之後有室有樓代者至無庸別營卽於是
退食焉先期而避舍焉又何必後車相備前者躑躅首

鼠曷歸乎迤北循牆東向爲軒曰非水槎種花築臺以
坐客如泛宅也又迤北爲廡官不可無乘也又北以官
渠爲厠贖民居二間門之繇廡歷級而西屋三十二楹
南向僕人處也爲庖廡循臥室而西闢地丈許軒曰歆
濤居則新澹菴鄭君之舊額以識飲水間與諸士人飲
食論莠於斯焉聯曰作天際想偃仰亦曰翛然勿傳舍
觀汜埽以俟來者吾意見乎詞矣凡此皆余蒞關數月
經營以成也往歲脩署動報千金而屋漏如故余量材
鳩工估值中度費半而功倍焉或曰此傳舍爾何勞勞
心計爲則將應之曰傳舍者非久處而卽去也雕牆峻
宇綺疏翠閣將百年居乎一登西樓平泉癡淚居成而

人散者有矣焉往而非傳舍哉卽以廣陵言文游之臺
大觀之樓平山之堂皆傳舍也然而至今存者何也進
而言之東閣梅花千載遙矣後之人卽無東閣而輒言
東閣傳舍云乎哉夫官由國也無敢忽也則官所居抑
國之居也可忽乎哉予故舉其所廢而先其未來者豫
求所憩謂於政體得人情協焉後之君子其將踐我乎
予額公堂曰修和說在禹謨也關亭曰澄心表城樓曰
江北第一關存舊也存舊者何示不與傳舍等也燕齊
吳楚魚鹽大賈萬口喧騰滂盪流洄國脉榮衛飽騰攸
萃濫觴漏卮病國孰醫如之何弗思時

康熙二十年歲次辛酉十二月朔

重建峨眉寺石門記

都門西城內去彰義門里許以峨眉名寺則蜀中翠巖
老禪始予之托館舍則辛卯公車與同年吳方漣程奕
先胡道南方月江始壬辰方漣道南月江售予與程子
垂翅歸翠巖與予流連把手不欲別謂予福德獨厚於
諸君予笑應之曰德敢不勉庸庸厚福非予願也旣別
期後三年來此長作居停亦不解老禪何旨乙未再入
同唐封君允思公車強之別寓老禪意不悅咎予負約
自後凡計偕以至候選作宰內遷無不居此寺者自予
之居此寺也凡余朋從賓友亦多居此寺並識老禪及
其徒涵明云乙巳地震僧寮五楹圯越歲予構費重葺

之顏曰嘯旅集杜作聯云澹交隨聚散薄宦走風塵已
未居憂廬中京師地又震寺門圯既赴補心願重造辛
酉權關揚州涵明遠尋舊約蓋至是余因緣峨眉寺且
三十年所老禪西歸久矣中間升沉聚散猶如一瞬惟
方漣道南月江陟華旃而方漣中瞰月江弗終其他或
取上第或試巖疆或擅名高或推行操政事文章擊劍
馳馬飲酒刻燭豪詠歌呼或任或去吾友於寺鮮弗備
者由今溯之殆晨星矣憶乙巳地震時余與邵子峻奕
子峻驚佈走樹下余徐徐斂子起子峻亟呼余出一楹
正墜奕所予心不爲之動復思借子峻逝如戴山民秦
公麟程奕先輩均不可問而孫古隍吳星子程石門朱

若臣諸君並遠宮天末班荆數期峨眉之緣寧復得哉
庚申偕伯兄又呂候補余題云重來猶是古招提掃壁
難尋昔日題廿載交遊零落盡雙槐依舊覆牕西感慨
情懷現乎辭矣舊侶旣散新懽正繁釋氏以一切有爲
都歸幻泡然吾輩德慧術智正於幻泡中作功德事斯
爲善耳峨眉寺大門余固首任之獨拍不鳴當集衆臂
用成洪響自茲以往棲遲帝里得遊斯寺捫碑識姓名
布金長者且與祇樹同芳則不二門開將見天半峨眉
普賢放光矣余之俯今追昔卽事與思猶不免世情未
盡云

赤山禪院記

昔廬陵歐陽公作有美堂記謂物盛人聚爲一都會而
又兼有山水之美者惟金陵錢塘余籍錢塘獨有樂乎
金陵蓋金陵之勝不惟山環江帶氣象萬千而塔寺之
雄甲于南北樓臺烟雨中凡所傳四百八十寺可望而
數也不惟邦君都士之賢寓公之風雅可托交遊而栖
霞靈谷燕磯牛首之中與夫寒山退院類多古德可與
訂世外之知也余游焉樂之竊欲卜築秦淮而有願未
酬或構兜率之鉅宮中置晨鐘暮鼓他日遂初可賦將
足吾樂于雲山泉石之間蓋此願誌之中心久矣歲辛
酉余視榷揚關閱一周授政于代者壬戌春王放棹金

高僧傳自言文集 一
陵寓城南之西天寺籃輿蠟屐暫尋吾樂焉西天寺之
東耶報恩寺而其北則廬于山之麓者爲赤山上人止
人出家淮陰固余二十年前訂方外之交于靈隱者也
勵行翹勤于佛乘中卓有遠志跣趺之暇偶爲詩雖不
工而得自然之趣相別有年今春秋七十五矣天涯聚
首殊慰生平上人謂余曰吾自少皈心白業蓋欲從事
叅學自利利人爲不朽計自楚而吳越今且久駐金陵
雖中牽世故事與心違然先後從遊俱宿望名師荊州
之水蓮菴鹽城之大士放生菴雲臺之白雲觀皆力請
于善信締造有成今規地于此非隱也將告之有力者
特新祇樹之林與西天報恩相倚奉一大部藏延納十

方雲水之僧期適我願焉而此事至大不如前此之易
爲恐年逼桑榆未能成功夜寐夙興每懷惴惴言訖若
歛歛不自禁者余感其言重嘉其志曰子願亦吾願也
當勉爲子就之惟是王程旣迫早駕星輅度前後所費
之資舉以畀上人俾盡其事庀羣材鳩衆工經之營之
以次興舉而栖像有殿藏經有樓說法有堂接衆有廡
有舍雖未可與西天並占報恩爭雄而規模肅然有嚴
有翼工未訖先題其名曰赤山禪院庶吾二人之願兩
無負矣乎或有詰予者曰子儒者也何交于釋者而成
其不易成之志若此豈亦艷心于福田之有報也余曰
不然吾儒之學莫先乎靜而其用莫大乎仁開遠公之

蓮社非樂其道也佐吾靜也傲摩詰之飯僧非徼其果也寄吾仁也且安見釋者必見拒于儒者乎昔昌黎寓書子厚責其嗜浮圖言訾其與浮圖游而柳之交于浩初與韓之交于大顛曾無以異先東山公繼程子朱子之學其于儒釋辨之精矣今觀所作雲山菴記于寓上人三致意焉余于赤山何獨不然金陵余所樂也亦惟畢願于此樂吾樂焉而已爰次其始末鑿之石上俾上人永住此山世守勿壞并以誡夫繼赤山而起者

古城山放生潭記

大鄣麗萬山之中漸水帶於前溯流而上者危湍激浪勢若驚雷其平流而浚菁者滙而爲潭然亦時有變遷焉若萬歲山之放生潭則自有印石始也山去邑五里許綿亘舉律一方之地脉藉以奠安其若蹲若踞于道左者則爲獅山文昌閣據其上松籟際天棟雲映日尤稱偉觀焉丁亥季夏念一日獅山之椒忽崩一石於澗中震厲之聲聞於遠邇其高闊約徑丈餘形類印然父老扶筇往觀咸嘖嘖稱異曰此印浮水面之祥也因名曰印石維時水勢南趨石之傍粼粼沮洳耳無何而水環石下不逾時石僅露其角渟泓宕漾深且不測自此

乃有潭之稱矣年來巨魚驟集洋洋石畔如適樂郊父老益嘖嘖稱異因相與謀曰羣鱗方依以爲生顧令網罟之藥毒之多方恣捕之非以遂物性也且水之利溥矣何在不足以展其業乃必於樂生之地而肆其虐劉焉公禁之議於是乎起矣然猶慮人心之不協也詢諸通都之人通都之人曰是宜禁徵諸邑中之紳士邑中之紳士曰是宜禁則聞諸郡邑之大夫郡邑之大夫亦曰是宜禁然後知好生之心有同然蓋亦山川之靈有以啓其機也因念忽有石忽有潭又忽有魚此造物適然之生機當爲造物畱之如領取未潭未魚之先殺念從何而萌亦可以惻然動翻然返矣况更煩諸當事之

鯁鯁然顧慮也哉邑令尹張公天成題石上曰放生潭屬余記其事以予家於潭之上云

古城山放生潭後記

予所居海陽舊墅有古城山北距松蘿山三十餘里漸溪繞其南下通三浙唐初越國公汪華保障六州常治兵此山之上故名古城頂有公祠亭閣錯列松栢鬱蔥俯映溪流如游鏡中癸巳夏五山忽崩巨石瀦溪爲潭潭窈而水縈游魚聚焉予少讀書於錢塘之西湖往來六橋三竺間孤山之陽盧舍庵之隈有放生潭明神宗時內臣盧某之所置也游人過此每以餽餼食物類投之則羣魚競出擲波噴沫奮鬣以爭食有大至三四尺者予心樂之後旣得是潭亦名之曰放生潭築蘭若於上招住僧禁網釣於是潭上下數里圍圍者洋洋者俱

以是潭爲歸而里之人與四方往來者咸投食與魚爲
戲亦如孤山盧舍庵之放生潭焉予有記載入邑乘滇
黔亂作東南蠢動郡中諸不逞素不善予所爲者遂揭
竿掠邑并駐古城盡取潭魚而食之且曰趙某今尙能
禁我輩之網釣否嗚呼吾里自國初以來生聚休養者
幾三十年一旦而與魚俱爛悲夫賊旣恨予戕予家尤
甚先大夫同子姪輩俱被擒入巢幾不免爲俎上肉又
何有乎是潭與是潭之魚哉治亂循環衰極必盛自甲
寅迄今復十有八年邑里旣漸復舊觀潭之魚亦日漸
滋長顧予則已頽然老矣遯跡山庄追憶往事念倚伏
之無常慨生生之不易輒爲此記命兒景從立石潭側

以望後之人永久保之毋使莊子臨濠梁而獨羨也
放生潭者創置於家大人迄今垂四十載不特爲古
城巖增闢一勝境亦將於沙石風波之內變苦海而
現極樂乃甲寅之亂復逢竭澤之禍豈所謂殺運未
除雖鱗族之微亦不能免耶今固漸復舊觀然盛衰
無常家大人有愍於中敘而記焉以告後之君子予
小子敬跋數語立碑潭側辛未冬日出繼男景從百
拜跋

重建海陽橋記

天下之害莫大于水而利亦然顧去其害則利自興非
 二事也昔禹治洪水降丘宅土之後禹貢起而聲教訖
 不特納稔納秸已也凡九州之內筐篚玉帛瑯玕羽毛
 齒革之珍無不泛河浮海而至故曰害去而利即興也
 獨吾郡盤錯萬山中高而四下川澤建瓴十日不雨即
 涸五日雨則驚濤跳沫平地數丈懷山而襄陵但求去
 其害而已害即去而沙石之餘土毛無幾南浙丹楫泝
 重灘而至者仍等于登天其亦何利之有距縣治東北
 二十餘里有山曰梢雲一名瑯源洪塢水出焉南流二
 十餘里經長汀而至舊市滙于古城巖山前東注于屯

高青閣自訂文集

記

溪出浦口合流而爲新安江由錢唐入海舊市古海陽
邑址舍下聚族村居昔爲市今爲墅矣人民車馬往來
之孔道石梁跨焉先曾祖光祿公因其圯而修之五十
餘年矣今漸歿損雖長不踰十仞然當川谷泛溢往往
梁上雪浪數尺以垂圯之橋而禦稽天之溜行者與居
者交苦之余惟春秋列國橋梁不治道客卽以卜其危
里有善人猶能出資以濟渡况余從大夫後若一任傾
頽非但行人怨懟先曾祖當亦恫然泉下矣因捐金命
姪道洋聚石鳩工董其事始于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其
秋告竣凡石以丈計者若干灰以石計者若干用工凡
幾爲日百幾十日爲洞者三石欄崇而厚橋址堅且固
計亦足支百年夫是橋之成亦第爲居者行者去墊溺
厲揭之害而往來者負擔輿馬者日以千百計已去險
而卽之安雖有大小亦曷嘗害去而利不存哉橋旣成
偶爲之記非以自標百年之後庶里之君子或能繼余
之功以無隳余之念爾

西山見一軒記

自太行而東北極於京師蜿蜒殆將千里咸名西山林巒窈冥溪澗紛錯燕之勝以西山爲最而西山之境又以香山爲冠明世宗有言西山一帶香山獨有翠色是也香山別一峰爲萬安山太平寰宇記垣墻山一名萬安山山有寺卽古黃公庵光熹間有隱者建軒於其左而居焉額曰見一軒久廢門無啟閉者且二十載庚午秋予自蓼庄入山將遍探諸勝乃新是軒以爲往來停宿之所由是而躡香山眺東麓越杏子口以上盧師臺陟鼎庵訪平坡中峰諸廢刹俯觀桑乾之洪流攀翠微登石景凡歷寺庵亭臺潭洞古跡指不勝屈到必有詩

真書閣自訂文集 一
名曰燕山秋吟雖尙未盡西山之勝而悠然嗒然已幾
不知有塵世然則是軒之爲功大矣哉或曰軒名見一
何義子曰攷元史及北平古今記說學集劉太保秉忠
佐世祖用兵役使鬼神多奇效命建太乙宮於兩京燕
京之祀在香山乙者一也豈其義歟又李東陽宿香山
來青閣詩有一軒縹緲閣空青之句軒之高樓遙望來
青又豈其義歟是皆未可知雖然一之義無方太極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極其變至於不可窮計而要之一太
極也太極者無極居是山也目無視耳無聽久而久之
由動而得靜由靜而得忘由忘而得化方將與造物者
同游於無何有之鄉尙安有一之可見乎然則是軒之

無而有有而廢廢而新與隱者之與予或去或來而卒
未始有我彼僅見一者不見也安得一遇見無一者而
問之若曰林下何曾見一人隱者以此命名則陋已

都門寄園祀記

園也曷爲乎而寄明非吾之所得而有也園也寄也曷爲乎而有祠有祀明非吾之所得有而亦非人之所得有也都城西南隅有曠土焉垣以爲園有堂有室有樓有亭有橋有池喬木且合抱矣始有之者商丘相國朱公繼有之者山左大司寇艾公又繼而有之者錢塘漕督徐公而今則予也不四十年易其主者四故曰寄也嘗攷之古自壇壝宗廟以至竈輿莫不有祀然其祀也必於其國都鄉里堂宇未有踰乎其境者也有之自予始亦必其神祇宗祖未有他及者也有之亦自予始予曷乎敢始不有今者後何以古自予作古可也然則祀

之人維何寧波胡公道南錢塘徐公敬菴武清趙公爾
合也胡徐予同年友趙予宗兄園始于宋繼以艾曷為
而獨徐乎爾園吾受之乎徐者也同年同宗甚多曷為
而僅胡與徐且武清也厚且久俱作古人予固不忍其
愈遠而愈忘也嗚呼胡公疎落大度如古槐高松徐公
廉介貞靜如寒石幽泉爾合溫厚如春風冬日咸
宐居是園三公者又皆好友也歲時伏臘辦香杯酒漱
流而枕石三公之音容儻於是焉遇之乎即更數十年
人事變遷或有望平泉而思木石者聞三公妥靈於其
中念興廢之無常悼死生之一瞬當亦有凄然如聽雍
門之琴者然則予固不得而有之人亦孰得而有之哉是為記

同邑汪金黃三先生合傳

夫人之操詣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有期其然而然者有
期其然而不然者雖遭逢各異而其人生平品行分焉
頃兒景從家問至知汪公從祀本邑先賢感觸予心因
取同鄉同時三先生論之而合為之傳三先生者汪公
長源偉金公正希聲黃公仲霖澍也生長休陽分入南
省楚浙三籍汪金同登崇禎戊辰進士榜後十年丁丑
而黃繼起鼎峙新安天下無不傳頌吾邑三先生者汪
公作諸生時行事多不羈鄉人少所見目為儼佻士公
釋褐令慈谿以卓異蒙殊典授翰林簡討晉東宮講官
甲申三月十九日闖賊薄北京公度勢不支挈四歲兒

授一老役俾携歸故里題壁畢同繼室耿大人從容投
纒太倉張受先太史采立有傳國朝表忠賜謚文毅給
祭田予童年僅于先曾祖光祿公招飲時呼至席前一
揖而退得識先生面至今尚懷儀型公死國難報至值
端陽汶溪近郭里許駕龍驂竊析波浮醴駐賞競渡者
數萬人歡聲震天一時得報奔散山川黯寂日未午也
金公聞公訃哭甚哀揮淚曰吾與長源同籍十七年吾
不知長源吾無日不在長源包羅中今乃先吾作忠從
大行皇帝地下也不期其然而然賢者固不可測乎金
公先人本程姓遷住甌山與寒舍海陽隔路無多先大
夫時執經問業焉公制義初出無有識之者自艾東鄉

評選後名擅海內至今傳之官庶常以越位薦舉不得
當落職明懷宗原其心不濫罪也家居杜門絕干謁每
歲聚生徒講學古城還古書院乙酉王師渡江金陵不
守公建牙起兵謀保據宜欵以控引浙閩江右我兵從
間道突至執公公至南畿不屈死方公治兵古城先大
夫以及門携兒子往謁予時幼睨公而笑公詰之予曰
先生舉兵未一旬鬚鬢頓白公憮然曰後生安知我心
耶先大夫側目予公謂此子可教毋過督也公出游遇
絕壁下臨無底輒佇目俯視足三分出外旁觀者股戰
公曰吾鍊心耳靜氣行文自足千古蓋軍旅非公所長
兼時世實無可爲但一死報國公于哭長源先生時已

辨之久矣軍興旁午日構文移書檄夜分未休不肖一
字假手人意謂事卽未可知亦將藉言以傳後乃時值
擾攘散軼無存天若爲公秘之今行世者四子藝外止
燕貽閣文集數卷而已或曰大兵之襲公也黃實導之
余朱敢浚信黃公負雄才大畧氣槩不可一世金帛去
來如流水金公振旅出叢關公從湖陰還里相對痛哭
抵掌譚時事竟夜金公喜曰仲霖來吾事濟矣未幾新
安兵解金死人以此歸咎公不置公初任開封李官汴
城受圍久公謀決河堤以淹賊賊西走汴城亦墊保衛
周藩入都陛見淚隨疏落且泣且奏懷宗動容而歎丰
采嶷然授侍御史旋命監左南寧軍時南寧擁重兵駐

漢口跋扈甚公至軍南寧辭疾不見公固請卽臥榻前
雄譚快論南寧心爲折悅甚立起置酒盡歡凡軍事悉
從公指麾公片舸順流抵金陵馬阮歛手退聽直聲震
大江南北耿親王督兵南渡公納欵督學三楚稱得人
轉八閩叅政公由海道搗鄭巢朝議公啟爨罷歸先恭
人以丙申五月五十初度公里居朝服來祝先大夫及
予兄弟辭不敢當公必登堂下拜時肅客者亦謂公過
禮公顧先大夫曰二郎風裁在我輩上吾敢以年少忽
之不敬其尊人乎先大夫謙讓未遑也嗚呼曾幾何時
屈指遂踰三紀矣汪死于纆金死于白刃公不纆不刃
今日安在惜哉余竊謂三公皆吾里偉人予生雖晚尙

得與鄉三先生晉接周旋獨黃公以晚節見譽有期其
然而然者天壤自有公論何俟予爲金核其實有期其
然而不然者黃公知予甚濼手扎盈篋行予亦不能爲
黃護其終也汪金兩公久空從祀先賢而金則以抗拒
王師無敢爲請者汪清宦其子我生孝廉早卒一二後
裔零落殆盡寂寂四十年申於朝而屈於邑已巳秋邵
廣文東宣倡之兒景從力持其議請於諸當事始獲列
俎豆噫祀不祀于公何有亦以見直道之在斯民未常
絕耳歛諸生江子天一爲金入幕賓金公舉兵凡符牒
調度咸與聞公被執揮之使去曰若有老母在江子馳
歸拜辭其母復追及公大呼曰吾金翰林贊畫也因并
執之公就刑江子請先悲夫彼登進士食朝廷祿者獨
汪金二公乎哉彼江子者又曷常登進士食朝廷祿哉
因附三先生後傳之

兵部主事章鱗長傳

郡屬富陽有章村者今兵部督捕主事章公生長之地其先自閩之建寧徙而家焉公諱欽允字恭克號鱗長行四父集之先生以仲子貴誥贈通奉大夫及其祖卽公同懷兄斐菴中丞邀錫寵綸以並起家聲者也公少負經濟才常慷慨太息謂齷齪小儒往往壞人家國事不欲與邊幅輒生較長短每以男子生而志四方弗克建功立名慰父母萬一是自顧不成丈夫也漢世以文學詞賦雄藝林如司馬相如居然入貲爲郎而卜式父子皆以助邊拜爵積官至通顯偉績炳然假使相如當時竟袖手以儒冠老所得孰優卜式諫止武帝與利欲

罷鹽鐵船算當時東閣石渠文學未嘗有言及此者以
貴奮跡豈其玩世蓋救世有足多焉宇宙之大何時何
地不可以有爲顧視其人何如耳公生四歲而孤比丁
內艱則年已四十有三歲方其失怙蚤暮哭泣如成童
旣長侍慈幃寢膳問視動依古人必稱心乃已母病不
解帶躬湯藥俟母夫人安乃安以禮義行其至性自出
就外傳已然逮壯有室復然迄於歷久仕宦固不然迺
至萱堂歛影風木增悲歲時伏臘祭享淚淫淫下終身
乃常然兄弟四人伯子叔子俱蚤折獨依依中丞仲兄
白首兄弟之情以之沒身不聞有片語齒及析箸體先
志也公孝友性成甫弱冠拜母堂下誓欲以七尺軀樹

不朽大業遂仗策佐督漕王公幕恢復海州題授都闈
是時本朝定鼎伊始山澤亾命嘯聚乘墉所在虔劉爲
禍未已當事者四顧躊躇幾於撫劍無所用威緩頰無
所用辨而生平文墨自怡吮弄毛錐千百輩莫不縮頸
頓足徒作楚囚對泣王公需才甚急非其人穎然見鋒
鏘莫可任公瞬茲蠢動贊王公草薶而禽獮之衆亂立
洗桑弧蓬矢庶幾無負追思稟命母夫人策馬離別時
母夫人固曰此余未亾人志也亾何居母喪服闋棄去
舊職入籍宛平翱翔太學中又值四方多故念中外蒼
生皇心不忍益賦誠欲戢兵足餉庚癸無呼計無若輸
委以佐司國計者之經費旣拜秩晉兵馬指揮旋授樞

部督捕所緝六旗逃軍尋根究柢株連寃抑爬梳無遺
憾歷事八載如一日靡有困憊會公卿薦充會典纂修
官公討論掌故絲髮必理館閣諸先生無不服其校讐
詳明萬柳堂育嬰勝舉爲柴道人創始輦下諸公勇於
爲善而苦無任事之人公鳩材庀工規模加敞其經緯
成章調劑周密乳婦醫師咸有安置每日全活嬰孩十
數人至今賴之長子紘官淮海勉以恪恭職守使兵民
相安無曠爾位訓諸子皆似此下逮臧獲鮮不推仁以
爲是亦人子也倣陶公教子家法善待之撫伯氏子無
異己子叔氏無子以其子嗣叔氏後接三黨恩意斐惻
皆可師法友人薛賓之捐館公閱遺孤置之東牀余際

鴻沒京師亦復爲之經營舍殮不遺鉅細忠孝之人必
無涼德於公蓋可見矣余觀古人於大經根本之地曰
盡心盡力曰鞠躬曰乃心罔不在王室曰生死交皆以
勤勞不懈任爲己責而不可辭公於君父兄弟朋友姪
戚間可以無媿矣公生天啓丁卯四月十一日卒時爲
康熙丁卯三月一日余竊恃葭莩之好顧無能自效於
公中丞公以傳文見屬弗能辭也遂敘而志之以自附
於外史氏

先徵君存稿跋

先徵君東山公存稿七卷吾祖父世藏家塾遇亂輒攜以行繼先君子手授吉士命刊新板流通中間兩經大

故一遭寇變未及壽梓蒼黃間失去第一本懊恨久之忽聞有手抄者急求覓適符所失人以為奇已未客金陵餘姚邵子得愚偶至取讀讚歎不置且謂聖學將墜世書當亟傳也許為讐較以無費中止吉士固未嘗刻

忘劖劖也及赴補笈之京師庚申奉差揚關朱太史錫鬯贈行詩曰處士東山下宅濶百年論定首儒林屬辭最善春秋教作史無慚高尚心棗木流傳終有待蟬魚泯滅試重尋發揚端藉雲孫力早晚書成報好音亦以

刻書勉我云至關萬端交集

吉士

亟鳩工專力從事凡

三月遂竣第原本初刻不精字多亥豕兼以歲久漫漶考訂間有未確又虞伯生行狀缺二張朱太史稱徵君遺稿季侍御滄葦家有之亦莫從求借姑存闕疑先徵君猶有春秋屬辭一書家藏舊編模糊欲求善本較攷重刊四方君子如鄴架有存並弗靳郵教俾證訂獲全精審無謬卷帙攸在卽先徵君神明皎皎千古其於道學經濟或不但小補也所爲踵頂報德奚論世世萬子孫哉敬跋

先徵君題平山堂詩跋

先徵君東山公師豫章黃楚望先生得程朱之學發明春秋大義共學齋教授生徒遇亂部署士人策捍圍卽隣邑亦稟受方畧云入明徵聘史局與宋文憲王文忠諸公齊名有贈貽詩劄載在集中集刻舊本世藏家塾有平山堂次黃先生韻詩茲領權揚州重刊遺集適閱揚州誌則詩久入誌公暇偶遊平山觀碑刻則先句未有刻吉士敬摹勒入石踵原韻附之嗟乎江山風月今古如斯遊踪題詠莫可指數要須詩以人傳未必詩能傳人也先徵君詩流傳三百年寧待勒石然海宇名勝尤有以人增重者自茲以往遊目興思或不但以楊柳

春風徒作文人一曲也

七峰閣跋

金山代出禪師蓋七峰靈氣所鍾也僧自秦來構其地剏七峰建刹于其上靈氣減矣歲已巳予額其閣曰七峰風晨月夕江雲杳靄中林林挺翠或七峰剏而仍有不剏者存乎

無波艇跋

不繫園者西湖舟名也童年侍先大夫舟次以三字命對予曰無波艇先大夫笑曰既謂之艇乃無波乎當建陸舫爲兒曹肄業耳舫成命作詩予有似是張融屋居然米芾船之句先大夫賜飲三爵今五十餘載童年詩久不存矣偶搆數椽于寄園紅青閣下適伯兄解部餉從太原到都予亦自蓼莊至舊邸藏身人海未見一客老年兄弟白首相聚同坐卧者匝月宛然當年南中讀書陸舫時也因額曰無波艇

成昭其夫子像讚

師于辛酉初夏西湖返邗示以謝耀仙寫照蓋自辛卯

迄今三十一年矣師貌未老而吉士已見二毛師洛社

徜徉吉士方鞅掌塵路良由材德天壤故境履亦殊即

如此圖師之神體丰標儼然無二藉令未識師猶當下

拜况三十年函丈之末者乎師命書讚吉士何能讚一

詞勉攄已意博師開顏或攜歸與諸世兄共瞻亦異點

首云爾讚曰師之貌溫而恭師之心恕而忠惟其身心

一如所以動靜適中長頤而細眼鬚黝而額豐翬如獨

鳳秀擬孤松于何不陟乘乎鈞軸于何蚤抽簪以息鵬

卷舒若雲珠玉隨風仙耶儒耶無論緡經之徒望洋莫

測卽鄒魯之士千百世之下孰不曰子夫子其猶龍乎
時康熙二十年辛酉五月二日題于筦榷維揚關署

題李南枝像

歲寒松柏此南枝
泛作仙槎到海濱
漫說風波天上少
只今星斗費推移
劍繡書殘七尺身
身長風破浪更遼
巡何人爲說西江月
渲染青山待問津

題汪籬隱像

汪子我長吾之老友
胸蟠萬卷門栽五柳
箕踞徜徉一
官何有大笑歸來田蕪已久無絃在琴
有酒在手千古
淵明誰先誰後

同選履歷啓

日麗黃金臺萬國簪裾咸集姓列長名榜千官銓注一
新雖學優則仕各有時而服古入官從今始誰是調羹
手鮮尚待烹豈無補袞才錦猶未製幸俱列山公啓事
可虛負貢子彈冠夏五驗到南曹共快茹連有慶王正
待除北闕更喜薪積無嗟或同巷以聯扉多望衡而對
宇從此人膺百雉遐邇將隨處絃歌卽令歲得三遷馳
驅亦各携琴鶴夔龍之步武未接萍水之聚散何常願
領一日清言共瞻五雲王氣雖列名列字姓地固將炳
於縉紳然同選同官家世尤宜詳乎履歷由王曾而下
各有譜系何妨玉映珠聯自甲乙以推均屬王臣會見

水融乳合庶幾五方分綬不忌此日芝蘭且將百世登
堂猶識當年縞帶願言好會敢告同心丁未臘月嘯旅
主人啟

徵刻續新安文獻志啓

潮翻黃海丹爐之寶氣干霄峯照紫陽練水之晴波捲
雪惟山川之跌宕實肇人文斯今古之英奇永流金石
所以吳晉陽之筆妙文城直搗庾徐朱徽國之書成學
海遠宗洙泗潛溪學士雅擅詞章定宇布衣功高傳註
讀蘄春之集人重冠卿咏洛水之篇世欽懷古藝窮秦
漢哀然羅氏弟兄易接羲文卓哉胡家父子方秋厓之
新辭跳脫汪環谷之舊史森嚴加以忠壯揮五代之戈
射隨蛟黑越國分六州之鼎陣暗烏聊呂沆能不避鉅
奸吳訥實捐生殘土芝香墳畔黃孝子草木通靈雨繞
車前凌令尹風雷效命數不盡文章璀璨都耀日而連

雲計無窮勲業鬼裁悉搖天而震地既輝煌于往昔豈
缺略于來茲慨自斷簡殘編半淪灰燼遺文剩墨盡墜
烟塵搜散帙而彙爲一家討陳蹤而登之新乘要莫善
于程尚書篁墩先生新安文獻志一書者也然而星移
物換何代無賢兔走烏飛後來多闕問成弘之代已在
二百年前自正嘉以來早又萬千篇積稍疎編輯致古
人奇烈蕩爲冷雨寒風不急蒐羅將前代苦心盡付醬
瓿酒壁及今時而續者果繫誰之責歟 吉士 資愧張多
難記亾書三冊癖和杜共日手古傳千章每念東山公
之遺徽欲紹新安郡之舊志况值郡公祖留心勸懲修
一國之傳書邑父母加意訪諮成百年之信史補殘守

詩遜菴和尚再住江門禪院啟

曹山真子洞上心燈妙叶正偏拈寶鏡三昧而綱宗已
明應時敲唱透君臣五位而法幢自樹雲門一指能令
鑑水逆流瓜渚千瀾可吸西江至盡惟先太常手建精
藍經營行布與舍宅相同大導師躬提法印縱奪主賓
實出威音那畔偶然退院一衆無依羣議紛紜共圖延
禮 吉士 忝存淨信欲闡家風首事攀留願成祖窟江門
寶月行看處處皆圓藏閣香輪隨喜時時常轉有緣問
道他年一笑虎谿入座迎機此日先留寶帶伏祈俞可
庶佩慈懷謹啟

江淮采風徵詩啟

蓋聞山川之美以題咏而始傳風雅之林得倡酬而彌
盛彼巷畧衢謠猶入輶軒之選豈妍辭祕思弗登壇坫
之間余謬筦權政斲駘邗關剗劇抄才采風有志喜聽
絃歌不羨竹西之鼓吹會收蠙縞方知淮海之文章迺
一微而至者凡千有奇爰三沐而登之拔十得五旣列
羣經而較孰復羅八景以徵詩揚葩挾藻看揚州樹樹
之花握瑾懷瑜獻江左家家之玉固已極人文之妙選
攬勝地之菁英矣竊念鳳質龍章大手尙虛臺閣雲蒸
霞蔚著書猶隱名山掩大曆開元之盛藻何代無才追
參軍水部之風流則吾豈敢方殺青之伊始屬翰素以

相須未聆箭韶寧云觀止待窮溟泐不歎望洋庶幾金
聲遙擲端致望於羣公不斬夜光暗投是所祈乎作者
古體今體悉載瑤華五言七言同欽鴻寶敢翹足以光
梨棗將拜手而勒琬琰辛酉孟夏月正陽日啟

詩題

董子祠天人三策碑

文選樓懷古

楊柳風上平山堂作

安定書院

賦得二十四橋明月夜

金帶圍芍藥

關署銀杏來鶯篇

公燕校射詩退食公
餘集為公譙三爵之後爰及射侯各賦一詩紀事

射陽陂古意

暨外學同日面試

竹西春遊曲

燕城懷古

題上方寺坡公石刻

文游臺感舊

試第五泉

明月樓用趙文敏公詩

大觀樓晚眺

廣陵竹枝詞

薦夏子宛來設帳都門啟

沈繹堂余佐廬徐敬庵
家爾合諸公館穀之

蓋聞上林作賦漢皇恨不同時司馬遺碑歐令坐觀三

日雖歌傳郢客以寡和而彌高顧竹隱柯亭遇知音而

必賞吾友夏子宛來浙西雋彥茗上名家屬禳神奇每

夢入芙蓉之渚宛來少夢入一境池館陰森佩觿誦讀

三冬開芍藥之花宛來讀書院中牡丹自辛卯至癸傳

者云王粲非奇識者以蘇公見目關中劉紫封北平谷

絕似况復心存千古志宛三才黃輿蒼蓋之經仰觀俯

察鬼谷邳橋之錄夕考朝陳譬洪河水自天來自然萬

里使韶樂音非中出豈有九成顧乃慷慨數奇嗟跽不

偶入平陵之徑但有蓬蒿焚北山之文且辭猿鶴十年

高青陽自詩文集 一 馬
謝屐遍訪金函石室之藏一旦陳琴忽來流水高山之
調二三知己夙昔醉心旗亭楊柳之詞雙鬢方唱真臘
薔薇之露再浣生香庶幾大雅同扶清音共仰何須逸
少始將玳瑁裝書豈必徐陵然後珊瑚架筆聿期頌俸
同訂問奇謹啟

詩筒啓

篔簹未截誰傳茅屋之吟嶰谷空吹莫寄草堂之韻與
勞渭竹寧遣桃花是用命爾楮生代伊星使長箋裝去
勒功不讓雙魚短句封成將命寧辭三管往勤汝職勿
負余心

謝別休寧同鄉賜弔賜唁諸親友書

不孝徂冬自晉走燕而南也跣奔將五千里幸得於先
 慈忌前一日號慟崩摧於柩前稍展哀思之萬一伏枕
 苦塊間歷寒及熱一切弔喪問疾宴賀慶謁俱絕過蒙
 郡邑公祖父母及諸親朋不我厭棄唁慰辱臨不孝斬
 然衰絰中除稽首大門謝孝外概不敢另刺請見蓋所
 守者制所遵者禮棘人當如是耳今夏五九日暫扶母
 權附厝西充祖塋自傷大事草裹寸幣未敬禮意有待
 未敢刻念竊念不孝生長茲地豈無見聞然皆不忍見
 不願聞者不孝概置之不見不聞從未具片緘于當事
 以自私縱不孝德薄言輕無能洗故鄉蟻羶陋習而自

信卓然無惑于流俗所云不欲不爲之初心正自在也
五月二十日赴郡謁謝郡公祖二十三日赴縣謁謝縣
父母此不孝奔喪至今投刺郡縣之始一時鄰封失事
烽警疊聞邑長隋令公搗謙露臆商行團練保甲甚力
且憲檄嚴督屬下敢不仰遵寇在門庭邑父母旣代吾
而謀其身家矣而吾之所以爲吾邑人謀者復不盡吾
心力殆非人情昔歐陽詢遭母喪非公事不語識者是
之今事之公孰大于團練保甲者不孝雖哀毀餘生其
又安敢以未變縗辭不孝竭一得之見實足固吾圉以
禦外寇顧邑之官紳力行何如耳邑之官紳二十九日
齊集邑之建初寺共訂二十九日誓衆六月初一日舉

行議尚未定也已爲喜亂輩切齒而又有愍不畏死者
數人橫生異議以倡之薨爾蠅聲狹而犬噬蟻聚蜂屯
萬聲喧聒焚輿碎傘公爾揭竿不孝隨從尚有敢死慣
戰者十數人憤怒出鬪與鼠輩爭一旦之命不孝力
尼之曰此烏合者易散耳爾等鼓勇直前不無殺戮激
之生變禍亦及予不若據寺樓以守使鼠輩乘亂縱火
爾等衝突未遲過午大雨如注人難露立予約束從人
由儒學大路出東門歸里而摩肩昂首觀望道旁者尚
數千人予相視一笑而過嗟乎纔推予轂卽覆我車蒼
天稜氛忽迷白晝綠林兇醜乃見青衿不察曲突之原
頓起鼓噪之釁得無盡狂者乃以不狂爲狂而皆醉者

翻以不醉為醉耶試取兩院行文及府縣條款以至吾
 輩約誓平心細繹之不識如醉如狂者亦復猛然清醒
 否夫劫紳者劫官之漸燒轎者燒屋之機以撫屬七郡
 三州無不凜遵之事吾邑不但梗化且首禍焉令不能
 禁紳不敢議釀成變亂將更甚於浙之開化江之廣信
 誰無身家轉瞬破壞不亦悲乎我國家氣運方隆鼠輩
 自取滅亾何能反叛今倡亂既有其人則正法亦自不
 遠不孝行矣不即與鼠輩較是非也惟是不孝喪未終
 服未闋四方君子遠來賜吊者尚未稽首踵謝用是腰
 經出門肅具長箋代別以白去國苦衷若復過譚時事
 申說舊情不惟有識嗤笑自問亦復恧心真諸親朋愛

我以德無以不孝不叩謁不答拜為罪願邑之人指吾
 議過激終年宴然以徼天幸不孝甘受妄語之罪若休
 陽為開廣之續邑之人且頌不孝先幾之明先言之效
 所以去父母之邦如此其急也即大不幸矣臨別黯然
 曷勝哀感

致家玉峰選君書

吾兄掌選一期清通簡要遠邁裴王上下罔不景仰有
弟服闕候補而謂吏得因緣爲奸理所必無惟是六曹
正副郎主事皆以清吏名司試一顧名思義吏正有難
清者乎况選郎超諸郎上體統冠絕羣曹鍵門絕客主
爵執秩天下士大夫入宦路者無不屏聲靜氣以待命
在吾兄生平自許何等寧徒執簿呼名已哉前示兩單
旣詳且核又駕過峨眉寺久坐候弟未歸而回蓋以選
法大公至正無容私毫偏倚其間卽此單足例其餘也
弟又何容置喙然有不能已於言者請就弟親歷數事
宣之主事中行評博內閣中書各有專行所謂專行者

以其曾在衙門辦事或差滿回部或丁憂起復或病痊
赴用皆令其遇缺卽補不與各部應補主事未任者同
銓以專行係已定之位未任爲無定之缺也今中行評
博內閣中書俱讓專行先補惟主政一項忽于中間借
禹掌科覆疏將專行主事四字插入應補各部主事之
員八字之上看來二項竟似一項呈稿時輕輕點綴後
遂沿以爲例舞弄之巧亦極矣今中書分缺除專行者
一到卽補外捐納卽用者一人考定者一人由知縣捐
陞者一人考定者又一人名曰對分其實捐納卽用中
書四缺止分一缺未曾將專行插入惟主事單月專行
應補兩項與卽用一項分缺是每部各有專行之缺盡

爲捐納掣去無論應補主事候補無期卽專行者亦安
能恰好輪班挨補此專行主事劉祚長坐候日久每逢
單月見一戶部缺出以爲必得矣屆期爲捐納者掣去
別部僥倖補一人下次又輪捐納者先掣一年單得幾
月一部出得幾缺是以劉君憤恨掛冠而歸不復再作
長安想矣戶部自開新例後共出十四缺由捐納得者
十三員應補者止劉君一員未補今去矣繼補者惟弟
看此局面弟卽不欲歸不可得又安能鬱鬱久居此耶
新例禮部必須進士各項捐納者皆不得與焉今趙崙
得補禮部旣算一應補之人趙崙之後禮部又有主事
兩缺出將補專行驗到之陶作楫師若琪乎抑揀擇進

高書閣自訂文集 一
士中捐納者超補之乎如將陶師挨補又與捐納分缺不合若將進士捐納者超補復無是理吏必曰應補陶師矣使陶師盡算作應補之人而四部出缺又皆讓捐納者找足是四部專行及五部應補人員皆贅物也永無補期矣查部覆禹疏云今戶部既稱中行評博內閣中書不論以前以後捐納主事者俱准其離任分缺候用前來此捐納主事各官應開缺離任遇單月所出員缺與專行主事應補各部主事之員將缺均分補用仍行接算等語既不論前後又復接算其為通盤打算無疑弟在衙門時除邵延齡鄭為旭趙隨洪玕四名中書捐銀算俸陞轉者未審在何項內其郭士璟林堯英熊

孟華汪錚任琪五名確以捐納補主事者亦當按月查應補者五名配之究屬何員吏必曰此孔疏題定之例非禹疏題定之例然于離任分缺四字早已不協矣又查定例及禹覆疏離任各官仍於雙月初一日投供驗到以便補授與專行一驗不再驗者不同二月初一日弟驗到時實不聞有即用主事投供驗到今三月乃忽有李鐸等掣選何耶十五年定例以後大選推陞者甚多吏必曰此照孔疏所行也前此並未將專行主事四字插入今復照禹疏既將專行主事應補主事二項與捐銀者分缺自當以部覆禹疏之日為始先補捐者一人再補應者一人即受屈亦可以無辨今又將應補之

方元啟扯在捐納之前與捐納者接算後之應補者又少去一員矣蓋照定例不論以前以後卽從郭士璟等五名接算若將孔疏閣起又由禹疏將專行者插入分缺爲例卽從覆禹疏之後接算應查捐納得補之人爲始萬萬不應將方元啟應補之員撓入也吾兄入署議官弟畱滯潞河未能面宣因將胸中所欲吐者細細寫陳座右以事關切已不得不大聲疾呼于兄前毋曰徒以煩言恩青眸也

嚴慈六十雙壽乞言

丙午年徵有介社堂雙壽詩行世

竊惟親誠有善不以尚默而不稱子或非材不以引嫌而無述蓋微如藟葛亦念本根採及葑菲無以下體寒門系源大業支演南遷遠邇邯鄲邇承京汴逮明洪武初先大儒東山公德則移風文稱華國名彰海寓家起新安爰逮文水光祿公賑饑掩骼除道成梁載在誌書聞於輿誦畢萬之後必大豈所望焉韋相之裔將興未敢期爾先王父伯玉公纘茲祖烈貽厥後昆教以義方積之隱善用是趨庭弗倦聞禮聞詩有政克施惟孝惟友爰成篤行亦美型家家君號介庵幼擅英姿早稱夙慧遇菓能對驚四座之群賓見鵲成文準千秋之往哲

東山公遺著有春秋屬辭師說集傳左氏補註杜註諸
編先王父授等章經續同班史家君燃膏鑽仰粹掌
晤貫穿在心丹黃行世杜征南之篤好豈直專家并大
春之紛綸遂綜六籍所居新安舊市接松蘿之麓漸水
帶焉海陽古邑舊址也林岫羃縈溪影潏潏綬鳥萃于
講廬帶草榮于書砌絲桐奏響可比河汾金石流聲出
于墻屋家慈穎川汪氏村隣烟火屋望桑麻同爲翼翼
之門隔以盈盈之水外大父秀寰公羊車每覲雀屏因
開厥父相攸旣因世德王家擇壻妙選人英字以齡年
禮成合衾家慈傲少君之去飾希德曜以齊儻佐讀鳴
機蓋無忝焉於是簡練彌工揣摩愈力自弱冠補博士

弟子員旋游國學春秋芹泮稱異等之茂材秋市槐壇
升四科于上舍然而三獻頻期十上不收家慈則搗練
寒初賚糧歲抄脫珥質釵不以聞于邸舍也家君雖屢
躋鄉闈文名籍甚如顧瑞屏鍾伯敬金正希諸先達莫
不船訪張融書貽王粲識劍光于斗分採笛韻于柯亭
目以棟梁寶爲竹箭戊寅春先王父捐館舍家君將蔬
立槁溢米忘餐絕意簪纓遂焚筆研蓋以崇臺雖耻養
不逮平鷄豚捧檄誰歡辟無勞于羔雁者已乃放舟吳
楚挾策江淮號以子皮游同司馬及甲申之始亂呼庚
癸以群譁七澤連營大有脫巾之旅千金之致俄爲燒
燬之餘親朋悼心問者盈戶家君灑然曾無戚容曰多

金多累固長物耳敝廬自愛薄田可耕饘粥未憂詩書
可教亾弓勿問得失并去其楚人失馬無驚倚伏同觀
干塞老蓋其達也泉携家虎林僦宅鳳里六橋烟水時
泛蘭舟三竺雲山獨携筇杖耽茲名勝愜以幽棲 端吉
士爰佔籍錢塘列子矜焉聚廬托處旣隱滄江省墓言
旋更來白嶽樓堪高卧不求廬舍田園索剩微資猶散
貧交親戚叔氏兵燹之餘幾不免于難在原孔急百足
誰援廢著經營干緡立罄傾筐倒篋竟至屢空長枕大
衾寘之不語時則烽燿載道甲馬蜂屯嘯聚依山宵人
蟻附群情叵測黃巾青犢之興物態囂陵蒼狗白衣之
變家君洛生方詠梁父長吟澹定爲懷幽閒自得迄乎

平治先後晏如漸以固窮親疎無間家慈手龜澣統心
敝方舟用濟有無佐其不逮相與有成能遂養高之志
者矣家慈逮事先王母三十餘年食必親嘗疾斯露禱
求魚入饌和葯言宜割肉必方斷葱皆教 端吉士靖士

爲家慈出

俊士 竑翊士

爲庶母出顧復無異衣食咸均

下逮之恩周于嚙彼如一之義類彼七兮子婦雲從諸
孫頷辨愛齊冢介仁被闈庖乃若佚必思勞儉而有禮
好聯棣萼無或私財事競絲麻敢忘操作嘗曰民生于
勤勤則不匱保家在是延壽由茲非徒夜績之名言抑
亦爲戶樞之喻也故家慈目營耳治指紉口經芻粟
躬治盤盂必飭用使家君從容詩酒笑傲琴棋種花則

紫翠彌軒釀秫則縹青在盎樂志之適有相弘多已家
君高同栗里樂效東平扶義鄉邦數難更僕近舍橫溪
堰修萬尺捍衆流壬辰癸巳間山水漲堰圯患及鄰田
乃下竹爲榘鳩工採石陂乎當復無勞黃鵠之歌隄以
告成有偃長虹之勢灑沈澹災至于今賴之乃若大宗
祠廟棟宇幾頽時饗祀田豆邊不具施之丹堊翼瓦翬
飛畝取東南疆疇鱗次于是升香告備右享孔安其他
舍已利人解紛排患不可殫述而温温循道抑抑爲恭
傍郭因家纔逾數里望城不入且及十年五馬初臨但
表式廬之敬雙鳧每下難邀至室之歡雖禮秩賓筵典
崇鄉飲安車屢肅前席長虛挈榼承筐器羅庭實家君

終辭讓不一起也若夫里有羣材就子將而求目人爲
不善畏彥方之或知恒以投椽化爲守劍息爭勸讓乎
以不言其訓不肖兄弟也行在設誠學非干祿五車具
在經貴誠通一命如邀仕期信可忠挾持之素也孝百
行之本也端叨與

恩拔考授同知州事

吉士

辛卯倖列賢書辛丑簡選秩

郡司李

靖士

癸卯中武舉甲辰進士出身

俊士 茲

庠生

翊

等孜孜一經尚未成立譬諸萸稗莫冀秋成猶喜椿

萱鬱然並茂惟是依依繞膝戀戀同懷共釜而炊易衣
而出以和介福雖賤猶歡云爾家慈以今年仲夏七日
家君以來歲孟夏十日稱六十壽薜蘿身隱

高青閣自詩文集 一 馬 頁
綸誥未褒荆布老偕笄珈安在莫盡鄙人之孝敢求
仁者之言伏惟

大人先生弘錫類之思惠揚善之句庶俾以聲依允譜
樂府之新絃無曰以子及親泯幽衡之潛德
感且不朽謹述

端吉士等

家嚴七十乞言

丁未家大人六十雙壽海內諸名公徧賜佳什盡光梨
棗至今遠邇傳頌自壬子先慈見背復遭寇患家嚴備
歷顛險得獲安全今丁巳孟夏十日又值七旬愚兄弟
遠宦燕晉擬乞華袞褒寵奉爲觴祝而
輦下同譜諸公已撰鴻篇代述梗槩咸謂覆巢得有完
卵剝牀能免切膚尤宜稱頌故於流播之事詳焉伏懇
早賜瓊瑤俾愚兄弟緘寄介壽傳爲世寶榮幸實甚

附 臚頌耆英公啓

蓋聞玉衡永鎮南山峙雲外之峰金闕長開東海現
天邊之島五百年而生申甫鍾岳毓川八千歲以作

春秋凌霄蔽日是以周王柱史猶號唐封漢帝蒲輪
偏徵秦士若乃望真人於漸水耆舊知名逢初度於
清和德門餘慶仁者必壽君子贈言固應祝以三多
登之四始恭惟

誥封奉直大夫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加一級介菴趙

老年伯先生邯鄲溯派京汴分枝珠履充盈漫夸平

原公子金城十二無踰上邳老臣自徵君東山始徙

新安先生八世祖諱法前明洪武初徵辟不就所著
有春秋屬辭師說集傳左氏補註杜註諸書行

世學者稱為聿興理學逮光祿文水數傳舊墅先生
東山先生

里名三國時海陽故址隋振起家聲其後杞梓挺生

移西十里建城始改休寧不數五荀人物簪裾交映何殊三眷門楣先生則家

傍紫陽宗傳白鹿象逸不驚於總角月生能對於勝

衣鑿石上之雕胡克為孝子披雪中之鶴氅宛若神

仙聞詩禮而過庭談古今於指掌書帷坐榻但擁青

箱研席論文見推白社并大椿同其博學郭有道遜

此人倫一入膠庠十趨鎖院彩衣貼月名雖見黜有

司寸晷含毫文已受知當代維時金閨諸彥黃閣名

卿俱登元禮龍門似過公超霧市先生常從顧瑞屏
鍾伯敬金正希三

先達游往望隆太傅必求孫綽之碑紙貴三都猶請

士安之序及乎丁年讀禮子舍支牀絕意軒裳怡情

泉石楸枰初歇晚聽夏木黃鸝先生手談絕高
刻有奕藪行世杯杓

頻傾曉放雲巖白鶴迨夫甲申變亂乙酉播遷携家

西子湖邊託跡富春江上青簾白舫泛楚澤之煙波

布襪襪鞋訪吳山之名勝將車令子便詠采芹又呂天羽

皆棣籍舉案賢媛不辭負畚二三兄弟敦昭穆以來

過霜露春秋望松筠而遄返居巢困粟卽及知交范

伯致金俱頒親族加以片言排難百族移風有廉頗

之負荆無太真之行酒修橫溪之堰事重利民堰離松蘿

山二十里壬辰癸巳間水漲堰立大宗之祠功隆報

本趙先生捐資修築居人德之長君姓字旣列升書又

癸卯恩貢仲氏文章復歌鳴鹿盧川作宰真如單父

鳴絃天羽由司李改茂苑為丞應使昌黎題壁又呂

同知改授江西交城令羊開府他鄉誠子數寄魚箋薛彭城遠

道迎親不來山縣交長兩地迎養先生但以廉復有

才雄季子試捷冬闈武林遂以分旌司馬為之推轂

安侯癸卯甲辰聯登武榜後來三鳳佇見飛騰章侯

授浙江杭州前衛守備共有六龍半紆青紫旣而慈顏

見背內寢令子

恩還故廬安豐失恃之秋奉倩傷神之日時維寅歲變

起西江青犢成羣烏聊失守山隸賊來蓉嶺一帶家

避蘿山萬峰甲寅八月饒寇由婺源蓉嶺至休時有

未仕州丞糾連偽帥竟入康成之里安希倚頓之財

豈知清獻高風惟隨琴鶴元卿窮巷不剪蓬蒿橐囊

莫賂於萑苻長幼盡遭其縲綬休邑有州同吳澎利

厭其欲更肆拘繫惟又呂天羽營葬太嗣離虎穴遠

母畢即客吳越間安侯供職杭署得免

徙禹航筍輿並載家人幾於百乘銀鹿分擔行李祇

有三肩皆由歙流播一門正嘆流離千頃又驚烽燧

先生遷餘杭未匝月昌化更向雪苕溪畔迭奏墳篋

千頃山又有揭竿之警

還經煙雨樓前寄居婦孺誰稱谷口莫問花源恰逢

除夕佳辰獨憩棲霞梵宇昌邑寇警又呂移家若上

婦孺輩登舟過塘樓命章侯送雁行星散同日偕來

寄德清獨止宗人石菴棲霞寺

孫子肩隨不期而會亂山殘雪相輝萊綵之衣丈室

禪燈仍泛屠蘇之酒殊方令節重叙天倫甲寅臘天

聞警返棹急詣棲霞省觀安侯督餉嚴陵從間道還

又呂偕諸少弟及諸孫亦從雪若至皆除夕前事也

天羽賦詩同人寇退城完終牽鄉夢由是命季鷹之

和之有刻集

駕重社粉榆尋元亮之居已荒松菊司空連乘之寶

散入塵埃蘇卿負郭之田鞠為茂草幸而覆巢之下

完卵猶存兵燹之餘四壁無恙新安寇退先生善人

斯獲美報大德自爾全昌至若破產辱親髮不勝指

奪鞶褫帶瞻應久寒嗟彼黑山畏茲白簡鐵寇執法

知法網之無私豸繡觸邪豈邪謀之得脫先生第五

吳澎罪狀奔控都御史臺靳公飛章咸謂以直報怨

上聞澎革職待勘爰書定在旦夕

可稱移孝作忠往者伯仲齊名循良並著長洲二尹

因撫民奏績移宰彌牟又呂為麻總制馬撫軍交城

令君以平寇論功晉階民部天羽平交山積寇殲渠

撫太汾諸邑至今賴焉中丞達後先奉

公特薦奉特旨內陞主政

萬壽圖訂文集

詔燕晉殊途種花樹於縣門不下堂而已治握蘭香於
畫省每陪乘以稱賢又况虎頭燕頷之姿共言橫海
伏波之匹盈庭玉樹且勝五常繞砌蘭芽寧殊萬石
螽斯蟄蟄羣誇鄉國蜚聲瓜瓞綿綿更向

殿廷對景

諸孫入泮及太學共
八人是從膺歲薦

使非義方有訓燕翼貽

謀何能冠蓋聯翩聲名籍甚允文允武肯構肯堂甲
子一週又過三千六百日祖孫四世已稱三十有九
人靈壽之杖交頭蒙莊之書在掌朱顏不改華髮常
新里人奉爲典型朝士欽其齒德荃等忝隨賢嗣叢
桂同攀夙企高風喬松在望岡陵仰止東岱之仞五
千川瀆滙歸南溟之程九萬茲逢初夏十日喜屆大

壽七旬洗竽躋堂修途雖阻陳詞進履我友宜招在
昔濟濟公車列省賢書並申縞帶迄今寥寥京闕同
官仕籍僅若晨星念聚散之難期效賡歌而彌切誼
均猶子用述平生與惠瑤華同登棗樹立言如功德
之峻皆成潘陸鴻裁文光共山水之長均屬燕許鉅
手被諸金石永爲惇典之光協以宮商矧俟採風之
獻謹啓

年姪沈荃蘇宣化錢捷項景襄王曰高胡簡敬余國
柱陳肇昌楊名耀白夢鼐王士禛鄭蘊弘許書馮雲
驥任之琦徐旭齡吳子雲鄭重汪宗魯趙之符仝拜

先妣汪恭人行述

嗚呼 不孝吉士 尚得為人哉尚得覩顏厠衣冠之
 後藉口嚴檄候代以自解哉小人有母生不得奉
 甘旨病不得侍藥餌歿不得親哈殮聞訃至今猶
 不得遂跣擗奔慟尚得為人子哉 不孝 哀毀餘生
 夢寐音容纏綿酸咽日遲伯兄以

先慈行述示竟未獲展慟蓋謂 不孝 久已言旋矣豈

意此日猶羈荒署哉蒙三晉諸憲以至同官同譜
 及鄉大夫門下諸士弔唁無虛日而先慈一生闡
 德竟殞滅勿彰于上下雖伸紙流涕廢而置筆者
 再三又不敢不投淚代伯兄粗述其梗概也嗚呼

萬壽閣詩餘跋
不孝自丙午夏四月歸里植椿護躋耆壽邀海內
名公大人袞言賁錫偕伯兄羣季率子姪孫曾輩
凡三十餘人蹠而進觴拜慶于庭家嚴色喜顧不
孝輩曰爾曹幸稍能成立各勵行立身無貽玷家
範足矣先慈復勉以忠孝大義詞意懇切聽之悚
仄蓋先慈居常無慢色謹語閨中坐不肅而嚴常
戒諸媳曰婦人言不踰閫多言非美事也不孝輩
對而凜凜絕不假嬉愉顏色家嚴屢試秋闈不得
志于有司廢書而歎絕意科名仕進圖史琴尊外
不復治家人產命意山水買輕舸載筆牀茶竈流
連西湖淮海間至累歲忘歸尤好坐隱與客奕輒

萬壽閣詩餘跋

自將軍女郎之說起詞家專以香豔爲正派予嘗不服
其論偉然丈夫何至粉面脂唇掩袖低聲盡態極妍作
兒女形狀耶然有周秦不可無辛蘇自屬兩派未得交
譏顧命題何如耳今讀天羽先生詞蒼涼宕折感慨係
之使我神情開滌矚字飛揚自是英雄本色山陽同學
弟張養重虞山氏敬題

終日忘疲故凡操筦籥持門戶卽米鹽細碎悉先
慈一人內外綜攝庭除秩然不孝卽于是年十月

自漸水發棹錢江赴京謁選拜違膝下垂八載矣
身沾微祿匏繫晉署太行峻險屢奉板輿迎養先

慈以家務無可他諉復憚遙征兩地睽違母子隔
塞卽家嚴亦意安菘韭不屑一臨山城不孝妻子

因是終任不復之官邸伯兄分符吳中三弟備兵
杭衛亦未一往是有子而不得享雞豚菽水之歡

雖復家衆纍纍膝前羅繞卽烏賴有不孝輩爲哉
不孝兄弟六人兄端及不孝吉士弟靖士並先慈

出初靖士頗事游俠不屑章句業先慈嘗慨然曰

使汝曹各幸成名邀時一命于老懷始愜奈何縱

靖士閒廢不業不終以白衣老哉不孝長跼曰竊

觀三弟素慷慨有機畧非必用毛錐策勲終當立

名司馬擅魁桓選耳家嚴笑睨之曰有是乎先慈

亦笑曰果爾則區區之願始愜也先是家嚴客遊

真州聘娶包氏庶母復生三弟竑俊士相繼遊庠

翊士尚幼先慈撫愛之無異已出羣季亦皆孝恭

率迪于訓雖分居宅里仍雍睦和洽無間彼此凡

家嚴所緘前後橐金先慈必另貯以售田業比家

嚴客況少闌乃屢散黃金挈屬還里則悉將別置

產收以贍給庶母諸弟輩先慈怡然聽之無忤色

仍刻意振刷故業佐賓朋餽飴酒茗需將雜佩剉

芻秣無少怠歲丙申祖母施太安人晚年病先慈

敬順委至伺饑飽問寒燠供匱盥侍湯藥非躬親

不敢進至出其溷穢無難色是年五月當先慈五

旬初度不孝輩謀展觴祝先慈聞而正色曰烏有

尊姑日理刀圭而下人居然歡讌汝輩縱思孝親

反貽親以不孝可乎乃止至閏五月祖母竟以疾

終時年八十一矣先慈痛戚喪殮偕家嚴易治盡

禮盡哀百爾宗親無不感歎謂家嚴無媿終身慕

亦由先慈內助賢耳且復資性明敏庶務洞達鄉

鄰妯娌有詢評齟齬或積仇不解爲出數言剖豁

兩家嫌怨悉平庭帷上下間雖纖微遐隱不遺若
悉經熟慮而出蓋寒門數世同炊食指盈千一切
尊卑內外降辰及先代忌日無慮百餘凡一歲間
率遇三數日一舉雖登閱簿籍猶虞脫漏而先慈
周知靡遺必先期密飭或上自高會以還追遠必
虔下而卑幼孫曾自晬盤而上盡加賚錫其仁愛
孝慈蓋性成也每黎明起輒詣厨作粥令奴婢遍
飲然後服役曰彼亦人子也課子孫晨讀亦先令
食茶點洎諸子婦女孫輩盡給果餌曰腹有滋補
令爾等元氣無餒耳肉非益人也不常與卽與皆
大人餽羞之餘故終身不爲幼輩特烹一糲所給

襦袴皆澣衣爲之不製一新繪不孝輩亦以此知
作家勤苦幼時與伯兄篝燈夜讀過半先慈慮其
勞以病也輒令女奴趣就寢或自起滅燭曰學貴
有恒銳進何益嘗愍外祖母家式微由外祖汪公
諱松塋誤窆水坎形家言敗殄無子遺先慈怒然
力圖遷瘞更覓善地營窀穸備棺槨不惜多金合
葬外祖後賴以少振不孝長男道數年甫弱冠列
黌序先聘淮揚范氏俗例須不孝秩滿歸始行婚
禮則歸妹愆期先慈攜數由武林至蘇門過伯兄
署經營六禮徑達淮陰迎娶孫婦以歸語伯兄曰
吾已過花甲身尚健天竺虎丘之奇長江大河之

險不可不一寓目也隣里親族深歎先慈作事無

媿鬚眉同門胡道南侍御與提督張公傑兒女姻

家胡公內名北上見不孝次男景從年長未室念

不孝遠宦力為從兒執柯代聘張公長女為子媳

先慈謝曰齊大非偶也辭之娶婦不若吾家老身

敢忘古訓耶聘同里黃氏為從見完娶指麾區置

犁然各當嘉饗腆敬并牡速賓觀者竊竊然曰交

城緘金至矣豈知不孝吏交五載並無少俸歸遺

雙親偶以上產羔襖寄歸禦寒家嚴遽遺書誚讓

謂乖公爾之誼非廉吏所為故不孝恪遵家訓甘

茲茶蘖耳噫不孝稟兩尊人誠諭一行作吏業置

身家性命于度外惟知殫瘁竭忠蒞交以來稍著

成效幸叨薦剡竊意借此脫牛馬吏歸家省覲依

依色笑無負愛日初誠則人子私心庶幾少愜嗚

呼豈意今春二月三十日遽聞先慈謝世痛哉痛

哉不孝復何以為人哉戴天履地中有鬼神不孝

罪釁深重存歿分離忍過絕裾痛深伏劍每覽昔

人遠志當歸之旨讀而艱顏豈謂不孝身自蹈此

卽崩肌摧骨髮白齒落何足以贖此終天之恨而

猶嘒嘒向人曰一官羈縻勢不自由嗚呼且誰欺

哉且誰欺哉四月不孝晉秩戶曹益深悲悼屢懇

繳篆委署列憲不允所請蓋從地方起見不暇計

末吏烏私不孝辜魯如山不容于名教為海內士

君子擯斤然慘怛之私未能自已或冀四方

名公大人寬以鈇鉞之誅錫之瑤章榮以華袞俾銘

諸麗牲之石則不孝母子兄弟死生銜德且世世

嘉賴勿敢諉也先慈生于明萬曆三十五年丁未

五月初七日卯時歿于

皇清康熙十一年壬子十二月十五日寅時享年六十

有六以

覃恩誥封恭人勅封孺人子六長端恩貢廷對授州同

守第一改江南蘇州府長洲縣協部丞康熙十一

年總督麻公巡撫馬公合疏薦舉娶嶧溪處士程

公諱明揚女次卽不孝吉士辛卯舉人辛丑簡選

推官戊申改授山西太原府交城縣知縣己酉本

省同考庚戌巡撫達公特疏薦舉辛亥

勅授文林郎癸丑以平寇功奉

特旨陞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娶汪氏封孺人為先慈

再從堂弟貢生應登女三靖士癸卯武舉甲辰進

士見任杭州前衛掌印守備娶太學汪公球女俱

先慈出四俊士武庠生娶吳氏原任內閣中書舍

人吳鶴祥胞妹五竑庠生娶戊辰進士翰林檢討

謚文烈汪公諱偉姪貢生應景女六翊士聘新陞

廣西思明府同知鄭之禎女女一適候選州同知

程文藻為甲辰翰林院庶吉士改授刑部湖廣清

吏司主事程文彝胞弟俱庶母出孫十九人道敷

監生娶武舉戴銓女景徠景衡景衡未聘三女一

女適程兆葵二女未字為端出道敷庠生娶萬曆

甲戌進士浙江布政范公諱涑從再姪國學光昊

女景從出繼入藉延慶衛聘貢生陞雲南晉寧州

州守查函女未過門歿今娶居安黃端朋女景行

景行未聘一女許貢生候選布政司經歷戴誠長

子監生嘉猷為吉士出枚庠生援例入監娶貢生

候選布政司經歷戴文衡女放武庠生娶戊辰進

士翰林院金公諱聲姪生員金鼎女道致聘庚辰

武進士前浙江總戎葉公諱士清子書女道放未

聘景徹聘國學生范女道敷未聘為靖士出

景律景御道敷未聘二女未字為俊士出景循景

衍未聘一女未字為茲出會孫五人繼成繼武枚

出繼拭出繼非繼扎從出外孫二人外會孫四

人不孝吉士苦塊餘生語無論次仰乞

大人君子俯賜垂覽焉不孝等曷勝泣血哀感之至

嘗

康熙癸丑夏哀子趙吉士泣血百拜述于交署苦次

先考介菴府君行述

嗚呼痛哉不孝等永不得侍吾父膝下矣壬子冬
吾母見背乙卯服闋拜別吾父甫踰年耳孰謂吾
父又棄不孝等長逝耶五年間重罹大故哭吾母
未盡之淚復哭吾父搶地呼天曷其有極正月既
望有從家鄉來

京師者詢知吾父康彊雖月餘無家報至謂亦偶然
今四月十日爲吾父七旬初度方恨四千里外未
能跪進觴祝忽接三弟靖士字傳吾父燈夕鄉黨
會飲達曙體疲臥牀可慮不孝吉士倉皇無措急
請长假冀星馳旋里以事吾父乃未數日而凶問

至矣嗚呼痛哉不孝等既不得奉甘毳於生前又
不得親舍殮於歿後尚得稱人子乎不孝吉士在
京邸聞訃比伯兄端早五內摧裂一切荒迷不復省
記獨念吾父歿而行實勿彰罪百死莫贖伯兄端
捧檄介休詮次平生遠不及待不孝吉士敢不瀝
血和墨代伯兄泣陳梗槩先大夫諱時腴號介菴
先世南渡後散處大江南北間九世祖子常公諱
沆遷休寧之龍源洪武初徵聘不就築共學齋於
東山倡明絕學學者稱爲東山先生六世祖諱以
清由龍源遷舊墅舊墅海陽故邑址也世居其里
曾祖文水公諱廷賢官光祿寺署丞先王父伯玉

公諱完璧太學生文章行誼爲鄉國推重邑誌列
儒林中先大夫生而穎異入塾授書經史百家無
不讀少屬文輒驚時彥弱冠補邑諸生旋游國學
屢躋秋闈澹如也崑山顧瑞屏吾鄉金正希兩先
生爲先伯都諫公諱時用研席友因命先大夫負
笈從王父寓真州竟陵鍾伯敬先生往來燕楚必
主王父家常出所著三注鈔屬王父商確授梓先
大夫從中叅訂遠邇賢士大夫皆聞聲相思縞紵
締交所至多車轍馬跡王父捐館舍先大夫哀毀
骨立自真州扶櫬返里治窀穸事畢乃喟然曰人
生慕祿仕爲養耳若累茵列鼎事親不逮富貴何

爲今母在人子寧不能奉甘旨耶因絕意進取間
遊江淮累致橐中裝與先淑人竭力早夜事先王
母施三十餘年如一日也仲父庶出王父分授家
資與先大夫等仲父少倜儻負豪氣喜與俠客壯
士游囊金逐手盡先大夫復分所受王父家資與
仲父均又遭奇禍先大夫揮金營救事得已親族
以爲難先大夫孝友門內類如此寒門族繁先大
夫爲修家乘立統宗祠置祀田歲時伏臘饗事聿
修四方於此觀禮近墅長汀堰壞水漲害禾稼先
大夫捐資修築居人賴焉宗人寒食省墓經隣庄
遇無賴數十輩毆辱橫加至失祭器控於官有司

執法將按以白晝搶奪律先大夫念皆鄉愚無知
因代爲求免數四請訟乃息隣庄人頌德泣謝先
大夫親睦宗黨又如此乙酉江南未定所在揭竿
先大夫遷居武林人心洶洶同里中翰汪旣明自
燕歸急詣先大夫謂淳安梓潼源山水僻絕可避
寇因同先大夫攜家往自是來者絡繹人爭此地
爲桃源先大夫見避者多富室曰此盜招也吾豈
能爲處堂燕雀急別徙先大夫行未三日而方國
安兵至中翰全家被掠先大夫得免於難人咸服
先大夫有卓識 不孝同母兄弟三人皆隸籍錢塘
必教以讀書明理及伯兄 端二尹長洲 不孝吉士

令交城季弟靖士守備杭州前衛遠近迎養先大
 夫槩拒不往謂人臣公爾忘私母因父母損廉吏
 所為不孝令交城時曾製羊裘奉先大夫輒遺書
 切責自是不孝兄弟雖絲粟不敢寄而先大夫日
 買輕舫載棊奩硯匣放情六橋三竺間識者謂有
 林處士風十數年間往來漸水吳山以為常庶母
 包氏生弟三人俊士 竑 翊 士先大夫嚴督勤學一
 如教不孝兄弟時先淑人既謝世不孝兄弟各自
 宦所歸葬事畢時饒寇倡亂勢益張不孝兄弟又
 將走吳越謝弔先淑人喪者跪請於先大夫曰吾
 鄉去饒近寇至奈何大人曷往浙先大夫曰與汝

俱去先人阡隴誰為守者勿聽居無何郡縣失守
 里中惡少吳澎連和偽帥引羣賊大肆劫掠先大
 夫挈家避松蘿澎黨至索先大夫急因從危岡行
 下臨絕壑疾走而墜有大樹承兩股若跌坐然得
 無恙僅傷左足蓋實有鬼神呵護云質明卒為逆
 黨所獲遭縲綆慷慨罵賊賊見先大夫狀貌奇偉
 勿敢害旋以計脫而家資蕩然矣復攜百口遷餘
 杭餘杭又警乃於吳興橋李分寄婦孺先大夫獨
 止塘棲棲霞寺甲寅除夕不孝兄弟及諸子侄各
 自他郡邑詣先大夫所不期而會者十餘人不孝
 等奉觴以進慰先大夫憂先大夫言笑如平時明

年春寇退返里門家徒四壁立眾口仰食止負郭
田數頃耳先大夫守先世餘緒又克自振拔由少
至壯至老雖屢經坎壈而電光石火卒然臨之而
不驚惡衣粗糲恬然處之而無苦且引往昔聖賢
處變之事安於義命故能履險如燹若此於時不
孝兄弟甫除先淑人喪仇人猶覩顏處鄉里不孝
欲爲國剪叛且報破家辱父讐疾馳皖城控都御
史臺然後歸先是不孝兄弟並叨薦量移不孝因
先大夫年高不忍遽離左右遲趣裝先大夫艱然
曰今天下方用兵
聖天子宵旰憂司農仰屋爾官戶曹不宜久處田里

吾雖老筋力猶健爾其無憂曩時先大夫因東山
公所著春秋屬辭師說集傳左氏補注杜注諸書
鏤板散失重梓告竣藏於家及返見無一存者又
謂不孝曰餘皆長物不足惜惟先人數種集爲吾
家珍爾他日毋忘剗劓也不孝凜奉嚴訓策蹇就
道乙卯冬不孝吉士受事民部丙辰秋伯兄端出
宰彌牟先大夫手書時至諄諄以盡忠補過無曠
厥職爲戒先大夫豐頤廣額美鬚髯年及耆未嘗
一日伏枕人咸謂百歲可期不孝等竊易懼爲喜
同譜官

都者以先大夫大壽具啓徵詩

輦下諸公各賦詩褒寵兩月間得五百餘章值四弟

俊士從介署至 不孝吉士敬緘篇什授弟攜歸為

壽於二月廿八日兼程歸豈知吾父已易簀三十

五日耶嗚呼痛哉先大夫性寬洪坦易與世無忤

尤重然諾扶危周急雖屢應不厭戚友有不相能

者先大夫一言排解即悅服交好如初居恒杜門

養晦澹泊明志郡縣遇公事或一往未嘗私有干

謁與一二隣翁野叟話桑麻較晴雨間發為詩歌

陶寫性情然不願人知郡邑每舉鄉飲酒禮必推

為大賓安車敦促固讓不赴至送酒饌於門而太

守令謂德行無出其右必欲得先大夫為重丙午

始一出時 不孝輩雖已謁選未除職家居因得侍

先大夫登正賓席衣冠甚偉子孫凡二三十輩侍

立左右洗觶進脯觀者皆言嘉事隆禮惟先大夫

足以當之嗚呼痛哉何天奪吾父之速也 不孝兄

弟三人既南北薄宦遠違定省所慰尚有諸弟在

而四弟 俊士復走燕晉五弟 竣與逆澎對簿又在

皖侍奉晨昏者止六弟 翊士一人 不孝自旬月以

來晝夜念恨無縮地術一息至吾父前因促四弟

倍道行冀早達故里及期稱觴而吾父已不及待

嗚呼痛哉十三日三弟 靖士計至云吾父燈節後

臥床一日復愈更能不杖而行忽於二十二日命

治湯沐浴次日辰刻諭六弟曰我今日當下世汝輩各自努力又甚念不孝兄弟之在遠者語畢於未刻攬衣正坐而逝嗚呼痛哉吾父有子六人不謂屬纊之頃止一少弟在也吾父受

封後

不孝吉士

已製朝服冠帶隨

勅命賚歸卽一切歲制之具平時奉父命亦預爲之備不然幼弟煢煢孤立倉卒間何能立辦耶不孝兄

弟自遭患難困窮益甚異稍霑微祿以盡人子之養早知吾父之有今日雖千鍾粟不以易菽水歡也終天抱恨安有盡時嗚呼痛哉先大夫生於明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四月初十日亥時卒於康熙

十六年丁巳正月二十三日未時享年七十康熙九年恭遇

覃恩勅封文林郎山西太原府交城縣知縣康熙十四年恭遇

覃恩誥封奉直大夫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加一級元

配先慈汪氏潁川處士秀寰公諱松女封淑人封

孺人贈宜人側室包氏真州仲台公諱邦輔女子

六長端癸卯恩貢見任山西汾州府介休縣知縣

娶程氏前庚戌進士廣西提學道叅寰公諱策姪

諱明揚女次卽不孝吉士辛卯舉人戶部河南清

吏司主事加一級娶汪氏累封宜人先慈從堂弟

貢生公升公諱應登女三 靖士 甲辰武進士見任

杭州前衛掌印守備娶汪氏太學生諱球女俱先

宜人出四 俊士 武庠生娶吳氏邑文學諱  女

五 並 庠生娶汪氏戊辰進士翰林院檢討諱文烈

諱偉姪貢生諱應景女六 翊士 例監生娶鄭氏原

任內閣中書舍人陞廣西思明府同知諱之楨女

女一適候選州同知程文藻為甲辰進士見任福

建道御史諱文葵胞弟俱庶母出孫二十二人 道

敷 監生娶戴氏武舉諱詮女 景徠景衛景衡 俱未

聘 端 出 道 歛 庠生娶  氏前甲戌進士浙江布政

希賜公諱涑孫太學清臣公諱光昊女 景從 出繼

入籍延慶衛歲貢生聘查氏晉寧知州諱函女未

過門歿今娶黃氏前太常寺卿諱正賓姪諱端明

女 景行景衍 俱未聘 吉士 出 枚 附例監生娶戴氏

貢生候選布政司經歷諱文衡女 道 放 武庠生娶

金氏戊辰進士翰林院修撰正希公諱聲姪邑文

學諱壘女 道 致 聘葉氏庚辰武進士諱士清子諱

書女 道 放 未聘 景 微 聘范氏 道 歛 未聘 靖士 出 景

律 景御道歿道歿 俱未聘 俊士 出 景循景徐景衍

俱未聘 並 出 景 徠 未聘 翊士 出孫女九人一適庠

生程 葵 二未字 端 出一適例監生戴 嘉猷 為貢生

候選布政司經歷諱誠子 吉士 出一未字 靖士 出

一許吳為原任內閣中書舍人諱鶴祥子一

未字俊士出一未字竝出曾孫十人繼成繼武繼

搯繼成俱未聘枚出繼戩未聘敷出繼拭繼摺未

聘道出繼林未聘繼扎聘見任工部虞衡司郎

中汪諱震元子文學諱泳女景從出繼持未聘效

出曾孫女二一道出景從出俱未字不孝成

服京邸行將戴星南奔苦次昏瞶語無倫次舉筆

淚泚不敢溢美伏奠

大人先生俯加採擇賜之片言俾先大夫得藉

鴻章以垂不朽不孝兄弟雖死之年猶生之日不勝

激切哀號之至不孝孤哀子趙吉士泣血稽顙述

掌京畿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正五品加二級年眷

姪徐旭齡頓首拜填諱

孫子開自詩文集

一

馬

